

袁小
脩著

珂雪齋近集



上

國學珍本文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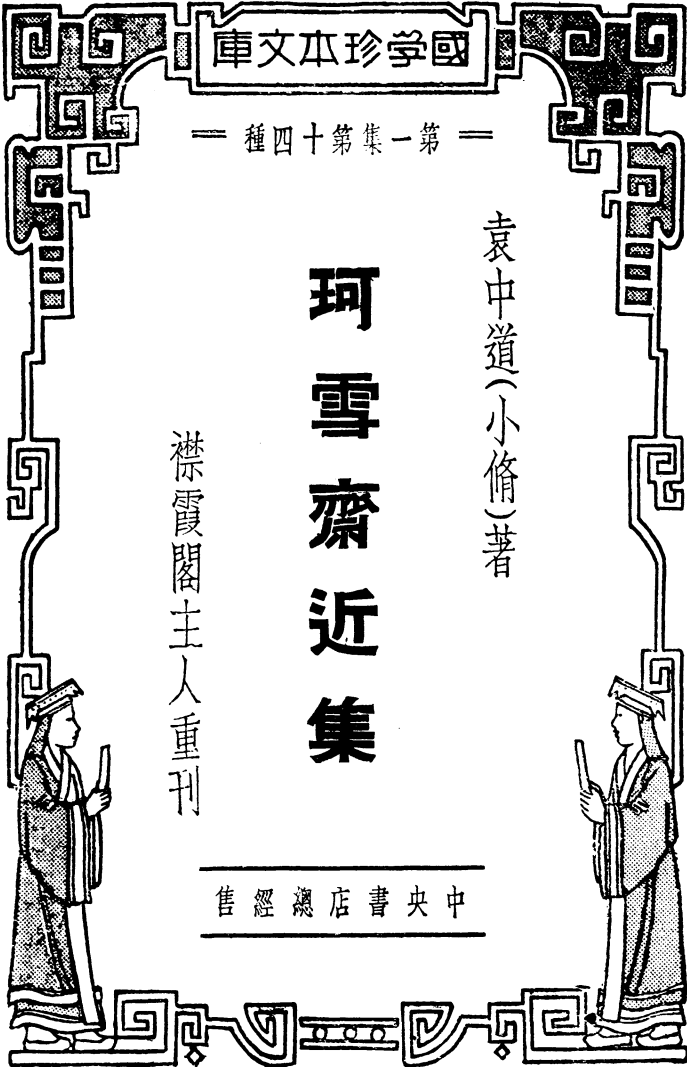
— 第一集第四十種 —

袁中道(小脩)著

珂雪齋近集

襟霞閣主人重刊

中央書局總經售



★ 歷 略 著 者 ★

袁中道字小修，與兄宏道（中郎）同爲公安文學派之中堅。中道富創作天才，十歲作黃山雪二賦，卽已露鋒芒。長益豪邁。遊歷各地名山大川。幾半天下。後舉萬曆進士。授徽州府教授。歷國子博士。南臺部郎中。珂雪齋近集中各詩文，俱爲中道傑作。行文清新雋永。論議鞭辟入裏。其豪放雄偉之氣，橫溢字句間。海內僅此珍本。名貴可知。

袁小修傳

袁中道。字小修。伯修中郎同母弟也。萬曆癸卯。魁北闈。丙辰成進士。牧齋錢先生謙益爲之傳曰。『小修十歲著黃山雪二賦。凡五千餘言。長而通輕俠。游於酒人。以豪傑自命。視妻子如鹿豕之相聚。視鄉里小人如小人之尾行。而不可與一日居也。泛舟西陵。走馬塞上。窮覽燕趙齊魯吳越之地。足跡幾半天下。而詩文亦因以日進。歸而學於李龍湖。志出世。操觚應舉。懷利刃切泥之嘆。久之數困鎖院。而兩兄皆膺仕。流離世故。有憂生之嗟。萬曆丙辰始舉進士。改徽州府教授。遷國子博士。乞南得禮部儀制。歷南部吏文選司郎中。旋乞休。小修嘗自敍珂雪齋集。謂其詩文不及古人者有五。欲付之一炬。而名根未忘。不忍棄擲。又謂出世則以超悟讓人。而修香光之業。用世則以經濟讓人。而爲仕

隱之間。修辭則以經國垂世讓人。姑存其緒言以當過雁之一唳。皆實語也。余嘗語小修。「子之詩文有才多之患。若遊覽諸記。放筆芟蕪。去其強半便可追配古人。」小修曰。「善哉。子能之。我不能也。吾嘗自患決河放溜。發揮有餘。淘練無功。子能爲我芟蕪序而傳之。無使有後世誰定吾文之感。不亦可乎。」小修之通懷樂善若此。而予逡巡未果。實自愧其言。小修嘗語予。杜之秋興。白之長恨。元之連昌宮詞。皆千古絕調。文章之元氣也。楚人不知。妄加評竄。吾與子當昌言排擊。點出手眼。無令後生墮彼雲霧。蓋小修兄弟間師承議論如此。而今之持論者。彝公安于竟陵。等而排之。不亦過乎。公與牧齋及黃之梅公客生爲至交。故其言如此。深於禪理。卒時鼻垂玉筋。人以爲禪定云。所著詩文有珂雪齋集二十卷。遊居柿錄二十卷。【公安縣志】

珂雪齋近集序

袁中道（小修）之「珂雪齋近集」，爲天壤間僅有之孤本，襟霞閣主人重爲刊行，誠十年來第一快事也，公安縣志載「珂雪齋集」僅二十卷，今沈啓元藏本止十二卷，周作人先生藏本爲十一卷，阿英藏本有十三卷，卽雜誌公司所刊行之「袁小修日記」是也。今此集共二十四卷，爲中道之原刊本無疑。查「袁小修日記」卽「遊房柿錄」卷九所載，知「珂雪齋近集」爲萬曆四十二年（甲寅）十月間所刊。（袁小修日記二五〇頁）至戊午年九月間纔成。以四年悠久之歲月，纔刻成「珂雪齋近集」，難怪小修自喜，謂「珂雪齋近集已刻成，凡二十四卷，刻工頗精，自念過鴈一唳，已畢吾事，此後任意揮灑可也。因取酒落之」。（日

記三七〇頁）亦可見小修之快樂萬狀也。昔錢牧齋曾語小修，謂其詩文「有才多之患，若游覽諸記，放筆芟雜，去其強半，便可追配古人。」今觀「近集」所載，如「遊記」「尺牘」，筆墨恣肆，神龍飛舞，誠爲集中無上妙品。又觀「近集」中「答蔡觀察元履書」，小修曾謂「近閱陶周望祭酒集選者，以文家三尺繩之，皆其莊嚴整粟之撰，而盡去其風韻者。不知率爾無意之作，更是神情所寄。往往可傳者，托不必傳者以傳。以不必傳者，易於取姿灸人口，而快人目。班馬作史，妙得此法。今東坡之可愛者，多其小文小說。其高文大冊，人固不深愛也。使盡去之，而獨存其高文大冊，豈復有坡公哉？」這些話說得很對。坡公「獨存高文大冊」，不復有坡公，小修「獨存高文大冊」，也不復有小修了。「近集」原目，本來「詩」在前，「遊記」「尺牘」在後，今重印時

略爲改編，訂成上下二冊，上冊將遊記六卷合爲一卷，尺牘六卷合爲一卷，下冊將文鈔四卷合爲一卷，詩集六卷合爲一卷，附錄「小袁幼集」一卷，「楚狂之歌」一卷，由二十四卷縮爲六卷，以清眉目，俾便瀏覽。總之袁小修作品，此爲最全足本。世之愛好三袁者，倘亦十分寶貴此並世無兩之孤本，今重爲刊行，實爲一重大事業。牧齋已矣，彼固不足以知小修。牧齋乃庸人，小修誠天才也。謹書數言，以記所好。

續溪章衣萍記

民國二十五年
十二月廿五日

珂雪齋近集 序

校勘後記

予以讀律之暇。經營書業。垂二十年。今秋與周子越然。章子衣萍相善。衣萍喜古籍。越然藏古籍。鄴架琳瑯。多不傳之祕。予心焉好之。爰有『國學珍本文庫』之刊行。周子篤於友道。絕不祕其所藏。盡出珍籍。資予刊印。如明版『廣笑府』『黃山謎』『青樓韻語』等是也。而『昭陽趣史』一書。尤爲珍祕。都四巨冊。或以香楠之篋。文奇而畫工。其爲孤本。並世無儔。周子慨然攜來。曰：惟君刊布之奚吝焉。其視昔賢車裘與共。敝而無憾之風。何多讓焉。衣萍亦助予良多。如『寫心集』『幽夢影』『美人詩』。悉以見贈。而『雪濤小書』尤爲難得。衣萍於無意中得之。得之而不自祕。序以歸予。予之幸。亦讀者之幸也。衣萍不僅以佳本見貽。且常相偕訪書於各肆。偶得一編。如大將軍之獲俘虜而歸。我兩人輒就市樓。酌青梅酒。啖大魚頭。左手持杯。右手翻籍。摩挲贊賞。私相慶酬。或快讀十行。爲下酒物也。衣萍之愛好古籍。實先獲我心。卽此『珂雪齋近集』一書。其獲見若有神助焉。初予函囑大連友人。就抄於滿鐵圖書館。僅得八卷。悉爲詩歌。而

無散文。且亥豕互見。無從校勘。私心竊憾。不意一日與衣萍訪書某肆。無意中發見此近集二巨冊。版口高闊。紙色黝黑。善本也。而書買不知焉。彼視海內無傳之冊。爲尋常文集。僅索值十二金。余與衣萍相視而笑。遂依值購歸。相與校勘。詩文、遊記、尺牘、都二十四卷。證之小修日記。此二十四卷本。實爲最完全本。刊行于萬歷四十二年九月。行世已四百餘年矣。乃不先不後。落於我二人之手。是則斯集之發見。或小修之英靈憑焉。冥冥中視我兩人爲知遇也。欲使其詩若文復顯於世。俾四百年後之文壇。人手一編。擊節稱賞。得讀小修之妙文爲快也。予旣獲斯卷。亟爲付梓。校勘旣畢。爲記其匡謬如是云爾。

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虞山襟霞閣主人識于海上寓樓

珂雪齋近集 目錄

襟霞閣主人編次

按原集計分二十四卷現重刊時更爲編次如下

上冊 遊記 尺牘 共二卷

遊記

遊荷葉山居記	一
澧遊記一	三
澧遊記二	五
澧遊記三	七
過藥山大龍山記	八
辨德山記	九

珂雪齋近集 目錄

遊桃源記	一二
東遊日記	一七
遊石首繡林山記	四九
遊龍蓋山記	五〇
石首城內山園記	五二
過真州記	五三
南歸日記	五四
硯北樓記	七九
捲雪樓記	八一

珂雪齋近集 目錄

一一

金粟園記	八二	遊佛耳巖記	九九
楮亭記	八三	遊紫蓋記	一〇〇
西蓮亭記	八四	遊龍泉九子諸勝記	一〇二
從沙市至度門記	八五	由玉泉至高安記	一〇四
遊玉泉記	八六	遊鳴鳳山記	一〇五
鬻玉泉松桂菴記	九〇	遊鹿苑山記	一〇七
玉泉閒遊記	九二	遊君山記	一〇九
堆藍亭記	九三	遊岳陽樓記	一一一
玉泉閒遊記	九四	柴紫菴記	一一二
閱玉泉詩碑記	九五	爽籟亭記	一一四
遊青溪記	九六	玉泉拾遺記	一一六
遊鬼谷記	九八	遊洪山九峰記	一一八

後堆藍亭記·····	一一九
前汎鳧記·····	一二〇
泊夢溪記·····	一二二
再遊彰觀山記·····	一二四
涉小洞庭記·····	一二五
後汎鳧記·····	一二五
再遊花源記·····	一二八
遊靈巖記·····	一三一
遊太和記·····	一三三
書太和記後·····	一四〇
尺牘	
寄李參知夢白·····	一四三

寄蘊璞上人·····	一四四
答在跡講師·····	一四四
答寶慶李二府·····	一四五
寄蘇侍御雲浦·····	一四六
寄丘長孺·····	一四八
答潘景升·····	一四八
寄陶不悞·····	一四九
與劉計部·····	一四九
與雷太史何思·····	一五〇
與曾太史長石·····	一五一
答雲浦·····	一五二
與夏道甫·····	一五四

珂雪齋近集 目錄

寄雲浦……………	一五四
與長孺……………	一五五
寄王章甫……………	一五五
寄顧太史開府雍……………	一五六
寄周憲副海門……………	一五七
寄錢太史受之……………	一五七
寄黃春坊平倩……………	一五八
與雷何思……………	一五九
答曾太史……………	一六〇
寄寶方……………	一六一
又……………	一六一
寄八舅……………	一六二

寄四五弟……………	一六二
寄孔令君……………	一六二
寄怡山……………	一六三
寄八舅……………	一六三
寄六姪……………	一六四
寄祈年……………	一六四
寄五弟……………	一六六
寄李謫星……………	一六六
寄王章甫……………	一六七
答夏道甫……………	一六七
答黃駕部取吾……………	一六八
寄尹夷庚……………	一六八

寄潘景升·····	一六九
寄曾聲子·····	一六九
寄祈年·····	一七〇
寄寒灰禪師·····	一七〇
寄林白雨·····	一七一
寄八舅·····	一七一
寄夏道甫·····	一七二
答葛寧宇·····	一七二
答錢受之·····	一七三
寄劉元定·····	一七七
答錢受之·····	一七七
寄曹大參尊生·····	一七八

寄長孺·····	一七九
又·····	一七九
陶不退·····	一八〇
寄梅長公·····	一八一
答無跡·····	一八一
寄長孺·····	一八二
寄楊制科文弱·····	一八二
寄無跡·····	一八三
答王勁之·····	一八三
復段勾然·····	一八四
寄雲浦·····	一八五
答王伯雨·····	一八五

答字宗文·····	一八六
寄須水部日華·····	一八六
答無跡師·····	一八七
答吳開府本如·····	一八七
答王太學維南·····	一八八
答李布政夢白·····	一八八
合范吏部太蒙·····	一八九
答錢太史受之·····	一九〇
答袁無涯·····	一九〇
答頌日華水部·····	一九一
答王天根·····	一九一
答李伏之·····	一九二
~~~~~	
寄長孺·····	一九三
答蔡觀蔡元履·····	一九四
答道甫·····	一九六
答須水部日華·····	一九六
答夏道甫·····	一九七
答王章甫·····	一九八
答雲浦·····	二〇〇
示祈年·····	二〇〇
寄許裕州倫所·····	二〇〇
寄周儀曹野王·····	二〇一
答朱奉常上愚·····	二〇一
寄楊文弱·····	二〇二

寄王勁之	二〇二
寄寒灰	二〇三
答秦中羅解元	二〇四
示學人	二〇四

下冊 文鈔 詩集 共二卷

文鈔

心律	一
贈東吳李封公序(代)	一八
曹醫序	二〇
壽南華居士序	二一

壽桃源張母序	二三
唐醫序	二五
壽大姊五十序	二八
四牡歌序	三一
南北遊詩序	三二
蔡不瑕詩序	三三
淡成集敘	三五
花雪賦引	三六
三和上人養母堂詩序	三七
傳心篇敘	三八
劉玄度集句詩敘	三九
王伯予岳遊序	四〇

珂雪齋近集 目錄

八

王天根文序	四一
苦海序	四二
龍湖遺墨小序	四三
石浦先生傳	四四
梅大中丞傳	四九
李溫陵傳	五八
江進之傳	六五
潘去華尚寶傳	六七
趙大司馬傳略	七〇
袁氏三生傳	七五
祭孔令君文(代)	七七
告十弟簡田文	七九
<hr/>	
告中郎兄文	八〇
上林苑魯公心印墓石銘	八二
袁母鍾太孺人墓誌銘	八三
玉泉寺十方禪堂碑文	八五
普仰寺大士殿乞檀文	八八
募鑄沙市觀音閣丈六金身疏	八九
龍堂寺藏經閣乞檀文	九〇
當陽報恩寺募藏經文	九一
荊州天章護國寺募接待檀文	九二
重修義堂寺檀文	九三
當陽玉泉寺柴紫菴募接待田文	九四
募脩油口武安王廟文	九五

慕脩刻木觀殿文·····	九五
慕脩大林寺禪堂小引·····	九六
募沙市大江南岸草菴文·····	九七
書青蓮菴冊·····	九九
書隣漁子冊·····	九九
書怡山蓮社圖後·····	一〇〇
書月公冊·····	一〇〇
書瑞雲老衲冊·····	一〇一
書見微請經冊·····	一〇二
書葛洪井上毗盧閣造像冊·····	一〇三
書名公便面冊·····	一〇三
香猪贊·····	一〇四

青溪雷說·····	一〇六
金陵街石說·····	一〇七
貞魂志·····	一〇八
書遊山彙夾語·····	一一二
菩薩二乘說·····	一一三
飲酒說·····	一一四
書繼洲及對山事·····	一一六
書王尚書事·····	一一七

詩集

鄴城道中（十首）·····	一一九
初春德州署中劉戶部元定席上（二首）	

.....	一一三
小園卽事.....	一一三
初秋（二首）.....	一一三
醉歸.....	一一三
步顧山人韻奉酬（二首）.....	一一三
將發顧山人席上分得清字同傅敘子.....	一一四
.....	一一四
禮冷雲上人塔.....	一一四
王龍嶼繡林江閣值雪雜詩（六首）.....	一一四
.....	一一四
曾長石太史以短歌三首見別步韻奉答時	
子夢路梗同棹故末及之.....	一一五

附曾太史長石贈詩（三首）.....	一一六
沙市舟行.....	一一八
姚生舟中.....	一一八
除夕（二首）.....	一一八
晚泊.....	一二九
澧陽道中.....	一二九
曉行.....	一二九
早春鼎州梁山道中.....	一三〇
入德山同龍君超（四首）.....	一三〇
附君超遊德山詩（三首）.....	一三一
入桃花源四首步中郎韻（四首）.....	一三二
附中郎入桃花源詩（四首）.....	一三三

仙峽石（二首）	一三四
穿石望新湘溪諸山	一三四
又回望穿石	一三五
過新湘溪	一三五
水心巖	一三五
雪中望諸山	一三五
雪中別水心崖	一三六
君御纒圍卽席奉答并次其韻	一三六
附君御詩	一三六
德山別楊西來	一三六
洞庭雨中	一三七
入百湖（二首）	一三七

彭山人洞庭遇盜賦此諷之	一三八
沈冰壺水部招飲庾樓	一三八
江風	一三八
雨泊東流縣登淵明祠（二首）	一三八
登采石磯	一三九
李白祠	一三九
又題祠壁	一四〇
舟中看采石	一四〇
江行逢龔且苾表弟	一四〇
哭茂直焦二兄（十首）	一四〇
蠶魚行戲贈程全之	一四三
大會詞客于秦淮賦得月躡清淮流分韻得	

珂雪齋近集 目錄

一一一

入庚	一四四
登金山	一四四
哭陶石簪學士	一四四
蔣聖晚發	一四五
篁川卽事示函伯(四首)	一四五
初至甘露夜坐	一四六
夜月甘露凌雲亭	一四六
過瓜州吊蕭啓元	一四七
同潘樾恭開步	一四七
中郎卽中除夕	一四七
黃梁祠逢張金吾(三首)	一四七
臨漳道中	一四八
游百泉(三首)	一四八
登九山	一四九
將至襄中	一四九
隆中分得從字(二首)	一五〇
飲于野王孫謝公巖	一五〇
送羅伯生之柳州別駕任初爲茂州判皆近邊	一五一
贈公琰	一五一
往玉泉入贛山道中示寶公	一五一
合溶曉發道中(二首)	一五一
玉泉山居	一五二
山游	一五二

遊青溪同度門（五首）	一五二
贈鬼谷道士	一五四
除夕傷亡仲兄示度門（二首）	一五四
正月四日紫蓋道中懷度門	一五四
度門得擘水潭將結菴作鄰志喜六首（六首）	一五五
遊龍泉胡文定墓上	一五六
游智者洞還道中值雨	一五七
再游青溪	一五七
青溪道中看山口占	一五七
鳴鳳山（三首）	一五八
山上飲	一五八

鹿苑山	一五九
山行懷中郎	一五九
岳陽樓（三首）	一五九
君山（三首）	一六〇
岳陽晚眺	一六一
別王石洋	一六一
登舟舟在三穴橋（五首）	一六二
蘇靈浦侍御還里侍御與先中郎爲生死交因及之（二首）	一六二
卽事	一六三
送雲浦按山西	一六三
合浴道上	一六三



- 潯陽道中（三首）……………一六四
- 山游口號……………一六四
- 五月十三日玉泉道中此日爲關公誕日……  
……………一六五
- 堆藍（三首）……………一六五
- 乳窟同無跡伏之閒步（二首）……………一六五
- 玉泉夏日山居（四首）……………一六六
- 贈李次飛……………一六七
- 王給諫將有卜居東南之志予秋來亦有遊  
興會間共有行山之約有述……………一六七
- 九溪陳君垣茂才世萬戶父以死事加爵取  
武不就以文謁予口占贈別……………一六八
- 
- 哭慎軒黃學士（十首）……………一六八
- 九日登中郎沙市宅上三層樓（二首）……  
……………一七一
- 又登樓……………一七二
- 由草市至漢口小河舟中雜咏（六首）……  
……………一七二
- 登舟吟效白（二首）……………一七三
- 漢陽感舊……………一七四
- 贈別梁觀察遷浙江右轄排律……………一七四
- 觀音閣夜話……………一七五
- 秋日同巨源伏之世高遊洪山（三首）……  
……………一七五

九峰戲作	一七六
與世高廓虛上人夜	一七六
登洪山絕頂	一七六
遊九峰寺	一七七
九峰絕頂（二首）	一七七
黃鶴樓	一七八
再遊黃鶴樓	一七八
登漢陽東門城	一七八
寄慰石洋居士兼訂匡山之約	一七八
欲遊沮漳治一小舟已成志喜	一七九
送澧州守秦中費君入覲	一七九
野鶴	一七九

梅花鵲巢園中梅花盛開有雀巢于花間予 冬來抱病疏筆研久矣見此偶有詩與井 命無煩弟及未央述之和焉（二首）	一八〇
大德寺元畫羅漢	一八〇
過崔晦之山居兒子能吟予詩偶作	一八〇
正月初四日從公安至三穴橋登新舟往遊	一八一
鼎澧時病初愈	一八一
澧州晤蔡大參元履投贈並志謝（二首）	一八一
澧州逢毛氏大姊以避盜至	一八一
德山閒步	一八一

德山懷君超……………	一八二
李長叔水部以使事至鼎晤于楊文弱席上 時一別廿餘年矣長叔猶記辛卯下第阻 風泊漢川民舍予語同行人曰此處流水 孤村寒鴉數點景亦自不惡特吾盪懷抱 自作崇耳長叔言之予猶依稀記憶回首 往事升沉存亡有如一夢因把筆次其事	一八三
書之扇頭……………	一八三
贈文弱令祖可亭翁……………	一八三
贈文弱……………	一八三
德山閒步……………	一八四
花源道中紀遊并示文弱（十首）	一八四
贈別文弱（二首）……………	一八七
花源道中……………	一八八
山中曉行……………	一八八
書周子冊中有中郎手疏……………	一八九
將往太和由草市發舟……………	一八九
三湖……………	一八九
湖中……………	一八九
宣城道中……………	一九〇
襄中懷先兄中郎……………	一九〇
由樊城早發……………	一九〇
武當（二首）……………	一九一
太和山中雜咏（八首）……………	一九二

贈別吳水部還朝……………	一九三
須水部日華邀飲龍山落帽臺（二首）……	一九四
……	一九四
送張廣文歸桃源……………	一九四
早春入村（二首）……………	一九五
早春書懷憶蘇雲浦……………	一九五
竹鶴詩……………	一九五
送李謫星遊衡山寄呈李湘洲太史……………	一九六
贈歸田老人……………	一九六
書卷……………	一九六
雲浦請告成却寄……………	一九七
王別駕以明居士致仕還山有贈……………	一九七

寄丘遊擊長孺塞上……………	一九七
病中漫興（八首）……………	一九八
夏道甫有杜姬之戚爲作悼亡詩（二首）……	二〇〇
……	二〇〇
蔡元履廉訪駐節辰沅率爾寄懷（二首）……	二〇〇
……	二〇〇
甲寅除夜與眷屬共持蔬素有述……………	二〇一
園居……………	二〇一
入村……………	二〇二
曉溪……………	二〇二
送成少尹東下……………	二〇二
元宵贈散木舅……………	二〇三

龔悔伯表弟齋中夜話悼念八舅……………	二〇三
同以明至二聖寺閒遊并送月公東下……………	二〇三
………	二〇三
春日游石洲同長統龔適甫張景星賦……………	二〇四
………	二〇四
園居……………	二〇四
………	二〇四
閒步……………	二〇五
………	二〇五
江行……………	二〇五
………	二〇五
入郡……………	二〇五
………	二〇五
夜泊沙市……………	二〇六
………	二〇六
寄沂州守李玉圃社兄……………	二〇六
………	二〇六
須日華署中同鄧少府石田朱奉常上愚小	

飲時日華榷事竣將作寮遊……………	二〇六
戲贈毛太初……………	二〇七
………	二〇七
眇仙髻而美別子二十年矣曾贈以詩今仍	
題一絕扇上贈之……………	二〇七
………	二〇七
偶題沙彌扇……………	二〇七
………	二〇七
有感……………	二〇七
………	二〇七
送須日華遊寥山……………	二〇八
………	二〇八
吳長統至柳浪哭中郎有贈……………	二〇八
………	二〇八
度門屢遣人問病茲復來且寄詩二首因步	
其韻答之（二首）……………	二〇八
………	二〇八
閒步承天寺……………	二〇九
………	二〇九
朱奉常上愚招飲郊園賦（二首）……………	二〇九

塔橋春遊（二首）	二一〇
春遊二絕（二首）	二一〇
張相墳	二一一
別須水部日華還朝	二一一
題穎中卷	二一一
題文華王孫小像	二一一
贈別關外候	二一二
登仲宣樓（四首）	二一二
湘城歌	二一三
天皇寺孫太史鵬初偕令子雙玉士先小集	二一四
有述	二一四
陳七洲詩人孫出家爲僧號虛白賦此贈之	

（四首）	二一四
登雄楚樓同諸王孫	二一五
夏道甫小園	二一六
鄧田仲王維南遊飲落帽臺懷須水部	二一六
.....	二一六
飲小泉王孫園	二一七
題瀛洲王孫像（四首）	二一七
題王維南像	二一八
口占壽夔亭王孫	二一八
壽沅洲王孫	二一八
寄龍君御	二一九
任師中自桃花源來得龍公楊弱灑水消息喜	

而有贈（四首）	二一九
無題	二二〇
上愚枉舟中看渡有述	二二〇
舟中逢武昌胡（二首）	二二〇
戲贈張心蘭	二二一
游便河	二二一
予居舟中數月矣沈寢中使君書來見訊以 少伯玄真事相况且云無西子樵青得無 少寂寞否兼致酒米之具走荅荅之（二 首）	二二二
草市舟中	二二二
沙橋	二二二

附楚狂之歌

太白湖	二二三
題王弘釣魚	二二三
三湖雜咏（七首）	二二三
訪蘇潛夫于小龍湖賦贈（三首）	二二四
送僧達止遊峨眉	二二五
居沮漳有懷郡伯吳表海先生	二二五
入村（四首）	二二七
舟行（三首）	二二八
村居閒題	二二八
余王氏姐亡聞之拊膺大叫命筆聊書此歌	

以寄哀思不暇文耳……………	二二九
秋日閒題……………	二二九
懷友人……………	二二九
步王天根韻有感(二首)……………	二三〇
花樓曲(二首)……………	二三〇
夢上天擬李長吉(六首)……………	二三一
哭謝通明(二首)……………	二三二
讀雁山園敘志(二首)……………	二三二
同讀星先生遊石洲……………	二三三
戲李本濟先生樓外樓(二首)……………	二三三
晚看梅花因寄黃慎軒太史(二首)……………	二三四

戲金魚有作寫一紙投水中贈之……………	二三四
貧怨(二首)……………	二三四
同王穉玉謝成侯夜坐……………	二三五
同王居士望萬人塚……………	二三五
滇人楊生老病予過之道路憐然不忍作她 答二篇以傷之述……………	二三五
答……………	二三六
苦旱……………	二三六
余園竹壽逝不存一箇四月六日晨起偶書 二絕挽之(二首)……………	二三六
壽王老師(二首)……………	二三七
映高樓苦雨……………	二三七



山間瀑布……………	二三八
夜宴友人宅值雨……………	二三八
同家大人宴……………	二三八
答沈青門兼自悲……………	二三八
家舅氏居梁山之南三世矣忽於辛亥秋抄 逝去僅賦詩一章哭之……………	二三九
有一節二沒作一詩嘲之……………	二三九
青溪山水奇絕玉居士至其地悵然而返居 士係村落人(二首)……………	二三九
與謝通明江邊敘別……………	二三九
又……………	二四〇
壬子夏偶擬明宋諸名家詩非予真面目也	

卽謂非未央之詩亦可家大人有畫舫予 借澧陽舟中偶成(五首)……………	二四〇
自舟中登舟偶成……………	二四二
上硯北閣天氣朦朧禾色方青時五月十有 三日也……………	二四二
哭張安世(四首)……………	二四二
李宗文有書寄予兼求予所著竹話(二首) ……………	二四三
映高樓卽事……………	二四四
戲贈桃源周生……………	二四四
張老師初度六月初五日也老師買新姬未 久……………	二四五

黃太史慎軒與先君爲生死交辛丑冬先君 歸葬於荷葉山之西太史素車白馬便道 而來恰如其期此亦非偶然也已首予甫 十七偶拈筆作梅花詩一蜀僧至遂寫扇 頭以貽先生先生頗賞之復予書曰李賀 小兒猶能倒韓侍郎之展况有才如君者 乎予不覺失笑壬子夏先生歿爲位而哭 之如父執禮夫自古才人崛起天下寒士 依以揚聲者多矣至於以一身而爲父子 兩世之知己者蓋屈指不一二也敢作數 語以哭之（四首）……………二四五
舟中自澧陽歸（三首）……………二四七

入村（四首）……………二四八
寒食……………二四八
苦雨……………二四九
青樓曲（八首）……………二四九
明月怨擬古（二首）……………二五一
月……………二五一
保母吳氏病甚予方在澧陽友人強留予飲 雖擲五白六赤未免面笑而心泣矣歸果 歿保母于我其職止一傳婢耳其恩則猶 母也哀至時漫作數語以自悲……………二五一
夢與中郎先叔談覺來只記秋亭二字（二 首）……………二五二

映高樓卽事……………二五三

潛江有一謝老先生晚年子殺人爲仇家所

逼投子淵往聞淵中有青魚近千年矣鼓

鬣噴波雖童稚皆得見之往來出沒漁人

莫不能得忽一日魚偶不見不見而先生

生先生自幼浴委蛇盆中有洋洋圍圍之

狀及得第爲杭州倅每浴必閉門焉執巾

跳躍自濡自沫其聲如石鐘鏜鏜如輕雷

激波如乳蝦噴響如漁子逆灘妻氏隙而

窺之驚愕不敢言未幾年任滿致政南還

以兒子故溺于淵溺于淵而魚復出矣小

袁曰天下事之難知如此始信幽怪錄搜

神記之類蓋非虛語也昔南宋有一學士

弱冠卽負時名下筆卽膾炙人口記其前

爲白馬吏乘之入驛瓦礫傷其蹄痛入心

髓遂死故平生不忍騎騎亦不鞭過數崖

碎石間卽下捨之恐傷馬足房舍重重去

其門限亦此類也嗟乎人羊往來此安可

與腐儒道哉命筆作一絕……………二五三

壽田順菴八十余友雄甫祖也(四首)……

……………二五四

寄友人(二首)……………二五五

一山人貧甚以生平未到館娃宮爲恨……

……………二五五

高枚仲遣僕送子辭之……………二五六

露坐……………二五六

勸伯韜建舍……………二五六

有舊館閉半年矣作此自嘲……………二五六

與友人夜入郢（三首）……………二二七

右述袁石公代青溪道士見招中（秋後一

日書）……………二五七

### 附小袁幼稿

遊黃山（二首）……………二五九

劉閩卽事……………二五九

中秋病中偶成（二首）……………二六〇

柳浪湖與述之話舊適有一歌者至二六〇

舟中卽事（七首）……………二六〇

送張廣文歸桃源……………二六二

寄友……………二六二

古樹……………二六二

送師至金陵請經……………二六三

淨壇卽事……………二六三

與田子別六年矣偶遇之途間走筆賦贈……………

……………二六三

芙蓉館卽事……………二六四

謝通明寓中讀譚文夏詩偶成（二首）……………

……………二六四

- 鵲巢梅上（二首）……………二六四
- 玉泉呈家君……………二六五
- 洪山寺同張景星賦……………二六五
- 送僧歸廬山時予亦思南遊（四首）……………
- ……………二六六
- 與友人論遊山（二首）……………二六六
- 樓上偶成同述之賦……………二六七
- 有感（二首）……………二六七
- 仲春同友人夜宴看花臺忽憶元微之吠聲
- 沙市犬之句謂友人曰前巷中歌纂唱鳴
- 鳴者尚不如豹犬之清越也因捧腹數回
- 爾時仰視銀燭俯眺煙樹天地如淨瑠璃
- 心脾爽然乃與友人論月各得月之三昧
- 此數首則予所謬論者也（四首）……………
- ……………二六八
- 招提同伯柔夜坐……………二六九
- 丁未六月水漲坐柳浪館作（二首）……………
- ……………二六九
- 簡袁無涯……………二七〇
- 無題（五首）……………二七〇
- 喜友人至……………二七一
- 寄友人……………二七一
- 一道士好遊山不好住山詩以箴之二七二
- 灤陽舟中偶成……………二七二

柳浪湖卽事時江水正漲	二七二
偶成	二七二
山中寄王九天根	二七三
淨檀偶成	二七三
別蕭生	二七三
八月蘇雲浦先生初度	二七四
壽桃源張老師之母八十	二七四
送蕭生遊天門	二七四
月夜步入招提	二七四
王九將至金陵便舟訪予公安	二七五
庚戌夏日懷友夏	二七五

附近遊草

月夜過湖（二首）	二七六
德山偶成（四首）	二七六
武陵道中時予將有衡陽之役（二首）	二七七
贈建中上人兄弟	二七八
辭德山走衡陽	二七八
自嘲	二七九
晚泊	二七九
偶成（二首）	二七九
龍陽舟中	二八〇
沅江湖畔	二八〇
天心湖（二首）	二八〇

珂雪齋近集 目錄

沅江遇盜返棹作（三首）	二八一
客有嘲予遇盜者賦答（二首）	二八二
過常武別楊西來	二八三
予未辭君平孝若諸子行踰梁山六下里復 為所追返有賦	二八三
夜飲梁山下	二八三
梁山懷西來	二八三
懷花蕊	二八四
金剛塔	二八四
善卷臺	二八四
桂園	二八四
孤峰頂	二八五

白龍井……………二八五

# 珂雪齋近集

卷一

## 遊記

公安袁中道 小脩甫著

### 遊荷葉山居記

予出山久矣。戊申暮春。自漁陽歸。半載始復上先人丘墓。從三橋登舟。維于孟溪。卽長安里也。登岸緩步。過珊瑚林。往中郎夢與予至此地。破一山壁而入。見峯巒皆若珊瑚。後于此建小蘭若。以珊瑚名。志所夢。且欲老來兄弟聚首。辦倩秦業也。少憩。穿荷葉山。山中喬木參天。松檜瑟瑟。息于先居。寂寂無人至。予聞步廊廡間。拂塵埃看柱壁上字。堂左白板扉。有數行字。大略記陽雀布穀鳴之早晚。及早澇雨。雪疏數之期。皆農家語。此予王父左溪公筆也。語雖朴而有法。筆亦道勁。書於嘉靖二十六年。至于今幾七十年矣。王父世農家。然爲人慷慨經財。嘉靖二十四五年間。大祲。人相食。王父散財二千餘金。後來稍稍豐隆。皆



其隱德賒也。于廳上右柱間。有字數行云。伯修中修于此錄子史碎金記。此時正午。風和氣爽。自挈酒一壺。自斟一醉。是年孺修應省試。止伯季在家修業。此月每辰作書義一首。各臻妙境矣。此先太史兄伯修筆也。記是年爲萬曆乙酉鄉試。孺修卽中郎。中修卽予。蓋少年未定字也。是時伯修年二十六。中郎十八。予十六。中郎赴省試。予以病留家塾。記伯修書柱時光景。依然在目。明年伯修遂首南宮。予等相繼出山。今其期不踰二十五年。而伯修長逝已七八年矣。可嘆也。後堂板扉上。又有字數行云。漢高云。吾萬歲後。魂魄猶思沛中也。余自戊子冬離此。旅泊十五年。夢中每在此地。癸卯冬。與散木買舟。將入德山。偶經過小憩。輒爾流連。遂命諸僮剪松詩苑。搆小室松風澗之後。闢地拓圃。明年移家居之。將遂老焉。與諸叔痛飲荷葉山下。濫醉三萬二千回。吾願畢矣。不復知人間有三公也。後又書云。搆小室之日。王路菴僧來。辭將歸吳。附一經。乞王百谷書額門。榜荷葉山房。次松風澗堂。榜淨綠堂。斜月廊在堂之後。梅花之右。取李羣玉詩也。花之西葺小室。曰梅花巢。百谷老矣。未知健飲否。諸額未知何時見還。且未知此字到時。余室皆落否也。書此以俟。復有書云。丁未入村中。諸扁久

至。而予室未成。且不知何日果此願也。此皆中郎筆也。前所書俱癸卯年。後書則丁未。中郎頗有山栖之志。入都聊復了宦跡耳。而銓曹之命下。恐山居之志未易輒遂也。前廳柱上。又有數行云。壬辰攜家人縣至。壬寅復攜家來此。一別松楸。十年往矣。記入城時。心浮志躁。世機熾然不息。有若醉象。迄南北萍飄。所志不就。經歷生死升沉之變。始覺此念漸灰。捨喧入寂。而今而後。水邊林下。道遙自適。永作村里間閒人矣。此予壬寅筆也。初意欲隱里中。明年就京兆試。得雋。春闈下第歸來。遂復移家入城市云。已步至中郎荷葉山房中。前有水一曲。清泓可愛。松檟俱茂盛。古槐參天。梅花初吐萼。此地乃伯修少時修業處。二十舉于鄉。抱病。復養病于此。栽花種竹。習養生家言。甚覺閒靜。後來仕宦。雖外號爲得意。而奔忙倥偬。求山居之適。不可得矣。嗟呼。予本農家。祖父皆世享田間之樂。後來相繼出山。伯修爲從官。遂不復再見此地。今已久去世。中郎與予。方逐逐世途。未知稅駕。不知將來得秉耜山間。了夢中一段公案否也。因復書數語于柱。以志不忘云。時萬曆戊申除夕先一日也。

### 澧遊記一

去予里孟溪一舍爲泔水。楚詞所云。泔陽極浦者也。兩岸多垂楊。漁家櫛比。茂樹清流。真可銷夏。出斑竹大士浦。卽泔水入澧之處。按澧水出沅縣西歷山。今九溪是也。至慈利與澧水會。稱雙澧。至石門與澧水會。稱澧澧。至澧州與泔水會。稱泔澧。過此至安鄉。與澧水會。稱澧澧。王仲宣所云。悠悠澧澧者也。澧居江沅之中。與九水分源合派。以赴洞庭。而虞喜以爲江沅別流。誤矣。獨禹貢導江有東至于澧一語。吾友雷太史何思疑今江路。不蒙作公安志序。曾拈以問中郎。中郎亦未及答。至今思之。當懷山襄陵之時。雲夢一壑。故江身不可復辨。禹之導水。必于高阜之處。有山可識者。乃可施疏濬之功。自夷陵以下。高阜而多山者。宜莫如澧。由澧導之。從九江以至東陵。九江今沅湘九水是也。東陵今巴陵也。江偕九水入洞庭。以趨潯陽。雲夢始出。而江洪之在雲夢中者。始了了可辨。江始分而爲二。酈道元注水經。于江陵枝迴洲之下。有南北江之名。卽江水由澧入洞庭道也。陵谷變遷。今之大江。始獨專其滂湃。而南江之跡。稍稍涸滅。僅爲衣帶細流。然江水會澧。故道猶然可考。無足疑者。從泔澧交會之處。西上十餘里。有千家之聚。名曰律市。對岸爲彰觀山。道書四十四福地。宋明道中。黃

范二僊飛昇處也。其水直下千尺。洞見石底。石上綠苔如髻鬢。如長帚尾。隨風蕩漾。潛鱗動介。翕翕可拾。昔酈道元謂茹水注。澧漏石分沙。茹水出今慈利。龍茹山注。于澧此去甚遠。所謂漏石分沙者。湛然無以異也。則凡澧皆然。不獨茹溪矣。層峯相接處。唇忽出。人家住其上。松柏蒼鬱。纊舟間步樹中。枕山阿有寺。倚崖臨流。喬松曲抱。涉顛見領掖諸山。松雲孺媿。惟此如小兒頭上髻。樹不能障。可望遠水如聚雪。此處山空水碧。去予里至近。行年四十。乃一至。豈非以入華陽國中。被以邸第之名。故令福地埋沒。遺之蠟屐外耶。可嘆也。

## 澧遊記二

從山下易小舟上灘。山前有洲如月。水依山傍。洲成九曲。洲上揚柳森秀。山間尤多偃蓋之松。從此水益清。了了見礫石。灘上流聲瑟瑟。已至澧。遊城北龍潭寺。卽龍潭信道場。前有焚經臺。卽周金剛焚青龍疏抄臺也。寺面大溪。水道甚遠。有辛夷樹四五株。皆合抱。昔德山參訪龍潭。一滅燭而大事了畢。後來一棒。蓋天蓋地。皆從此中流出。觀古人授受之際。妙處如石女兒。如石羊駒。豈得草

草匆匆。有靈骨者。不妨見鞭影而行。其或未然。請竭一生之力。忘食忘寢。微細研求。或可通其一綫。久參者。未可直呼爲格外。消息恬然。不復問也。入城依碎峴行。至遇仙樓。少憩。宋乾道中。喬守遜遇呂仙于此。故爲樓以識其事。樓跨城臨水。堦遠近諸山。如列髻可數。其下爲僊明州。亦曰僊眠。相傳回道人醉岳陽飛渡洞庭于此地。藉草酣眠。故洲得其名矣。僊無所不至。而獨戀戀此邦。意者人間穢濁。上真厭惡。此邦濱于洞庭。從萬頃雪濤中。峙此煙雲世界。宜爲仙人之所栖。托圖經號爲神僊窟宅。有以也。昔茂陵劉郎老不解事。作妖妄一語。遂爲千古腐儒口實。如回道人舊蹟。昔賢遇之。誌載之。故老能言之。豈盡屬古強蔡誕語哉。近嘉隆間。去此百餘里。觀國山有女真荀瑞仙者。修道山之赤霞洞。初田間婦耳。遇一媪。啖以異草。遂絕火食。其後冰心朗徹。洞明教典。發言奇中。神于耆慈。不可枚舉。嘉靖末。遣使者下尺一敦請之。不至。徵示以攀髯之兆。次年龍馭上賓。卒如其言。後年近百歲。尸解而去。今相去不過三十餘年耳。禮中父老。猶有親領其聲咳者。予舅龔夾山。及老醫陳生。與予言其晤對事甚悉。甫一見。卽與夾山譚學。陳生譚素問。若故相識。予謂此女貴冠。卽不敢望南岳夫

人尊綠華等。亦何減易遷宮中諸淑媛也。由此觀之。神仙之事。有耶無耶。以爲有而寧裳孺足。輕信方士幻化之譚者。固無足取。以爲無而排斥之者。其見亦魏文火布滕修蝦鬚類也。仙眠洲上有亭。卽李羣玉詩人水竹居。詩思清逸而冷真。所謂居住沅湘。宗師屈宋。楓江蘭浦。蕩思搖情者也。坐洲上看水紋如練。聲等哀玉爲之。徘徊不能去。予謂游人道。今日面對者。皆文山綺水。神交者皆禪宗仙伯詩人。亦一奇也。有客曰。仙禪目所未見。近于荒唐。不若詩人真實。予曰。皆真實也。昔李羣玉以詩鳴。於今千餘年矣。而更無有人進步之者。若直以目所未見求之。卽詩人亦荒唐矣。相與大咲。浮白數十而歸。

### 澧遊記三

涉蘭江。觀于鑄水。遂泛舟往游彭山。江底有蘭。居民曾有見之者。楚詞所云。江有蘭也。過金鴨灘。灘水上佛。奔雷轉石。聲聞四五里。近山前爲沅洲。楚詞所云。沅有芷也。捨舟登山。息于祠中。戶外遠近峯巒。雲崩霧裂。予謂游侶曰。此隱隱者。皆何山也。游侶曰。澧爲煙雲之聚。而其最勝者。南有藥山。卽惟儼禪師見月

長嘯處也。上有清泉怪石。靈花異草。西南有浮山。卽浮丘子采藥煉丹處。如清玉之壇。白鹿之水。淙淙四注。冷冷清人肌膚。西北有太清山。卽李凝陽仙人得道處也。遠澗飛岩。靈泉秘洞。尤于諸山爲甲。至于夾山燕子山等。皆肩隨踵接。羽翼煙嵐。居士久住于此。一一以蠟屐收之可也。予曰。有是哉。予將擇其勝而老焉。會游侶多乞書者。予略揮灑數紙。獨游山後。見澄江如委練。待兒取石。下擲山背。滑不受石。石不得住。數跳而入江。激漣若雪以爲榮。下山欵于老梅樹下。月上始登舟歸。山以唐高祖子李元則爲刺史。有善政。民祠于此故名。元則先以奢汰得過。後改玉遂爲循吏。蓋文采不及東阿。而政事過之。可祠也。

### 過藥山大龍山記

將爲鼎州之遊。渡河十里許。漸入萬山中。青松拂面。過清化驛。見山色波頭起伏。建黛可餐。如剝筍解籜。經藥山。山尤疎秀。以其上多芍藥故名。卽李太守翺問法儼師處也。翺通名理。工文詞。獨詩不多見。僅見此雲天瓶水一絕。然矢口卽成佳句。亦足見爾時詩道之盛。餘如藥山者甚多。都不暇訊其名。數目來山

路升若梯雲。俯若繡井。每自下而上。至兩山相接。中開一罅之處。則前山忽躍而出。一日中數隱數現。如相與爲迷藏之戲。至大龍驛。信步閒遊。過橋。流水淙淙。遠望山松如城。訊樵人。則曰此榮邱圍也。喬松夾道十餘里。流水遠其前。長橋跨之。溪澗迴環。中峯壁立。兩山環抱。袖峯帷合。層不可數。彌入彌深。爲松梵鳥聲所誘。澹然忘歸。頃十餘里。依山傍林時。有田疇。漸近鑪壁千丈。有若屏几。深林陰肅。悲風忽起。林葉皆鳴。遂尋舊路歸。按此故祖庭也。當法道勝時。與樂山皆爲選佛之場。各實雲郵。以待瞻風之客。而今遂爲王家幽宮矣。豈或衰各自有時。抑五葉飄零。永絕唱導者耶。噫。自青鳥之說行。而天下之名山洞壑。青豆赤華之舍。幾無完膚。其已夷爲瓦礫。鞠爲茂草者。猶有可原。甚乃有寶地無恙。珠林不改。而狹紺容拆。璇題夷。峯波以藏。枯骨者。吳越之間。相習成風。始無論法道平沉。相教磨滅。而點腕煙雲。攘據峯巒。將使岩棲谷飲之士。何所歸乎哉。可爲永嘆。

## 遊德山記



沅水竹箭而下。經枉渚。其上爲德山。楚詞云。朝發枉渚。今夕宿辰陽。酈元云。沅水東歷小灣。謂之枉渚。渚東里許。便得枉人山。卽此山也。捨舟登山。有老樹五六株。盤結石叢中。根磊磊爲怪石門徑。依山傍澗。澗水流入沅。雨後作雪瀑。澗外松柏蒼鬱。乃榮邸金鬣處也。可百武爲塔院。門內有斷碑一。依稀見無事于心數字。禮塔。守僧喃喃塔長再來之讖量之。今果二寸餘。出院。山徑坦迤。竹樹駢羅。里許至寺。寺內古柏二。如青石。一峯上飾瓊瑤。千年物也。殿甚壯麗。與渚官羅含宅相伯仲。四維皆山。如虎落圍之後。有平圍老人詩碑。其左腋嶺上皆修篁。無隙地。予間步竹中。嘆年來江南之竹無處不筠。惟此地檀欒如故。居此者。無論岩壑之勝。卽終日晤對此君。目視淨綠之色。耳聽哀玉之響。而飽食其笋。亦足以老矣。日已暮。遂至殿左青蓮社夜飲。予謂游侶曰。世外之法有窮而必變者。捧喝是也。何者。人心真高日甚。道念日微。行之不盈其狂。則滋之謗。乘此時而通以清泰之樂。最爲穩實。今有鍊達開士行之矣。夜中雨滴竹葉。時復鏗然。曉枕上聞黃鸝聲。入耳圓滑。起視初日出松中。一山皆霧露。出殿右掖。遙嶺仍多修行。間以古樹。下嶺得少平地。有老桂三株。可菴。復登嶺。孤峯路。稍

倦。則倚竹息。時有流泉出竹中。與風篁相和。屢步始至善卷臺。善卷卽舜時批糠九五。寔遁穀者也。臺可望遠。其近者爲善卷村。卽其耕耘之處。雲林霧畦。隱眇相望。下有小河。名釣灣。以卷常把釣于此得名。鄺氏所云。披溪蔭渚。長川逕則者。是此水矣。此水一縷直通茶山。每歲茶戶載茶從此出。兩岸多峯巒。旁溪若織。甚可泛。從臺北登孤峯頂。大江積雪圍繞。郡城若浮芥。梁山旛覆其後。隱隱接武山。餘則煙雲枕藉。不可復識。孤峯下引。若龍象之飲于江。其鼻端方營浮圖未成。大都山以樹而妍。以石而蒼。以水而活。予之施施山間也。遇老樹槎枿。則少立。遇石骨峻嶒。則少坐。遇嶂披樹斷。遠見紅色。如鬢鬟之對明鏡。湛然發其妖菑。則爲之終日徘徊而不忍去。此山惟孤峯可瞰江。得一佳練。若于此以窮其朝朝暮暮之變態。快矣。復尋舊路。歸蓮社。游侶問予曰。善卷之讓天下也。于佛法何居。予曰。昔調御之丈夫。莫不塵三輪而芥七寶。後來學之者。亦往往高謝世榮。洒神叢壑。良以骨超名利五欲之外。籠不住而呼不同者。始可以擔荷此事。若垂涎薌窟。柔同繞指。怪春漿嚇腐鼠。而可以修出世之業。我未之聞也。如善卷輩。真可與共學矣。是夜遂別山靈歸舟。

遊桃源記

已酉春孟。客鼎州。山雨日來。至是霽。予曰。此天所以賚遊人也。遂後上石槽。買舟游桃源。過槐花堤。風颯颯上帆。兩岸時有老梅。繁英晃耀。初欲游桃源。好事者。謂桃花未開。景物不妍。予曰。今梅花正開。以一梅抵十桃。不亦可乎。時新柳嫋然作嫩綠色。長條漸垂。已忽聞沸水聲如雷。則魚梁也。魚梁若方橋之半。又如棧道。故亦名梁棧。而上危下欹。逐處皆以細杉爲柱。密若魚網。惟前若蝦鬚。縛柳爲之。近狹遠闊。導魚入梁也。一里許。凡三魚梁。每一梁則有怒濤疾聲。然其所以得魚。狀甚慘。予惡聞之也。漸望見河洑山。至山下暮矣。但聞流泉聲汨汨入夢。曉登山。卽武山也。自德山遊江而西。兩岸皆平曠沃野。山盡伏。至是始稍稍起。武山不甚高。而峯巒曲抱。不識山顛所在。屢陟始見。山閣軒窗。又折而南。乃見山門。前對大江。孟浩然所云。水迴青嶂合者。卽此地也。下山至山腳。石根上少息。石色如頰霞。右一石如人吐舌。左一石如郎當舞袖。兩石中間。有泉淙淙。下注石子。小洲墳起。卽武水之源也。石如舌者。旁爲千萬年水所齒。橫泐

而成。洞可蛇行入。其下多餘蘓。如袖者。緣袖而下。石多爲水所穿水痕。中可坐。擲江流。大魚時躍。中郎記此處。但云霞石映綠潭甚麗。是時水漲不見石根故也。然此石佳處。正在根。非水落石出不見。十餘里。過鄒溪。漸近桃源縣。山欲起而復伏。如馬受啣。而未卽駛。如帆將挂。而未卽張。如鸞翔鳳翥欲往。而尙有待也。夜宿邑之近郭。微雨滴瀝。甚爲山程憂。曉餐。急往學宮石壁上看山。前此自武山來。山之欲起而復伏者。至是兩岸之山始大起。其穎秀玲瓏。竦峭瘦削。若有銜刃不可迫視者。卽綠蘿山也。舟過山下。見一壁中泐。其半落水。苔蘚蝕剝。骨甚道勁。鄧氏所云。頽巖臨水。浮響若簫者。信不虛也。此後山勢欹側冶媚。又十餘里。江漸狹。山坡間時有人家。竹樹駢羅。至白馬江。雪濤掀舞。震蕩峯巒。瀟澗草木。所謂白馬浪光天也。由渡口入花源。行亂山中。幾迷路。久之。見一門有斜徑司陟。乃花源後戶。其上卽瞿童淪鼎池也。梅花五六株。如積雪照耀空谷。時渴極。飲清冷酒數盞。并以酌花。池上室宇甚敞。道士皆閉門不出。殘碑不可讀。遂由宮右小徑以達于宮。萬山圍繞。了無出路。日已斜。急從馳道上。行至一處。天桃夾道。可半里許。兩山中裂。若永巷內。有亭可憩。前有池。流泉鏗然。如玉

雪鳴時。山行七八里。倦極。五內皆熱。忽聞泉窸澔澔。心脾頓開。煩火遂降。乃知泉石之能療病也。共取泉水。吸一盃。循水脈行。漸涉漸高。凡八九級。其級去下。遠者。則水若瀑布。忽落地有聲甚怒。石爲水所駁蝕。峻峻深碧。若靈壁英石。又上數百步。左壁有小碑一。爲苔蝕。蓋古洞也。洞門爲亂草封閉。莫能入。守僧云。曾以長竿探之。莫知其際。然此洞實見成。不必穿鑿者。但除去莎草。自可漸通人跡。此中無好事者。空令康樂咲人。或云。山腹皆空。度此穴卽慳都矣。恐有仙靈呵護之。終古不得開也。陟級又百步。兩山愈狹。上有石池。流泉洶湧。下注欲崩。崖亭十笏許。據石小飲。欲再窮泉脈。而磴甚危。不可復升。遂尋舊路下。至前夾道夭桃處。山僧曰。過半月。則數里紅酣。蝶人目睛矣。予恨不能待也。出山口時。有紅梅。至水溪。已暮。入舟中。與游侶夜飲。投瓊正得一二五四。真所謂二士入桃源也。相與大咲。曉辭桃源。出水溪口。山皆伏。是爲鈔蘿村。左右遠山疊疊。皆在數十里外。與游侶弈一枰。未終。而舟人呼曰。看山。訊之則仙蛻石也。蓋至仙蛻石。而兩岸之山又起矣。石數千百丈。側立水中。皆霞紋雜以綠蘚。若劈若裂。鍾鼎几案龍鳳象馬之形。種種具備。磊磊入簾。亭亭直上。顛或外窺。根復內

却。仰而睇之。旣已瓜削不受一塵。捷猿莫攀。飛鳥靡託。程絕穿鑿。而方洞纍纍。內有黃腸。俗云仙說。仙與非仙不可知。要之必鬼工也。里許。上漁仙寺。閤覆洞外。可眺遠山。旁又有洞二。云伏波避暑室。過洞。三峯錯峙。石理斑爛。旋螺而上。間有隙地可室。別漁仙山。漸伏登舟。天風大作。珠雨隨之。飛帆破浪。頃刻十餘里。俄雲霧中見有一峯。亭亭若鬢髻者。訊之。則穿石也。蓋至穿石而兩岸之山又起矣。一壁峙水上。作精鏐色。中穿如大圓鏡。望前山疊疊。若有視瞻性情。甚可愛玩。登舟回視之。宛似香象截流而渡。亂石出水中。大類突星灘。日已暮。雨漸注。遂維舟亂石中。至曉。雨不止。予起披衣坐。淋淋漓瀉。簷窗有聲。一舟人皆熟寐。甚清寂。辰後稍霽。乃留舟穿石。覓一小剏。攜健夫數人以往。去穿石十餘里。漸近。鏡內所見諸山。夾道林立。浣濯之餘。妖情百出。入雲巖壁。背千峯萬峯。攢簇而成。咫尺皆有波瀾。曲折縈迴。翻成動物。蓋山遠易于取態。至近而態不失者絕少。惟此一帶。山愈近愈活。至清泐溪水。頗爲山所約。欲窮去路。山至此如陣如城。如千葉青蓮。如畫中所稱陀子之頭。道子之腳。無不具備。實爲佳山水之聚。恨風生福薄。不得于此。溪畔作漁郎也。近偃堂巖。山又稍稍伏。霖雨大作。

微霰四集。濃寒中人。呼酒敵之。甫十餘行。俄見有若博山爐。峙水上者。訊之。則水心巖也。蓋至水心巖。而兩岸之山又起矣。巖四周直上如削。不挂纖塵。骨理沉蒼。砂翠爛然。遶壁澄潭。若有蛟潛龍蟄。可怖。日已暮。舟小不堪住。近巖有溪。曰魚網。亦曰怡壑。溪畔有人家可宿。移舟以往。黑夜隱隱。見兩岸石突兀如虎豹。尤可畏。至則葦門草舍。土窟。潘枯而坐。共取酒。虞諱。醉。眩臥案上。覺則天已黎明。聞青衣大叫曰。雪深三寸矣。急起視之。遠近諸山。皆在雪中。登舟繞巖數匝。巖色照人。石級爲雪封不得上。然大約匝而觀之。已窮其勝。不必登也。往中郎與予言花源道。上之勝。戲謂此生得住魚網溪上。每日棹小舟。繞巖十匝。吾願畢矣。誠哉是言也。魚網溪穿山中。如九曲珠。較之清湘。更僻。真可居也。自水心巖以上。山復伏。壑遠山一帶。高寒峭倩。兩岸之山復大起。然灘水愈難上。薪米漸不支。遂唱返棹。時日色漸霽。照耀諸山。如爛銀。海中飛波騰浪。又如羊脂玉。以巧手雕刻。硯山筆牀。反至穿石。復登故舟。舟疾于飛。夜宿桃源縣。大約水上看山。惟三峽與花源耳。三峽雄奇。花源秀麗。三峽馬史也。花源班漢也。三峽子美詩也。花源摩詰詩也。第瞿唐灑灑之勝。常以險奪。而此地一舟汎汎。

無風濤之怖。若以一小時船載書畫。攜酒肴。邀二三勝友。終日盤桓其中。友山客而侶漁仙。快可知矣。歸卽于澧浦。冷看山舟。歲歲來作花源遊客。山靈實聞予言。是行也。以春孟廿二日丙午發舟。至廿六日辛亥返棹。游侶爲龍君超王吉人郝公琰也。

### 東遊日記

予以萬曆戊申春。自都門歸。居家一年餘矣。眞簪谷中。修竹日茂。淨綠數十畝。泠泠照人。中又增臺榭數處。真可閉門讀書。優游卒歲。而其勢有不能久居者。家累逼迫。外緣控禦。俗客個擾。了無閒時。以此欲離家遠游。一者吳越山水。可以滌浣俗腸。二者良朋勝友。上之以學問相印證。次之以晤言消永日。人生有幾。當趁精力健時了之。一旦老病漸侵。卽效宗少文臥遊故事。亦已寂寞矣。遊志旣決。復細籌遊程所宜。蓋向者鬻舟而行。往往人境會心。可以久淹者。多爲長年輩促之解維。不得自由。不若自製一舟。載琴書樽杓。邀良朋數人。汎汎水上。緩急險夷。惟己所便。亦大快事也。昔張思光無宅可居。灌牽小舟往來。太貧



吾不能爲。陶峴置三舟。一載賓客。一載糗糧。一載妓樂。與孟雲卿輩優游湖柳江漢之間。當時號水懣。太奢吾亦不能爲。惟張志和汎家浮宅。嬉遊雪茗。自稱煙波釣徒。趙子固常以一舟泊沙渚間。看夕陽晚霞爲樂。吾慕而欲效之。乃自往沙頭塢工治舟。度兩月可遂吾事。而會有以小樓船鬻者。急秤直易之。木理甚堅。且有軒窗。可以覽眺。于是命工稍加葺理。不數日。舟中所宜有者皆備。泛而樂之。而自名之曰汎鳧。用楚詞汎汎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語也。汎汎隨波屈生。非不知其樂。佺宗國受難忍之辱。旁觀拍鬱。自不容苟延。予幸生太平之世。少未立朝。不與人家國事。偷以全軀。正其事也。或曰。太平之世。全軀何用于偷。予曰。全軀誠不待偷。而軀之間。則待偷也。試觀人世逐日奔波。大者竊營甚曠。小者蠹放不息。鈞鎖連環。老而益甚。直至瞑而戢之一木。則已矣。然則生斯世也。何人肯容人閒。何人肯自閒。又何時可閒。自非一種慧人。巧取密伺。如偷兒之竊物。閒恐未必得也。故予非偷以全軀也。偷閒也。抑又思之。予旣不能處忙若閒。又不肯捨閒就忙。苟心本愛閒。而境常值忙。心境相違。必交戰而不自得。神情窘迫。而飲冰發狂之病隨之。則謂偷閒。卽所以全軀也。亦

可。遊舟旣成。乃移之公安江澗。運舟中裝。遂以三月之十八日己亥。從公安發舟。偕者爲山人金鬻一甫。是日風和氣爽。泊于郝穴。卽九穴之一也。昔江漢于此處交會。久已塞。近議開。開之誠便。第往時洩江流以平其怒者。口有十三穴。有九。今盡夷而以一穴受之。夏秋水暴漲。所損必多。况數百年來所損。以予江者。盡成膏腴。今一開。必且付之洪濤。怨咨叢起。終成道旁之築。無能爲也。庚子辰泊石首。石首近城。有兩山。東爲繡林。以玄德娶孫夫人時。山石皆被綵錦。故名繡林矣。又名岐陽。其巔平揖江光。靜聽素韻。下有怪石。林立波間。是爲劉郎浦也。其南爲龍蓋峯。卽李藥師征蕭詵屯軍處。去江較遠。而整華容山色。若聚墨點黛。亦一勝處。數月前。與長石諸公一一遊歷矣。今日對此。惟殫香色。展可不躡也。辛丑。子夜風靜。江月如晝。水平于砥。遂發舟。予亦披衣起坐。開軒窗四顧。龍蓋繡林詩山。澹澹漠漠。予清坐。少頃復臥。醒時初日已上舟窗矣。抵調弦驛。驛以伯牙詞弦于此得名。過墨山下。山巒亦娟秀。追憶萬曆癸巳伯修中郎。與予同至西陵。訪友過此。予行間著京遊記。極言此山之奇。蓋予時年少。未見諸名勝也。後甲午。丁酉。兩度應省試。皆由漢不由江。重見此山。已隔十七年。

矣。光陰如駛。追思聚首之樂。何可得也。楚詞馳余車于支石。似卽此山。然志載支石。又在墨山之北。則支石與墨山非一山也。華容東山亘百餘里。接石門山。石門又與墨山相接。昔張岳陽謂二山相連。中有禪堂道觀。天下絕景。其詩所謂雲與峯萬變者。卽此地也。何時裏糧深入。一一窮其奧乎。墨山窮處有一峯。多磊磊之石。畫家所云礬石是也。其極高處有一石如彈丸。寘于山巔。若累棊可怖。按水經江水經石首竹哇之後。卽至下雋。而礬繞墨山左右皆不書。豈亦有遺漏耶。下雋卽岳陽也。壬寅過瓦子灣。曉拉巴凌西江口沅湘等九水。于此會江。春夏間江流甚雄。九水却避。故匯而成壑。是謂洞庭湖。湖畔見君山。如長眉一抹。隱見雪浪中。山海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焉。出入多隄風暴雨。每遊者多以風惡返棹。故人呼爲有緣山。所云二女者。乃天帝之二女。非堯二女也。譚說久矣。素皇頰山世多傳之。而酈氏云。漢武于此射蛟。不知何據。至如王子年金堂玉女之說。亦甚荒唐。獨謂屈原以忠見斥。乃赴清冷之淵。神遊天河。精靈時降湘浦。楚人謂之水仙。立祠此山。漢末猶存。則予深感其言。夫當時銷金鑠骨之夫。化爲輕塵。爲冷風。甚且爲攝山之怪蟒。而屈子佗傑一時。皎而

實于帝所。嬉遊湘浦。作羽化仙。則忠臣之利亦大矣。今山上以祠柳秀才。殊無謂。予謂當追兩漢事祠屈子。而題曰水仙。歲取髻中之田爲之蒸嘗。用寒玉景差等配享。以獎忠魂。而奉千古詞人之祖。亦楚中一大典也。當事者何不以聞之。且屈子傲骨冷才。這性逸情。具見騷中。當必饒煙雲山水之趣者。非此千頃雪巒。及九疑諸山秀色。不堪爲之供養。不然。神不散也。王子年之言。足爲忠魂吐氣。政不當幻視之矣。此山有石穴。潛通吳包山。郭景純所云。巴陵地道者也。予方作吳巒。安得從地道。走包山。而免長江之險乎。是又可發笑也。癸卯欲往岳陽樓。而夢中已聞櫓聲。趨止之。舟人云。風順難得。趁風色行矣。華容東山墨山。及君山。皆當作一度遊。需以歲月。非草草可盡者。異日居家。稍聞如不歷探者。有如此水矣。過城陵磯。磯以山得名。越此爲彭城磯。玉潤水。從此入江下爲白螺山。卽水經所謂江水又東逕白螺山南者也。白螺一魁父丘耳。載于經。而墨山蜿蜒天際。江水縈之。經與往。皆略而不書。何也。豈古之水道。微有不同耶。風帆甚駛。一瞬已過烏林。赤壁。隱隱見亂石鱗次。魏武之敗。正是此地。所謂走華容道者。卽今監利也。以是時監利石首公安。皆名華容矣。赤壁下爲陸磯口。

磯以陸水得名。曉泊嘉魚。峯見魚巖。山有水。從內出江。乃景水也。凌谷變遷。魚巖山原。在大江中。揚子洲南。今去水已遠。山在平地矣。獨江上之山。自君山以後。坡陵鹿角。奔騰天際。及過臨湘。千峯疊疊。意卽所云魚梁象骨。大雲。響山。諸名勝乎。惜乎不得遊也。乙巳過牌洲。見金口諸山。澹澹之峯。湛湛之水。落日沙渚。微風細浪。此中大有佳趣。丙午至武昌。步長街。息于黃鶴樓。予不登此樓十一年矣。舊樓已燬。今新翫者。其壯麗稍不如舊。然樓外風濤萬狀。捲雪激石。猶故也。考水經大略。近鸚鵡洲尾爲船官浦。一名黃軍浦。吳將黃蓋屯軍處。往來商舟之會。今金沙洲正是黃軍浦。東卽黃鶴山。其下爲黃鶴岸。岸下爲鶴灣。正今黃鶴磯也。或曰。山磯皆爲黃鶴。而樓何獨以黃鶴名。予曰。鶴與鷺一也。鶴卽鶴音之轉。漢昭時。黃鶴下建章宮大液池而歌。乃名黃鶴。今京口有黃鶴山。而宋史戴若思傳內則云。京口之黃鶴山。可知鶴鷺二字。古人通用。獨鷺道元注。江水謂鄂之船官浦。東卽黃鶴山。林澗甚美。譙郡戴仲若野服居之。則甚謬。按戴顓。字仲若。世居會稽剡縣。後以病就醫吳下。時宋衡陽王義季鎮京口。長史張邵與顓姻好。迎來止黃鶴山。山北有竹林精舍。林澗甚美。顓憩于此。澗。義季

亟從之遊。顛服其野服。不改常度。爲鼓琴並新聲。今京口鶴林寺古竹院。卽其遺跡。與江夏之黃鶴山了不相涉。道元因黃鶴二字偶同。遂妄引其事。甚矣著作之難也。此處舊有南樓。宋朝最盛。所集鄂州南樓。天下無也。下瞰南湖。芰荷彌望。中爲橋曰廣平。翼以水閣。觀山谷十里芰荷之句。則其秀媚可知。爾時黃鶴樓僅存遺址。近日黃鶴樓稱盛。而覓南樓之跡。不可得矣。惟城中有湖。猶種蓮花。四圍截獨。寧堪遊覽。一或一衰。各自有時也。下樓出城。過黃鶴磯。入水月亭。四面用垣牆封之。豈惡見波光浩淼耶。數日來闌入酒社。意味殊不佳。至己酉。始移舟漢陽。登東門樓。望武昌入分山。如展旂。山以山分入字語得名。繞城而北。至大別寺。子瞻舊有大別方丈銘。碑石已毀。舊傳有禹時柏。憶元虞伯生有詩。則元時柏尙在矣。山下釜鬻如粟。類近多林。而至登舟候驛。三春已旣。爲之一嘆。至四月初二日癸丑。移舟晴川閣下。登閣。閣中借好武昌。故益其勝。上大別山。山在江漢間。江水雄奇。漢水清美。各極其致。名最古。紀于禹貢。左傳吳伐郢。楚子濟漢而陳。自小別至大別。卽此處也。亦名翼際。相傳山上有城。乃三國吳江夏太守陸渙所治。漢口市。卽古却月城也。甲寅晨。過陽邏。至團風。峯見

麻城龜峯諸山。晚泊黃州。卽古郟也。楚宣王滅郟居此。後爲黃歇封邑。子瞻曰。黃州去州十五里。有女王城。圖經以爲春申舊城。非也。春申封于吳。今無錫慧山。有春申廟遺跡可據。乃昔人又云。楚都申郟。故黃歇封于春申。如齊之孟嘗。魏之信陵。趙之平原。各在其地。黃爲春申故城。皆始封也。謂之春者。斬春壽春是也。謂之申者。申光之間是也。其必兼二城封焉。如田之食嘗薛耳。後楚并吳。秦侵申郟。楚遷壽春。歇始請吳之故封以居。然行相事。未嘗去國。立廟者。後人造作之也。其語更核矣。丙辰作赤壁游。赤壁在嘉魚。此名赤鼻。所云斗入江中。石室如舟者也。內有子瞻祠。臨水有石亭。蜀雪未漲。去江稍遠。舊傳有徐公洞。圖經云。是徐邈。定非魏徐邈也。山崦深處。稍有洞痕。祠內藏諸石刻。臨摹轉展失真。向見乳母碑。是近年出土者。的是公手筆。惜不在祠中。赤壁二賦。近時人議其體裁。當柰卜居漁父。何獨龍湖老子。謂前賦近于理障。真是巨眼。蓋入瑤深潭。門外人皆珍之。不知正是死語。如嚼飯與人。轉益其穢。此翁道破。始覺纏縛不少。下有龜石。卽白龜。簪以爲毛寶事。非也。寶守郛爲石虎將。張格度所陷。死城中。以放龜獲祐者。寶部下士也。惜逸其名矣。讀子瞻賦。覺此地深林篔簹石。

幽舊不可測度。韓子蒼陸放翁去公未遠。至此已云是一茆阜。了無可觀。危巢  
栖鸛。皆爲夢語。故知一經文人舌筆。漢母化爲夷施。老禿篇皆作繡鴛鴦矣。大  
約宋時城稍下。與武昌對岸。赤壁不依城。間有竹樹。猶存野意。今城跨赤壁。其  
半在城內爲闌闌。較往時更爲喧囂。訊所云東坡者。已迷其跡矣。按圖東坡原  
在對東門外。稍平曠處。忽起一壘。內有雪堂。有居士及四望二亭。南有小橋。取  
莫忘小橋流水句也。東有暗井。取走報暗井出句也。丘壑趣深。故極意點綴。以  
成栖隱之樂。如所云流水暗泉。特依稀有之耳。坡西舊有竹林。號南坡。宋時屬  
古氏物。夫東坡尙不可尋。况南坡乎。追思子瞻遷謫于此。年近五旬。已思爲終  
老之計。故孜孜求田。曾欲鬻定襄田矣。欲鬻荆南頭湖田矣。欲鬻武昌田矣。至  
螺獅店看田。欲鬻蘄水田矣。而皆不遂也。不特此處也。一生如鶴繞樹。三匝無  
依。曾欲鬻匡山田矣。欲鬻金陵田矣。欲鬻伊川田矣。欲鬻泗上田矣。欲鬻白沙  
田矣。欲鬻浮玉田矣。而皆不遂也。嘗自云吾無所求于世矣。惟須二頃田以充  
饘粥耳。而所至訪問。終不可得。豈吾道方艱難。雖一飽不可輕得也耶。甚矣其  
困蹟也。惟陽羨田自嘉祐二年唱第錫宴與蔣魏公接席。遂約卜居後。俸錢塘



護親或單生成之。海上歸來。遂以爲終老之所。而亦竟未享也。受世網羅。東移西徙。欲優游無事。遂北窗東臯之樂也。豈可得哉。予謂世間自有一種名流。欲隱不能隱者。非獨謂有挾欲伸。不肯高舉也。大都其骨剛而其情多賦。骨剛則恆欲逃世。而情賦則又不能無求于世。賦情爲剛骨所持。故恆與世相左。其宜必不達。而剛骨又爲賦情所牽。故復與世相逐。其隱必不成。于是口常言隱。而身常處宦。欲去不能。欲出不遂。以至徘徊不決。而嬰金木。蹈網羅者有之矣。夫惟骨剛而情不賦者。乃能耐寂寞。而可以隱。耳能耐寂寞而不須絲竹。目能耐寂寞而不須粉黛。口能耐寂寞而不須肥甘。身能耐寂寞而不須安逸。門戶能耐寂寞而不須光榮。名姓能耐寂寞而不須稱揚。可以躬耕。可以力鋤。可以牧犢。可以傭春。可以爲監門卒。可以爲樵河夫。可以一布障前後。可以寒夜無被。可以沿門作乞兒。可以任兒子之蓬頭歷齒。而了無愧怍。可以死無植骨之所。而任烏鳶蟻食。猛拚此苦。而後能伸其志節。作世外人。龍戢其鱗。鳳潛其羽。九天九淵。安往不適。豈與樞中之馬。臂上之鷹。較苦樂哉。昔淵明骨剛而其情不賦。故能保其隱。樂天骨剛情賦。而持之于口。故能免網。子瞻骨甚剛情少賦。

而舌端筆端。其峯正不可當。宜其有嶺海之行也。雖然。其爲剛骨等也。骨若不剛。則不得爲名士矣。吾輩當保其剛骨。制其膩情。而更力持于舌端筆端。庶汎汎長作水上之鳧。而閒可偷。軀可全也。丁巳欲過武昌。訪寒溪九曲之勝。以雨不果。惟向江上望西山。煙嵐隱隱。黃州得武昌而妍。子瞻之謫。賴有此也。此地原名東鄂。孫權以魏黃初元年。自公安徙此。改曰武昌。徙治于袁山東。卽樊山也。至黃龍元年。權遷建業。始命將屯守。晉惠帝永平中。于此置江州大尉。庾亮之所鎮也。則庾樓正在此地。今以爲潯陽事非矣。近道士泐。見怪石一壁。蒼藤綠莎糾結。倩媚韶秀。自此一路。兩山夾岸。峯巒瘦削。依稀與桃花源上諸山相似。但層疊處不及耳。蘇子瞻曰。蘄州溪山。乃爾秀遠耶。非虛語也。楚中看山。自三峽後。便及此處矣。風順不暇泊蘄州。過富池。富水發青盪山。注于江上。多市笛竹簞者。竹本笛材。以作簞。亦名薤葉。宿于伍家穴。戊午曉。雨稍止。過龍平。望見廬山。半入雲裏。頗有往游之興。因取中郎記讀之。不覺神飛。或問山何以廬名。予曰。此亦千古未析之疑也。據豫章舊志。則廬俗本姓匡。其父佐漢定天下。而亡漢。封俗于鄱陽。曰越廬君。兄弟七人。皆好道修真。此山。故山以廬名矣。從

其姓也。據蓮法師志。又謂殷周之際。有匡俗先生者。栖止此山。時人呼爲神仙之廬。因以名山。從其居也。據周景式則曰。周武王時人。屢逃徵聘。廬于此山。後來羽化。惟空廬存。故人以名山。亦從其居也。予觀山海經內海東經曰。廬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澤西。此書創自大禹遠矣。山以所姓所居得名。江復何說。山水相依。故有此稱。酈氏之說當矣。至九江。泊于江口。城內舊有九疊樓。已廢。江上有琵琶亭。卽白司馬淚濕青衫處也。亦荒蕪。予謂名人托跡之地。江山千載猶香。何乃寂寂至此。近日學詩者。纔把筆。卽絕口不言長慶。如琵琶行。使李杜爲之。未必能過。大都元白之警策處。亦自有李杜。李杜之流暢處。亦自有元白。未可輕議也。或曰。樂天學道者。然讀其詩。于得失之際。何介介也。予曰。夫未免有情。榮謝尋來。其始何得無動。蓋至徘徊東西林。躡飛雲履。仰看山。俯聽泉。築草堂。鑿蓮花池。則遷謫之感。頗爲銷冰點雪矣。寧同長咸咸者。予觀樂天。從此地漸涉華廳。年纔五十餘耳。卽退求散地爲尹。輒去拜刺史不出。方太和開成會昌間。士大夫對壘交爭。磨戛不休。罹其事者。多爲嶺海萬里之行。而樂天優游履道里宅中。臥天竺石。玩華亭鶴。種折腰菱。聽霓裳曲者數十年。此其先幾

之哲。亦何可及。烟虞卿而不累其事。曠元牛而不附其黨。重于裴公而不受其恩。妬于李文饒。而不重其怨。入羣不亂。涉水不濡。幾于有道者。而猶以得失介議之過矣。正覓簡輿。作廬山游。而髯等皆云夏火。按節山行。暑甚不若急走吳越。覓一淨藍消夏。此地往來。必經無難。再至徐之可也。予善其言。遂放舟東下。此後山色甚佳。煙巒霧崖。雲封日耀。綠擁藍堆。奇絕。夜泊湖口。對岸捲簾看水月。遠望石鐘。幙頭諸山。所謂真山作假山者。恨不得遊也。石鐘有二。一曰上鐘。一曰下鐘。叩之鏗然生韻。自成宮商。迥異常石。故以鐘名。而子瞻直謂水石相搏之聲。此聆臆語耳。及後自海南歸。爲人跋其師作石鐘記云。錢塘自靈隱至。上下天竺。谿行兩山間。巨石磊磊。如牛羊。其聲空礮然。真若鐘聲。乃知莊生天籟無所不在。則亦自知其語之誤矣。雖然。誤赤壁而得一賦。誤石鐘而得一記。淋漓一時。芳潤千古。其誤何可及也。己未以過湖口。鐫關尼。一日午後。看諸山出雲。幻甚。日暮步楊林。入古廟。一叟衰茗。共坐說年來事。如天寶父老也。庚申過湖口。山勢生動。望彭蠡積雪。連天。直與赤沙青草相伯仲。一日宮亭。神甚靈。能分風。變流。往時丘文莊夫人入都過此。夜半夢一神人。語之曰。我成編脩。

瀾也。明日湖中大風。隻艘無存。我與汝夫君爲同官。誼相關切。特來救汝。可移登岸。醒卽捨舟移棲古寺中。俄頃風大作。揚石飛沙者一日餘。湖中舟皆覆溺。而夫人得免。文莊知之。上聞于朝。遣使諭祭。而自爲文以告。大略謂世人相與稍涉利害。卽掉臂不顧。甚且不難下石。而大史于冥冥之際。不忘故人。拯其妻子。情深誼重。可媿澆俗。有味哉。其言之也。咸字文端。死爲水神于此。今其文具在集中。文莊大儒。舌理七重。不作幻語。請著無鬼論者觀之。風逆。黑雲滿江。怒雷隱隱。驚走。至鮎魚口泊。辛酉帆上。得一角風太猛。息于菽林。過小孤。壁立如髻。石膚間皓白若雪。直上無蹊。陸放翁曾遊有記。極言金焦落星不及。時駭浪飛騰。得岸爲幸。不暇問登涉事。至馬當。山色益岿岿。卽風送王勃處也。勃父時爲交趾令。往省之。先是勃匿一官奴後。同官知之。勃卽殺其人以滅口。發覺除名。其父坐此謫官。福時有譽兒癖。譽兒意何如也。海上之災。其寃鬼爲祟耶。考所遇者。卽水府神也。與勃有緣。已應沉溺之兆矣。今其上有廟存。陸魯莖以此地合太行呂梁之險。信然。風起浪惡。走泊東流。卽舊彭澤縣治。唐始改東流。昔王摩詰謂陶令。不取乞食。而取折腰。比之不贖其後。予謂遊朱門如蓬華。侶侯

王如鷗鷺。此圓通之說也。體局于圭組。而暢于薜荔。神應于魏闕。而健于巉巖。此高士之致也。舉世炎炎。有如膏火。安可無清冷雲也。奈何復以圓人之語繩之。數月來。行楚尾吳頭間。所支對者君山匡山。而所與神交者。蘇子瞻白樂天陶元亮也。是一快也。壬戌風雨不止。不成行。掃地焚香而坐。邑外多楊柳濃陰。散步其下。罽來開窗。風細細入襟。癸亥早。已解纜。而北風正勁。予曰。此處無風波。未常不可住也。飯後步佳樹林。見山色秀甚。自潯陽至此。未常斷也。初見其層峯疊嶂。誤以爲九子。訊之士人非也。士人亦不盡悉其名。但依稀云。某歷山。某花山。不可得而詳也。然其玲瓏秀冶。亦可父匡廬而兄九子矣。甲子風逆甚。泊舟東流北門小港中。見石磯上有亭軒。訊人則陶公菊江亭也。垂柳出石罅中。媚媚可愛。丙寅風雨稍止。過黃石磯。一名石茨圻。高處有小蘭若。至安慶。古龍舒地也。域外有浮圖。頗壯麗。雨色稍霽。復行。近李陽驛。有小渠者二。石峙其中。小舟左右出入。垂楊覆渠。人家對住。真栖隱住處也。泊舟散步。至太子廟。丁卯風雨復作。仍住太子廟前。白水青林。亦足娛人。雨滴江中。晶晶如撒珠。有鮮魚可市。遂爲一醉。戊辰過池州。住老洲。望九華山色。皆爲霧蝕不見。昔劉夢得

常愛終南太華。以爲此外無奇。女兒荆山以爲此外無秀。及見九華。始悔前言之失也。予屢過此。愛玩不得一至。今日風雨如此。應難躡屐。尤物之緣又慳矣。庚午。過繁昌。穿三山磯。夾磯口有三峯妍秀。故名。自繁昌至磯口。可四十里。爲夾江。碧柳綠蒲。時有人家。甚可泛。日晡過魯明江。卽今所稱魯港也。以魯仲明居此。故至今稱魯港矣。壬申。過梁山。兩山據岸若雙眉。東曰博望。西曰梁山。亦名峨眉。太白所謂天門中斷者也。至采石。艤舟其下。亂石磊砢。拜太白先生於祠。老檜陰蔽堂前。皆千百年物。傍水有峨眉亭。望青山如鏡內約眉。妖禱澹冶。所稱尤物者。寧獨九子。世俗多言李白于此醉。泛舟于江。見月影俯而拾之。遂縞死。故此地有捉月臺。昔李陽冰作太白草堂集序云。陽冰試弦歌于當塗。公疾革。亟草藁。手集未修。枕上授簡。俾爲序。又李華作太白墓誌。亦云賦臨終歌而卒。乃知俗言不足信也。大約白生于蜀。婚于楚。久居于齊魯徂徠山。蹇于長安。浪游于燕晉岐邠之郊。轉徙金陵秋浦。臥于匡廬。囚于潯陽。流于夜郎。得釋。徘徊湘江上。卒于當塗。此其更涉之大概也。以爲匡廬人。及山東人。秦人者。皆非。其賞蜀人也。生于彰明之青蓮鄉。大匡山有讀書臺。隴西院卽其故居。去蜀後。

有妹名月圓。前嫁巴子。留不去。死葬鄉內。墓去今隴西院百步。唐梓州刺史碑。及綿州刺史高祝記。去白未遠。實有可據。夫生前則人人欲殺。死後則處處相爭。可發一笑也。此地一名牛渚。卽溫嶠燃犀處。與和州對岸。隋韓擒虎平陳。宋曹彬下南唐。及本朝取建業。皆從此渡。以江面較狹也。然微風起。輒生巨浪。劉賓客蘆葦。晚風起。秋江鱗甲生。謂此磯也。下臨澄潭。石骨空中多竇。漁翁實之。以小舟係其旁。往來舟中。望金陵三山了了。爲之一快。癸酉早。抵金陵。從上清河至江東門。繞城而往。兩岸時有人家。朱欄翠袖嫣然。楊柳茂鬱。間以蘆葦。過長橋二。泊于南門。望見大報恩寺塔。金碧陸離。直插天外。獨步往。至長千里。寺內杉柏陰森。碧瓦朱垣。鱗接正殿。俱燼之火。緬想遺制真規。祈年未央。後來物力已衰。不能復也。所存者浮圖耳。此浮圖爲諸塔之祖。乃孫權赤烏初。康僧會入中國。以精誠感舍利。遂建此塔。原名長干寺塔。至國朝改爲報恩後。塔頂欹斜。萬曆庚子辛丑間。僧雪浮正之。費頗不貲。今巋然儼立尊嚴矣。登塔可三級許。盡金陵之勝。城內黃屋鱗次。鍾陵牛首。栖霞可數。信矣。江左之多佳麗也。以踵疲。遂下。過壕上。濠其前卽舊放生池也。終于中貴。今祠都復之。祠雖以同祿



廢。然其旁極及庫房。尙存他境。視之俱可作殿堂者。甲戌。步入城南。門街俱以青石爲砌。如鏡光瑩。傳聞以六朝豐碑爲之。予謂此或曩代事耳。昔魏文取兩漢碑。爲九華殿基。識者已知當塗之德不長。宋天聖中。詔營浮圖。姜遵在永興。毀漢唐碑之堅好者。以代甄璧。當時以縣尉投書。具言不可。至于叩頭流血。遵後雖遷一官。大爲朝士所笑。况在聖朝。寧有茲事。不足信也。登舟穿文德橋。兩岸畫閣朱樓。流丹騰綠。始草植于楹欄。文石羅于几席。翠袖凌波。雲鬢照水。青雀之舫。霞騰鳥逝。凡過橋三四。至珍珠橋登岸。步上鷄鳴山。卽雷次宗舊講肆也。山門依巖。朱垣夾道。松柏陰鬱。少憩憑虛閣。望鍾陵山色。及玄武湖。水光晶耀。樹如螺黛。青溪故道。隱隱可尋。發源鍾山。匯爲玄武湖。由朝溝流入城中。直接秦淮。凡七曲。北門橋及竹橋大中橋等七橋。卽七曲遺跡也。至宋時已淤塞。止存一曲矣。復登舟。尋故道。盪舟者愈多。至秦淮曲折處。疑卽舊所云汝南鱗者。昔陸慧曉家于灣前。張融牽舟卜隣。劉瓛兄弟井居其間。水有異味。共酌飲之。視吾輩。蒼蒼相對。已豪奢矣。舍舟步往。遊天界寺。門內古柏老檜。沉寒逼人。殿閣擬于王居。其餘蘭若三十六所。文楠爲柱。白石爲牆。明窗窳窳。淨不容唾。

竹色騰綠。佳菓駢列。僧雜文弱。多解點茶焚香。讀肇論。臨黃庭。間曉音律。碧雲紅樓之藻。時亦有之。不及遍至。偶至一菴中。有玉蘭二株。可五六圍。有定窰大士一軀。乃嘉靖初年寺中鋤地所得。細腰梵像。清慈不俗。出寺至對門碧峯寺。左右石頭菴中。一圍皆修竹。中有澗。汨汨穿竹中。過橋依澗。行可百步。復過橋。始入法堂。時新篁作嫩綠色。照耀几案。主僧舊知也。爲予收拾一室。以待間來清坐。乙亥。天微雨。不能遠遊。時步天界。穿古檜下。登昆廬閣。遠望六朝遺事。隱隱煙雨中。自此以後。移居石頭菴。爲竹色所醉。且覓得新書數部。坐竹中展玩不出。蓋予家園。亦有竹萬部。夏來如沁雪。無阮宣之隱操。故捨之而出。至此觸目琳琅。乃不啻故園。則予于此君。亦大有緣矣。今江南竹多箬。瓦棺諸處。皆蕭然無一竿存者。此地獨蒼翠如故。亦殊異。凡客有來訪者。則一應之。終不爲倡。予本爲偷閒而來。若復奔波應酬。豈是本懷。惟故友焦茂直下世。不勝感嘆。往哭之。而晤其尊人弱侯公。稍稍論學問。有招予于桃葉渡者。或一往以破悶懷。至庚辰。自買一小舟。由城壕入時。競渡已迫。龍舟亂秦淮間。畫橋士女。闐隘清波。舟中望鍾山翠色。襟人衣袂。蓋雨後發其蔥蒨故爾。五月初一日辛巳。泛于城

外。草上蛺蝶如楊花。予曰。此六朝佳麗地。驚蛺蝶諸郎所變化也。此後競渡之節逾近。五色龍舟。飛渡水滸。弄舟者多美少年。舟與裝一色。分部角勝。簫鼓若佛。歌笑聲動天地。自桃葉渡口。上下可五六里許。士女相邀。觀渡水閣。輦比中如珂雪。外織雕欄。繡簾半鈞。珠翠隱隱。或載酒畫舫。流連清波。其舟皆四列。軒窗上起重樓。所之水文作丹砂瀾。夜靜方聞清歌。玉碎珠串。予等間以一舟。同狎友山僧數人。伊蒲相對。往來七曲間。對之如游雲幻霞。亦自快人。至于新鷺之閣。霞城之社。皆解以芙蓉養紙。柳絮裁詩。琉璃硯匣。翡翠筆牀。可對揮灑而供嘯啄者。蕩舟之日。時一寓目。蓋少年時煙霞粉黛。互戰而不相降。邇煙霞則入煙霞。近粉黛亦趨粉黛。中年以後。煙霞趣重。粉黛習輕。一歲中半住淨藍。常借清冷。以消煩鬱。近來頗學都無事矣。而偶對此境。如雷開蟄戶。春萌草色。若不能自止者。豈無生力微。不能消除耶。抑外境太強。能令飲光起舞一角失通耶。豈予所云。剛骨膩情者。亦名人之常態耶。第以舍塵入道。期此生盡遮梁羽。鑢之肌骨。比于書紳誓墓。而脫口未終。旋已背之無問。人笑鸚鵡之舌。而捫心自反。寧不內媿。古人解理之後期盡。今時必如蓮花出水。不着一滴。乃爲諦當。

至于安那般那之禪。白骨流光之觀。亦非多事。正以攀猿渴鹿。擇此不除。若舍道人本色行徑。而乃云依憑名教。豈非所屑欲。世人知之濠上。所未解也。歸舟無事。書以志戒。戊子絕秦淮之跡。天微雨。長千道如拭。乃與游侶。步至高座寺。雨花臺。覓石子。至梅子岡。尋謝安石墓。不得。或云晉時葬于此。後移之宜興九鴉口矣。客有話安石作土山。擬東山事者。予曰。安石煙霞骨也。當其栖避東山。與王右軍支遁游處。辭吏部郎。作書絕范尚書。爲叔夜之後一人。朝廷嚴以禁錮。已得遂其隱情。自謂當于茲焉老矣。及出秉機軸。從容而杜移鼎之奸。宴飨而清斷流之寇。功愈高而陵霞之韻愈切。至于築土以像故隱。營墅列館。栽花種竹。蓋未嘗一日忘東山也。昔孫仲益記湖山。謂王公貴人。思振纓上之塵。于泉石而不得。則畫寒林雪竹。黃蘆睡鴨于團扇曲屏。以供耳目之玩。土山之擬。幾於效愚公故事。益又甚矣。其後避道子國寶之讒。出鎮廣陵。築新城。造汎鳧之裝。欲經略粗定。取道還東。蓋亦未嘗一日忘東山也。孰知白雞兆夢。金鼓罷鳴。而東山之臥。竟賚志沒矣。嗟乎。居不賁之地。挾震主之威。而狐兒鼠子。從中騶之不置。若非望重氣平。心跡明白。則上蔡之犬。華亭之鶴。其事且不可知。欲

求如陶元亮之優游晚節。乘遽而去也。安可得哉。信乎出易處難。而隱福之未易享也。予謂安石別有絕人之量。故不顯其剛骨。而情之膩則與白蘇諸公等。乃其用世之妙。決非白蘇諸公所能及。蓋古今事業。有從才出者。有從氣出者。惟安石從韻來。至簡至輕。若山光水色。可見而不可攬。自紛水喪堯以來。別有一種玄澹脈絡。春風沂水。卽其流派。無事之事。不治之治。不言而綜。所謂藏出世於經世者也。至於詩文之技。不多見。若有遜白蘇者。然作簡文謚議。桓大將軍比之碎金見虎。一毛已知其斑。夫諸公皆具三不朽事。而境與願違。不能安衡泌者。總輸陶公一耐字耳。數日來。見金陵秀壁如林。憶江左名士如沙。而所玄對者鍾山。神交者謝安石也。是亦一快也。壬辰。以舟遊燕子磯。過清涼臺。石頭城。獅子。石灰。諸山。宿於草鞋夾。雨大注。癸巳。雨霽。過弘濟寺。舟泊燕子磯。關壯繆廟前。兩山如雙岫。一奉佛。一奉壯繆。溪流間之。是日相傳爲壯繆生辰。傾國士女。皆來謁神。予趁游人未集。登燕子磯。拾級而上。攀朱欄登亭。大江縈繞。一拳峙水端。與游人指點金陵形勝。鍾山自東北而展旆於西南。大江自西南而委練於東北。覆舟阻其後。聚寶當其前。青龍。石砲。當其左。石頭。三山。踞其右。

而秦淮以一縷橫其中。大略漢後郡城皆在淮水南。六朝宮城皆在淮水北而近覆舟。楚秦隋唐之城皆在淮水西北而近石頭。揚吳以後之城皆跨淮水南北而近聚寶。本朝因山距淮。盡乎四極。此其大略也。下山過橋。兩山忽開。罅若門。踰門。寺依巖傍江。石壁間乳懸若蜂房蠟淚。大如楊惠之所塑楞伽壁也。登閣。江流浩淼。壁欲落。閣欲浮去。似難久住者。午後。遊人俱集。兩山皆綺羅。無隙地。笙歌鼎沸。日將暮。予移舟歸。見遊人往者方如織。宿於石頭城。卽吾家妙德先生授命處也。機事不密。父子俱隕。可爲雪涕。石色如鐵。雜苔斑。微月中視之。真類虎踞。甲午。從菴中移入城內水閣。初意謝客。而來者紛如。須一還刺。乃移秦淮渡口了之。乙未大會文士三十餘人於秦淮水閣。已亥。大會詞客三十餘人於秦淮水閣。校書二人。賦得月映清淮流五言律六韻。先是與二三老詞人同議詩題。以時值月滿。又在秦淮。故命此題爲賦。分題後。復約曰。是會也。共探麗珠。期於見寶。若俟之異日。則殘唾可拾。捉刀可代。何必名士登壇。有不能墨其楮者共罰之。皆曰諾。至日中。予得一律。卽工拙不論。要以存社中故事。并遵前約。及迫暮。主盟者已先逝矣。次日語人曰。詩題本旨。原係長淮。非此地也。有

入金陵事者。卽爲失旨。予聞而大笑曰。此鐵布障也。今士子試四書題。尙各出新意。况詩乎。且出題半屬予意。誰定其旨。予從此更不復赴詩壇矣。丁未。因水閣應酬繁甚。乃復出石頭菴。以小舟從水西門出。天溽暑。係舟寨公橋下。風入石圈內。陰陰肅肅。水作湛盧色。先時鹽汗交流。頃之想衣裘矣。抵庵穿修竹徑。過危橋。息於僧舍。清寂之甚。六月初一日。庚戌。大會文士四十餘人於羅近溪先生詞。風雨大作。歌笑之聲。直敵滂沱。自此日後。禁足石頭菴。竹雪冷然。渾失驕陽。直至十五日甲子。往遊牛首。涉原隰。見大江積雪浩然。憩於鐵心橋。暑甚。息古寺中。松柏鬱然。門徑。風勢襲人。復行十餘里。登山。至寺門。足幾不能前。蓋山之背金陵。而南向者。獨此剎。故行至山足。尙不識寺所在。屢攀躋。乃見樓閣枕藉。旣入寺。陟一重堦。陰風凜然。至白雲梯下。酌清泉。時月漸升林。坐喬松下。快譚。乙丑。登白雲梯。過大銀杏樹下。樹亦千年物。記萬曆癸巳歲來遊此地。甚嘆茲樹之奇。故予有南唐今日樹長生之句。今十七年矣。登殿禮如來。西行至禪堂。憩關公殿內。閉門看塔影倒垂。予殊不訝其奇。以佛法廣大。不足奇也。歷層級至辟支洞。洞甚陰森。其殿已頽然。西望江如積雪。此中微加點綴。實爲山

中第一勝也。東過留雲閣。穿老松中。歷石磴半里許。至文殊洞。頗暑憊甚。甫入洞。涼心骨。予夜夢一法師講法華經。至予少經一部。予出金請經。會文殊洞中。久不燃燈。予因施數鑽。因念此中酷暑。內時時作秋色。便可居此度九夏也。至方丈。僧請看歷代祖師像。多恢奇肥碩。時暑極。僧曰塔上可避也。由方丈東行數百步。得塔。凡涉一層則漸涼。抵層顛。風勢襲人。等風穴前。望巖花巖如在几席。右則長江帶之。左望山口。人家田疇。林陰水色。令人作栖隱想。後則山松鬱然。時露怪石。峻峻有媚趣。久之乃下。至一僧舍。據山水之勝。烹茗少坐。尋白雲梯。出山門高嶺。上看大江落日。亦一雄快。月色冷冷。歸歛。丙寅。緣牛首山嶺。走祖堂。牛首不見前山秀色者。以祖堂一嶺爲之障也。過嶺從寺脅入。息于閣中。至山門。涼風襲人。走巖花巖。入洞少憩。登方丈閣。上望牛首。青豆之舍可數也。飲後。登山。過伏虎巖。其上有閣。亦可坐。江雪逾近。歸歛閣上。月色出萬松中。清絕。癸酉。返石頭菴。與金髻別。予走金山。移至舟中時。畫舫新修。甚淨。岸上竹樹陰翳。涼風乍起。久不宿舟中。不知其樂至此。甲戌。發舟。抵燕子磯。登燕子亭。罡風吹衣有寒色。下逾溪。至弘濟寺。兩山夾處。風尤厲。息于天王殿前婆羅樹下。



樹與燕京西山臥佛寺正同。其種皆從西域來者。閣正對西。斜陽爍巖石。浪光晃耀。至山門前。近一中貴墳。有石路可坐。乙亥。往游栖霞。途中黛色層疊。包絡田疇。入山穿喬松巉石中。息于蒼麓禪室樓後。開窗見斷巖有落勢。躡山徑過石梁。尋中峯。澗道幽清如故。而山石稍加穿鑿。略損其致。至乳泉聽泉。下至千佛巖。巖架以閣。重牆圍繞。甚壯麗。酌品外泉。過方丈。入大殿禮佛。時日如炙。急往覓天開巖。息于珠泉。過般若臺。坐叢桂下。行亂石澗邊。石多如太湖者。喬松夾道。遠望巖壑。了不可測。抵巖。巖石巉巖。數月前忽中裂。一片塞路。爲好事者刻禹碑。作一石牆寘之。歸納涼于白蓮池上。時白蓮盛開。香風滿一山。暮宿山中。丙子出山。至黃家渡登舟。丁丑過儀真。黃天蕩。水勢洶湧甚。午抵金山。萬派爭流。一拳孤峙。息于水月樓。登妙高臺。風禱際天。簸蕩川岳。東望大海。水氣浩白無際。信哉。大地皆水輪持也。予謂游侶曰。聞江深五里。則山之出水者無幾。其果本豐而未銳耶。抑上如荷葉之浮。而下如荷柄耶。往聞之故老云。昔有一小沙彌。面如髯。喜入水。或經晝夜不出。偶一日沉江底。以手搖山柄大動。山上人皆驚。訊之。始知此沙彌所爲。衆詬之。遂入水去。相傳爲龍沙彌。由此觀之。山

下信如荷柄。經江水千萬年洗磨駭蝕。必有奇竅異色。待滄海揚塵時。來一觀之。當不減碧玲瓏耳。第以一柄載。豐顛樓閣。磊珂其間。江水怒濤。日夜剝削不休。而海風常如毗嵐。晝夜噓吸飄搖。恐荷柄忽折。將奈何。予急挂帆行矣。頗爲山中人危之。遊侶張目視予。予笑。方悟其謔也。下至山門。見前有亂石浮水上。相傳爲郭璞墓。按金華楊氏洞天記云。中國洞天。名不載于籍者尙多。金山龍遊寺。其一也。昔張安道守滁。入琅琊山藏經院。得木匣。乃楞伽經也。見經中字跡。忽然汗下。了知前生。是知藏僧寫經。未終而化。遂續書其後。字跡宛然。無異前生。乃付子瞻鑲行。子瞻居此。與佛印元公同校入梓。名曰再生經。今繡經室猶存。夜坐水月樓。取泉水煮茶。中冷泉原在江心。此山上井中水也。正宜出慧泉下。蓋以中冷爲第一者。乃劉伯藹耳。陸羽所品。首廬山康王谷水。簾水。而居南零第七。故謂慧山爲二泉者。但次唐王谷水。非次南零也。羽別水有神識。豈伯藹所敢望。當以羽言爲正。張又新刺永嘉時。過桐廬江。至巖巒。以茶試水。甚佳云。去揚子南零甚遠。至永嘉取仙巖瀑布用之。亦不下南零巖灘水品。最殿皆勝南零。則呼爲第一泉者誤矣。真南零尙然。况井中水哉。山僧遺以鼓。予笑。

曰。憶子瞻齋廚法鼓之句。則金山鼓自元公以來有之。然元公道法不傳。而鼓法獨傳。可謂善轉食輪者。或云。陸機所云。末下鹽鼓。卽此。殊未通也。則其來更遠矣。戊寅。步迴廊下。欄外滂湃者。卽蜀雪也。遍覽墓間詩。惟張祐孫魴二詩。真成獨步。予謂祐詩實遠過徐凝。而不見取于樂天。惟杜牧之守秋浦。酷愛其詩。祐不應招。辟老于曲阿。性嗜水石。蓋詩人之有骨而有致者。而唐書不爲立傳。殊可恨。魴江西南昌人。畫工子也。七月初一日庚辰。移舟京口丁卯橋下。許渾別業近此橋。故以丁卯名集。壬午。飲于甘露寺旁竹園中。竹氣含雪霰。令人憶貧簷谷也。暑甚。不及登山。甲寅辰。過丹陽。舊以此地卽楚丹陽。誤吳。楚丹陽今歸州。是至蔣墅。賀中祕虛谷。及令子函伯邀遊篁川。去市可里許。踰平疇。行柳巷中。始至園。園內彌望皆水。周遭可三里。中因島嶼爲樓閣。過小鑑湖。岸上莖水色澹澹。數折入柏巷。抵霞標閣。閣外皆植桃。故以霞標名。後軒臨水。水外長堤多植梧桐芙蓉。開窗則游魚漾泳。好鳥和鳴。閣下頗清涼。復循故路。至小鑑湖畔。泛小樓船。過月榭。遠望朱欄。若魚網曲折水上。過橋登鑑閣。罡風襲衣。閣下小飲。寘酒。樓船夜泛。乙酉飯後。以暑甚。暫移行李入篁川。遂居篁川之霞標。

閣下樓畔左右。有讀書室數楹。開軒則水氣浸几案。意甚樂之。戊子清坐水軒。晚泛舟湖中。飲于鑑閣前橋上。予曰。可名爲宛轉橋也。入夜。水色月光。澄湛朗徹。壬辰。天氣澄清。棹小舟。從霞標閣右軒登舟。沿堤碧梧翠柳。紫微花處。處爛然。半里許。過第五橋。涉桃花渡。又里許。至篁川莊。門迎流水。中有祕室畫閣。可居眷屬。循莊右掖行曲篔。復回棹。穿小橋。入湖中。望鑑閣峙水心。過月榭。及大石橋。適曲篔至霞標閣後登岸。乙未。始憶今歲有計偕之役。孝廉船。已西北上者。念吳越山水。非草草可了。宜割愛以俟後來。暑氣未減。姑靜坐篁川。以俟中秋後。取道入都。志旣定。乃發鳧舟還楚。蓋漕河不宜此舟也。囑舟人及還楚。僕從曰。此去都門。得失未可必。然閒則可必也。謹視吾舟。桃花水生。吾攜吾閒歸矣。丙申晨起。風和氣爽。開水軒窗。百舌弄聲。游魚穿窗下。甚適。月上。飲宛轉橋。摘露桃食之。庚子。過秋水亭。息于石橋。往蓮花渠觀蓮。小僮下摘蓮房。回登舟中。水風冷冷。癸卯。獨登舟。舟在垂楊中。水風甚爽。令童子解纜。聽其蕩漾。俄近小嶼。上有亭。綠葉朱欄。若織。登亭少息。涼乃不如舟中。復入舟假寐。醒見紫薇花點綴水邊。大有幽致。歸霞標閣下。取剩飯飼小魚。皆聚軒窗下。吸取。以紙投

卽棄去。甲辰。泛舟至鑑閣。閣後皆垂楊。對宛轉橋。島嶼攢簇。周遭一鑑。不知出路。自此日始。偶拈帖括。失其閒趣。心境相違。一病苦甚。幾不能全其軀矣。至八月初十日戊午。病稍間。往京口問醫。出篁川門。見禾穗穰穰。較一月前所見。稻花香撲鼻矣。久靜。忽舟行頗適。入暮。月色入舟。天氣漸涼。辛酉抵鎮江。居甘露寺。按甘露寺。乃唐寶曆中李衛公建。以資穆宗冥福。時甘露降茲山。故名。舊有多景樓。面山背海。爲天下甲觀。五城十二樓。不過也。會昌五年。毀天下寺宇。此寺以祝釐得不毀。晉及六朝畫板。俱移其中。其藏經是六朝人書。卷尾列晉王總持名。煬帝字也。平江南鳩集于寺。題跋具存。李衛公祠。有手植楡。宋哲宗元祐間。盡燬于火。江南從此遂絕晉筆。所存者惟衛公鐵塔。及米元章淨名齋耳。後屢加修飾。莫還舊觀。今日江山如故。而荒落尤甚。訊淨名齋。亦迷其迹矣。元章時。寺有仲宣長老。與之爲禪友。蔣穎叔亦以詩相往來。當是了元一輩人。而此中無知者。壬戌。上北固。過天津泉。從右腋屢陟。至山門。見大江浩浩。風帆往來。金焦孤峙水上。至殿前。山疊疊。大江出其右。瞻禮後。至三山閣。實爲一山勝處。白水綠洲。平疇稻畦茸茸。左至石亭。得江最多。晚風甚勁。或曰。此長潮風也。

近夜月尤晶明。以與水相遭故。癸亥復登山。山門題榜爲天下第一江山。晉陵吳踞筆。踞南宋人。書學米老逼真。畫亦然。所著有雲壑集。坐凌雲亭。見稻田如掌。引大江。水成渠。曲折塋間。垂楊覆之。甚可泛。風勁甚。出寺門前。若大堤。竹箭叢生。其下半里許。至前山。如象鼻迴繞。尋舊路歸。散步鳳凰池畔。依山頗有湧石。雲裳霧裂。類假山。卽狼石處也。穿槿籬歸。是夜爲中秋。月不明。數月內天旱無夜無月。至中秋人人思賞清輝。而月色却爲雲揜。知乃如意未可易得。甲子遊鶴林寺。寺久廢。陸尙書五臺諸公復。知東坡和刁景純柳子玉光字韻詩。皆嵌牆上。景純名約。家有藏春塢。子玉名瑾。子瞻姊夫。亦能詩。又見孫覲岳珂書。覲字仲益。晉陵人。曾見其所作華山記。湖山記。皆佳。又有子瞻草書。止七八字。甚類醉翁亭記筆法。蓋老坡法薄醉後。放筆能爲此體。惜不全耳。其中宋元蹟頗多。高宗書七佛刹。尙存其一。字頗類魯直。過古竹院。卽竹院逢僧話地也。竹色甚蒼翠。前山名黃鶴。宋書爲黃鶴。一名戴公山。以戴公若居此。宋武帝所云。東巡當宴戴公山下者也。子瞻遊鶴林詩。有戴公山下野桃香句。其跡甚明。史稱竹林甚美。卽今竹院。人因李涉竹院僧話句。遂謂竹院始此。而不知卽戴公

竹林精舍也。修一統志者不列之。流寓于黃鶴山下。都不著其事實。近輯廣輿記者亦不載。夫戴公隱德。琴心所之。山川生韻。鄴道元等尙取以文楚中之陋。而此中係栖息之地。乃不一表識。可笑也。江左慧人多在建業。京口已自寥寥。復堪遺耶。其右爲濂溪書院。中有小蓮池。可少憩。昔米元章愛此中松石沉秀。願死後作寺伽藍。至易簣時。故像頽毀。後人因而奉之作袍笏像。予謂衆香國裏來。衆香國裏去。此等去來。當是淨土中人。恐不止作伽藍也。意者菩薩護法。無所揀擇歟。日未下春。將取道往招隱。覓黃長睿學士釜鬢。記之僧云。此中已久不識矣。長睿名伯思。邵武人。學問淹博。著有東觀集一百卷。今東觀餘論。乃其片甲。深通禪理。跋竇王論有深解。臨終修念佛三昧而化。葬于往隱山麓。李伯紀誌其墓甚詳。大都與米顛相伯仲。而精核過之。書法初倣歐虞。後出入鍾王間。亦當不遜米者。今元章之跡昭然。而長睿藏舟處竟不可尋。與戴仲若隱居同一湮滅。非二公之不幸。乃江山之不幸也。他日有緣。于此處立精舍。以祠三公。爲江山補此闕典。當令過此者。三日猶香。數日來所交對者金焦。而神交者戴仲若米元章黃長睿也。是又一快也。丙寅。往游焦山。風勢大作。山予舊遊。

有野意。大勝金山。獨蘄簡銘之疑未決。欲親往勘之。蓋此銘諸家所聚訟。以爲王右軍書者。蘇子美也。以爲顏魯公書者。歐陽公也。以爲顧况書者。沈存中也。以爲陶隱居書者。黃長睿也。以爲諸公皆非。而別有隱君子書者。董道也。惟黃魯直斷乎以爲非右軍不能。謂爲天字之祖龍爪遺法。歐薛顏柳諸公。僅得其髣髴。津津乎不啻口出。魯直于書學極深。似有可憑。近世名士。以爲據茅山志。顧况居菖蒲潭。自號華陽真逸銘。字是况無疑。不知銘石後。有貞觀王瓚書。已學其體。况去貞觀年尙遠。何得先有此書。安知修志者。非偶據書銘之說。而定其號耶。百聞不如一見。今風色如此。其緣又慳。可嘆也。或曰。此時水未落。銘石亦不可見。遂唱返棹。丁卯覓舟往維揚。束裝上公車云。鳧史曰。甚哉。名網之嬰人。而長往之難遂也。吾媿沉鳧矣。雖然。冷冷煙雲。南北何擇。求不失吾聞而已。遊程勝友。多海內名士。別有籍。故不具書。

### 遊石首繡林山記

大江自三峽來。所遇無非石者。勢常結約不舒。至西陵以下。岸多沙泥。當之輒



靡。水始得遂其剽悍之性。如此者凡數百里。皆不敢與之爭。而至此忽與石遇。水洶湧直下。注射拳石。石岿岿力抵其鋒。而水與石始若相持而戰。以水戰石。則汗汗田田。鬱鬱訶訶。劈之爲林。蝕之爲窟。銳之爲劍戟。轉之爲虎兇。石若不能無少讓者。而以石戰水。壁立雄峙。怒搏健驚。隨其洗磨。簸蕩之來。而浪返濤迴。觸而徐邁。如負如北。千萬年來。極其力之所至。止能損其一毛一甲。而終不能噬骨理而動巖齧。于是石常勝。而水常不勝。此所以能爲一邑砥柱。而萬世賴焉者也。予與長石諸公。涉其顛。望江光皓淼。黃山如展旆。意甚樂之。已而見山下石磊磊立。遂走磯上。各據一石而坐。靜聽水石相搏。大如旱雷。小如哀玉。而細睇之。或形如鐘鼎。色如雲霞。文如篆籀。石得水以助發其妍。而益之媚。不惟不相害。而且相與用。予歎曰。士之值坎壈不平。而激爲文章。以垂後世者。何以異此哉。山以支德娶孫夫人于此。石被綈錦。故名。其下卽劉郎浦。是日同遊者。王中祕季清。曾太史長石。文學王伯雨。高守中。張翁伯。王天根也。

遊龍蓋山記

邑南郊外。山如龜背起。至龍蓋始極尊特如象蹲。予與遊侶數人。插絰緣其鼻而登其顛。近帶江流。遠視華容東山。玄石諸山。如篋墨。昔張岳陽謂此中禪堂。道冠天下絕境。今觀其沉沉盤鬱。信然。藏廟側有李衛公祠。公征蕭銑時屯兵處也。公提兵從陝州攻江陵。不踰時銑卽面縛。未嘗頓兵此地。豈南下嶺南桂管取道瀟湘時耶。公爲唐元功。此其繡矢。其後平公拓破頡利。擒吐谷渾。事業日盛。恩寵亦極。文宗時。其五世孫彥芳。上家藏遺物。及詔書。其一爲平蕭銑時所賜于闐玉帶十三勝。七方八刃。各附環。以金固之。其函內有詔一紙曰。有晝夜視公疾。大老嫗遣來。吾欲熟知公起居狀。權德輿常讀太宗手詔。至流涕曰。君臣之際。乃爾耶。想見草昧用人。同心同德。景象人臣。何以不思盡力。然公于神堯時。尙存告變之嫌。方兵次陝州。非許紹力請。亦以逗留死矣。功名之際。可畏哉。公平定江南。以寬大行之。于此地有恩澤。法宜祠。與今黃山祠謝晦。梁山祠梁松大異。而廟宇頽然。可歎也。山左下有徑路。可達石頭庵。庵卽予禪友冷雲隱處。冷雲居中。即柳浪最久。學已有所入。未五十而亡。萃坡蕭瑟甚。可念。庵後見南山。亂石一壁。石浪滂湃亦佳。

### 石首城內山園記

繡林之巔枕江。其趾坦迤。半在城。故背城而居者。其後背有山可眺望。長石宅後。卽爲山。陟其顛。則兩山峯巒列髻而出。江流晶晶其下。有石楠一株最古。取以名其館。草萊叢生。甚朴野。然實爲覽矚勝處。其右數十家外。得王太學養誠園。中有亭。望南山草木了了。其後最近繡林之顛。遊人鬚眉可見。而水石相搏之聲。淙淙入耳。其中石骨披露處。鐵壁繡苔。饒古意。其右數十家。外爲王中祕季清園門徑。有方塘。貯水可十畝。老桂數十株。半山有亭。壽簾一大壁。作殷紅色。不以碧綠。盤石一具。可弈。有石洞可容數十人。今封閉未敢開。由洞外登山。松下怪石鱗鱗。望龍蓋最近。江流益闊。帆影可攬。夫城市衢比之地。得數畝種花竹足矣。安望有山。卽有山亦未必與水相湊。而今者大江復浩然繞山而出。不杖履而具登眺。飲食起居。與山水相偶。此亦有異福。予家公安。爲水所嚙。不適有居。而先世村落。又與此相近。中郎方卜居沙頭。予謂不若此地之富烟雲也。入都當細商之。萬曆戊申仲冬朔日。

## 過真州記

真州卽古白沙地也。城濠帶引。白波晶耀。極可泛。萬曆戊戌。予曾客此。詢舊遊。半已化去。城中有寺。曰天寧。內有浮圖。爲尉遲敬德建。下有僧舍頗潔。門外茂樹十餘株。舊與吳興臧願諸。閩人謝在杭。同納涼其下。文酒賞適。甚快。題曰嘉樹林。墨籀如新。已十二年矣。後殿有井。卽東坡井也。東坡宦轍屢次真州。欲往陽羨。皆不果。初自黃移汝道。出南都。晤張安道。以二生經授之。託以流布。是時方上書。乞居陽羨。住真州。俟命爲書此經。內有禪室。卽其書經處也。得旨一月後。登州之命旋下。未得至陽羨也。僮耳北還。子由已定居許下。不欲老年兄弟復作兩處。再次于此地。令人往陽羨鬻田。東北行裝。而商之程德孺輩云。相忌者多。北行漸近。都門必不得靜。以此遂定。計居陽羨。霜露愷至。卒于常州顧塘橋之孫氏宅。竟亦未得至陽羨也。田間之樂。託之空言耳。悲哉。子瞻云。老境兄弟不得相聚。此天也。吾其如天何。但此行避害省力。於計爲得。予謂當深文刻責之。時士大夫動以唇吻得過。多難畏人。固其宜也。然使放歸陽羨之命下。卽

高臥不起。約子由爲長往計。則夜牀風雨之樂。可以再尋。何至作撓榔樹下人哉。比之後來。更覺省力。惜乎不早決也。大士閣內所供伽藍。爲昭明太子。訊之。都不知其始末。蓋此地近建業。于時南朝剎宇。最盛青宮。或有勝願。未可知也。與鶴林寺米顛。共是慧業文人。正堪作對。出寺數百步。爲學舍泮池。極皓淼。原爲資福寺基。十年前一長令。奪以爲學。後來頗有異應。予不欲言之矣。鳧史曰。予去此十餘年耳。昔年素封之家。夷爲窶人。喬木漸摧。亭臺異主。游雲幻變。豈待華表鶴來也哉。可歎也。

### 南歸日記

庚戌春。試事旣畢。形神俱憊。念沉沉一鳥。何所不適。而自苦如此。會中郎予告。還楚。予遂附之而南。時二月廿四之庚午日也。客有留予候捷者。予曰。捷則書負已畢。撤遊方始。若其不捷。登山涉水。亦無害也。驅之出春明。憩于盧溝橋。莖西山及翠微諸山。猶帶殘雪。冰泮。水涓涓流。據志。其下卽古桑乾水也。考桑乾發源馬邑之金龍池。百斛泉。至盧溝會于天津。盧溝河出太原之天池。伏流至

朔州馬邑。從雷山發爲渾泉。會桑乾河。則桑乾盧溝。派同源異非一水矣。桑乾出馬邑洪濤山。水經名濤涪水。又名渾水。大都燕之水。多發源于晉。而歸于瀛。晴則穉流可揭。雨後奔雷轉石。不可以舟。寔梁亦多衝擊。惟此橋以全盛之物力爲之。壯麗堅固。昔人謂趙州石梁。望若初月出雲。長虹飲澗。予謂今盧溝足以當之。止梁鄉敝郵寒甚。辛未雪大作。次于邑。壬申冒雪行。過琉璃橋。可三里許。其下卽古所云聖水也。按水經注。聖水出上谷。東經玉石山。過梁鄉縣。經羊頭阜。合于涿水。桃水。至河間入海。一統志則云。自房山龍泉峪。流至霸州。入拒馬河。而予曾考會典所載。琉璃河自磁家務發源。潛流地中。至梁鄉。東入渾河者也。詳核莫如國典。當以爲正。止涿州。得賢書報被落。初顏不快。久之稍定。予謂中郎曰。昔陶弘景四十內期。作尙書郎。蹉跎不得。遂隱居茅山。今弟年亦四十餘。升沉之事。已大可見。將從此隱矣。中郎曰。自汝兄承乏此官。人見其熱。予但見其苦。方知嵇康王徽甚近人情。大人在堂。勢難遠遜。故園青溪紫蓋之間。當與汝詩蒨而老焉。行矣。力復甚懣。按涿州。卽古涿鹿地。黃帝與蚩尤大戰處也。或云在今朵顏三衛之地。未知孰是。此地有展臺。乃燕昭展禮下士處。與黃

金蘭馬之臺。並爲禮賢勝跡。爾時招徠方士。無遠不至。不欲令諸侯之客。伺隙燕邦。故修建下都館之。南垂展臺獨處。其南于蹟爲核。易水之上。又有昭王求僊臺。三峯騰雲入霞。合煙罩霧。雄心大略。不惟規還故鼎。並欲冲舉霄漢。爲穆滿之後勁。作祖龍之前茅矣。城東數十里。爲督亢陂。茹軻所齎之圖也。昔時號爲神臯。他邦豔之。故以爲秦餌。癸酉。雪猶不止。止定興。甲戌。雪霽。西莖山色甚秀冶。卽上方紅螺巖諸勝。止安肅。乙亥。風大作。官道頗多楊柳。如巷陌。冰枝凍榜。宛似郭河陽鳥爪畫。午抵保定府清苑縣。古上谷地也。以境內有清苑河。故縣名。漢爲樂鄉地。高祖封樂毅後于此。宋初爲保州。置林木以限胡。蓋永平北接三衛。南濱海東。迫朝鮮。爲京師左掖。保定控制飛狐倒馬。聯絡紫荆。負居庸障西山。帶易水爲京師。右掖實號雄輔。近城一舍。有郎山松山。髻立穎峙。松梵相和。丙子憩涇陽驛。止慶都。拜堯母墓。墓如崇阜。正方登其顛。莖一城如小孟。西北諸嶂墨布。則唐縣完縣山也。予舊閱靈臺碑。堯母冢。又在山東濮州。地名成陽。帝王世紀曰。堯葬濟陰成陽。今濟陰小成陽。俗嗒囚堯城。正其藏舟處地。里志云。成陽有堯冢。靈臺南一里爲堯母。慶都陵稱曰靈都。水澤通泉。出印頰。

魚。西五十步。爲中山夫人祠。堯妃也。漢延光四年。祠唐堯于成陽。歷代多于此祠堯。的然可據。予謂成陽爲堯陵。無可疑者。然冀方爲堯。始封地。故其母葬于此。靈都之跡。緣堯冢而附會者也。若許慎謂堯母爲天帝之女。寄伊長孺家。年二十九。無夫。出觀于河。赤龍負圖而至。遂孕堯。夫堯爲帝嚳子。豈云無父。復以其事影響于漢。蓋漢儒好圖讖。喜作幻語如此。三月初一日丁丑。過清風店。涉黃河。河發源靈丘縣山谷。經此流入懿水。一名倒馬關。水憩定州。古中山也。至州學觀子瞻雪浪石。黑質而白章。奔騰如浪。或以蓮花盒。周遺刻銘。字未經摹。神理甚完。記書銘時。爲哲宗紹聖元年四月二十日辛酉。至閏四月初三日。卽有英州之命。連謫惠州。涉海外。流離顛沛。從此而始。可爲一歎。公旣被謫。文字皆遺廢。雪浪之名。曠而不聞。至元符末。始有儂耳北歸之命。明年張芸叟守中山。方葺治雪浪齋。重安金石。作一詩寄公。而公於是年夏謝世矣。芸叟卽摘郴州印碧蓮藕根。以詔北人者。亦一韻士也。旁有槐。中空外裂。亦數百年物。前廡下刻王摩詰竹。又有雪庵書。亦言詩元至正大德間。有僧雪庵。以大字楷書名世。其臨蘭亭。爲牟大理。趙子昂所賞。予曾見其所書茶榜。頗倣子瞻。過劉



禹錫陋室。漢景帝子封中山子孫。世爲中山人。卽禹錫之鼻祖也。後其七世祖名亮者。爲元魏冀州刺史。已遷洛陽。則子孫不復居中山矣。唐書于禹錫傳中。止云自言系出中山。不言其生長此處。意陋室者。後人追作之也。止新樂。戎寅。過趙清河蓮花店。店爲水圯。舊見芙蓉滿溪。今併無水。憩伏坡驛。止真定古恆山郡。漢避文帝諱。改常山。城中空闊如郊野。天寧閣有大士像。高七十餘尺。庚子歲。曾一至。前有殘碑。覺文字奇麗甚。似六朝人筆。日已暮。不暇遊郡。背恆嶽。面滹沱。故舊以名。昔石晉棄茲嶽。契丹宋不能復。而託辭于飛石。以文其陋。今嶽已屹然內地。而祀典猶襲曩制。殊無謂。弘治時馬端肅公上言。嶽故在渾源州。卽當從渾源以祀。而倪文毅在禮部。不能從。說者以爲恨。予客雲中。曾往遊焉。飛石遺穴尙存。十餘年前。有好事者。往曲陽量之。穴與石不差分寸。亦甚可異。五嶽惟北嶽不易至。予少時卽得遊。而餘四嶽者。至今缺然。再蹉跎則少文。臥遊之期近矣。今幸而聞歸去。卽首至朱陵。決不食言。此郡城郭。規制亞于神京。說者謂京師多有四輔。大略宣府爲北輔。永平爲東輔。保定爲西輔。而獨無南輔。河間臨清太遠。非真定烏足當之。第以宣府保定諸處。皆宿重兵。而此地

獨誦防衛。稍宜增兵。期過矣。夫保定等迫塞上。故多建衛。屯兵真定。去塞遠。去河南山東近。猶之腹內也。非屬要害。何必養兵以疲民。先朝自有深意。非書生所知。己卯渡滹沱。周禮曰。滹沱。又古文或作亞沱。秦詛楚文中所云。亞駝大神。卽此水也。黃伯思謂卽秦之烏氏。而董道據顧野王之說。以爲在靈丘。且云。一名灑水。乃九澤之一。則是以灑水爲滹沱。其謬妄可笑尤甚。夫灑水之源。在大同渾源州。恆山南七十里。合溫泉水。至定州。與倒馬關水合。正野王所謂出于靈丘者也。滹沱之源。在今太原繁峙縣東北三十里。秦戲山。俗名小孤經。曰秦戲之山。無草木。多金玉。滹沱之水出焉。其源相去千里。何得混而爲一。或曰秦之乞靈。必于封內。自穆公十一年已取晉靈丘。灑水在焉。因而致詛。似亦有據。予曰。王官涑川。久屬秦封。滹沱所經也。何必靈丘之灑。野王等疎于地志。不足憑也。夫此土滹沱爲川。配之恆嶽。豈云細流。桑欽作水經。于濡易等水。皆所不遺。而獨遺之。尤所不解。若其赫赫神靈。能符合堅冰。以應帝王。比之巽流分風。亦何以異。秦詛雖譌。蓋亦有故。然詛楚未幾。絕秦亦至矣。過蘇味道故里。眉山之蘇。實源于此。故子由以名其集。止樂城。春秋甯武子舊封。庚辰過廉頗里。

憩于趙州院。有吳道子畫水壁。洶洶作奔屋之勢。凡畫水者。手捫似有污隆。俗筆皆然。此或各手臨摹耳。院舊以大士名。亦云東院。卽從諗師說法處也。師曹州郝鄉人。姓郝氏。童稚時。參南泉。已能作孟春猶寒語。早歲卽登壇說法。而諸方傳有八十行脚老而有疑之語。不知出何典故。雖云疑而悟。悟後復疑者。入理之常。然非所論於趙州老人也。當再考之。出城過石梁。飛虹跨水。舊爲名勝。昔僧問諗師。夕向趙州橋。到來但見掠竹。師云。汝見掠竹。不見趙州橋。掠竹以木橫水之名。一名權。書作略竹。今傳燈作掠恐誤。過王莽城。止柏鄉。古歆邑。是日有饋南和刁酒者。清冽如泉。當爲北酒中第一。予盡一小甕。中郎飲一盞。頃之已醺然矣。春已深。今日方見嫩柳綠莎。江南之興勃勃。辛巳。風大作。揚沙道中。民多菜色。見臨城界石。卽子瞻所云。南還必返。從臨城道上望。西山草木。可數者也。西山卽太行。今日沙霧。不見秀色。殊可恨。止內丘。壬午。風愈勁。礫石皆飛。中郎極言太子叢之勝。卽蓬鵲山也。一名龍騰。相傳扁鵲將號太子採藥于此。故名。天色陰霾。不果遊。止順德。古邢地。項羽立張耳爲常山王。居信都。更名曰襄國。正是此地。五胡石勒都焉。依太行阻漳水。石季龍於此起大武殿。基高

二丈八尺。以文石絳之。下穿伏室藏衛士。皆漆瓦金鑄。珠簾玉壁。又起靈風九殿于顯揚殿後。實以妖冶。今皆迷其跡矣。癸未過宋瑯墓。碑爲顏魯公書。今不存。客曰。世傳宋廣平梅花賦。得徐庾體。曾見否。予曰。此賦於宋時已不存矣。昔廣平沉下寮。作此賦。呈蘇味道。大爲延譽。馴致通顯。唐皮日休酷愛之。擬作桃花賦。今賦具存。殊俚俗無致語。恨不得廣平賦讀之耳。昔宋史慶長遍尋之。唐人制作中。如姚鉞所編唐文粹。蜀本唐三百家文粹。唐七十家大全集。及文苑英華。唐人花木音樂賦十餘卷。皆不得惜哉。例知古人制作。不傳者甚多。如王口口稱薛收白牛溪賦。嵯峨蕭瑟。揚班之傳。無功自口口。褚可居賦。仲長先生爲可與白牛違類。而皆不傳。雖然。廣平等皆不藉賦以不朽者也。而賦且藉之以不朽。故梅花賦之名存。則梅花賦存。今賦之存者甚多。而不如此三字之常入人耳也。則謂賦至今存亦可。過沙河。積沙如雪。亦名潞水。至鷄澤與洛水合。是日始見含萼桃李。渡洛水。源出太行山。至鷄澤。與沙水合。皆入滹沱。止于關。唐建中中李抱真大戰田悅處也。飲洛酒。比刁酒清而少腴。甲申。風日清和。歲儉甚。游女多攀楊柳。采其苗。憩黃梁祠。壁詩多作醒時。亦夢時語。殊可厭。昔爛

柯以淹爲速。黃梁以速爲淹。此於至理。亦極有會。止邯鄲。登叢臺。趙都也。昔信陵救趙。邯鄲釋圍。觀魯連不受帝秦之賞。則先生未去趙也。信陵于此時。級級尋毛薛。而於先生不聞有投分之語。何哉。豈蹤跡孤清。不可致耶。抑信陵交臂而失之耶。此地春秋六國時。饒冶女。莫不吹竽鳴瑟。清歌妙舞。以徧入諸侯之宮。而不韋遂由之以移嬴祚。予謂不韋入姬于宮。至大期始生政。大期者十二月也。豈有入宮十二月始生子。而猶謂其自呂生哉。唐虞之佐其後世。代有天下。而發祥于祖龍之身。天之所興。豈可倖得。如以牛易馬之說。史邇謂沈約故造奇說。以誤前代。而元行仲推尋易馬之讖。乃魏昭成帝名犍者。實繼晉後。與元帝事無關。著論明之。此則暖微不實之一驗也。呂之猾。姬之汰。政之酷。固宜得此語。而白帝之子。亦天所授。不可以誣。故不容不辨。昔讀伽藍記。載仙隱趙逸之言云。自永嘉以來。二百餘年。建國稱王者。十有六君。皆游其都邑。目擊其事。國滅之後。觀其史書。皆非實錄。以此例知。編冊所載。袞則萬善畢集。鉞則衆惡咸歸。未可盡信也。日暮閒步城中。滿目咸施。不聞寶瑟。但啞啞聽柴車聲。因思古今異時。乃爾。然則今之廣陵。庶幾古邯鄲乎。乙酉入中州界。稍見岡巒。揚

柳垂絲。桃杏盛開。止磁州。舊滏陽。以地有鼓山。亦名滏山。故名鼓山。上有二石如鼓。相傳鼓鳴則有兵起。一名神鉦。金胡孺鼓山。常樂寺碑。載高洋駱駝入山。取尺八等事甚幻。寺名竹林。爲聖僧所居。亦猶匡廬之竹影寺也。天地大矣。不足深論。丙戌道中崇阜相望。相傳魏武疑冢凡七十二。渡漳河。漳源有二。濁者出上黨長子縣。西發鳩山。從林縣入境。清者。出上黨沾縣。大鵬谷。亦名鹿谷。從涉縣入境。俱合流。經臨漳館陶入衛河。諺云。走馬渡漳河。言水來之速也。此水西門豹史起。引以灌田。魏武攻鄴。以之圍城。及都鄴後。引水逕銅雀臺下入城。東注爲長明溝。石季龍于鄴正南投石于河。以起飛梁。費千億萬。而功卒不就。亦水至駛急故爾。憩豐樂鎮。止彰德。卽魏都也。後趙石虎。前燕後魏北齊。皆都焉。操因漢祚。本都洛陽。以謙爲先人本國。許昌爲漢所封。長安爲西京遺迹。而鄴爲王業本基。故並脩飾如陪京者。號曰五都。以備巡幸。三臺者。一曰銅臺。二曰金虎。三曰冰井。洛陽有銅雀。鳴則天下大稔。臺名或取于此。昔小陸案行至此。與兄平原書云。臺上奇變無方。常欲問曹公。使賊得上臺。而公但以奇譎避之。若焚臺。當若何。此公似亦不能止。予謂如曹公者。天縱以奇譎之機智。已如

抱于將大阿于肺腑。而屬天下多事。死生存亡。判于呼吸。日耦此境。以淬洗而磨礪之。故其寒芒。迫之愈生。鍊之愈熟。不惟用之戰勝攻取之際。卽生前遊覽。身後釜鬻。亦皆嚴爲備而密爲防。如三臺之跡。陽登眺而陰爲險阻。至異代猶云。鄴有三臺之固。則其營綜之妙可知。第考其一生之始終。要皆巧于營臺類也。皆知有營臺。而不計有焚臺類也。曹公營臺者也。司馬懿焚臺者也。司馬懿營臺者也。五湖焚臺者也。天地間陰陽而已矣。陽爲德。陰爲機。合之乃成。偏于陽者。能方不能圓。能顯不能晦。往往機事不密。以害及其身。偏于陰者。疑鬼疑神。九天九地。傷宇宙之和。來造化之忌。故雖幸而集一時之事。而赤族滅門之禍。不旋踵而隨其後。曹公雖譎。尙存微陽。故時有敗露。如司馬懿者。狡獪宿成。而又日與曹公周旋。密窺見其手眼。若光魄青藍。陰乎其陰。雖曹公亦不能出其彀中。真可謂千古神奸。然兩家子孫。不數傳而盡汚刀砧矣。營臺焚臺。鍊于轉盼。天道恢恢。可畏也哉。石季龍初承石勒之業。居于襄國。其後移都于鄴。增飾三臺。更起臺殿四十餘所。若赤橋紫陌之宮。翡翠玳瑁之樓。閣道相屬。連蕪接吻。徙洛陽鐘虞九龍翁仲銅駝飛廉之屬于鄴。其意亦未嘗不爲後世計也。

然而積穢盈惡。罄竹莫書。竭波難洗。死之後。十三子二十八孫。身首皆分。無一存者。此不過梟鏡耳。又出曹馬下矣。往年過此。有顯貴人出一瓦相示云。是銅雀。視之則屢物也。銅雀瓦。工人姓名。皆入分書。非俗筆。極易辨。因與論古瓦。可爲硯者。銅雀前已有羽陽宮瓦矣。其後多東魏北齊物。而不知者。概云銅雀。瓦有二曰筒瓦。曰板瓦。皆脂以胡桃。光明不辭。其上有細紋。爲琴紋。鉛粉和泥。久之錫花見。故其上有錫花。又有古磚。亦可爲研。大者方四尺。上有盤花鳥獸文。千秋萬歲字。其紀年非天寶。則翼和。蓋東魏北齊也。近時東魏北齊物。亦不可得。况銅雀乎。蘇易簡作硯譜。以青州紅絲石爲第一。而列銅雀古瓦研于下品。卽真者亦非佳物。况于屢者。後此君以一硯遺中郎。偶爲小史所碎。其料與今瓦無異。相與大笑。甚矣。人之好屢也。城東北有韓陵山。魏高歡破爾朱榮。溫子昇爲碑。徐陵所云。韓陵一片石。可語者當謀榮。時子昇持詔出宮。遇榮問之。直云。勅顏色不變。可謂神膽。子昇具絕世之才。昔人稱其陵。顏髯謝。含任吐沈。揚遵彥亦云。才行兼美。而生遭亂世。卒有吞襦之禍。梁武所謂恨我詞人。數窮百六者也。丁亥過羨里。以羨水得名。水出蕩陰縣西北地。爲殷之圍土。夏曰夏臺。



殷曰羗里。周曰囹圄。樂錄云。文王囚于羗里。太顛閔天散宜生之屬。往見之。文王躡右目。拊其腹。蹠其足。於是諸臣知其意。急構美女重寶以獻紂。而文王返國。卽此水上也。其語頗不經矣。戰國策。文王拘于羗里。武王羈于玉門。呂氏春秋亦云。文王不忘羗里之醜。武王不忘玉門之辱。文王旣沒。武王載木主以伐商。玉門之辱。竟在何時。殊不可詰。憩湯陰。古薊陰。公子稚殺秦鄙虜。過浣衣里。拜穉侍中墓。惠帝征齊王穎敗績。侍中致死。血濺帝衣。侍中卽康子紹也。昔山公薦紹賢佯卻缺。且通音律。請爲祕書郎。帝曰。如卿所云。乃堪爲丞。何止爲郎。只此一語可死矣。一腔熱血。自當付之朝廷矣。夫絲竹鄙事也。而山公以登薦剡曠達不羈。今之所鄙爲輕浮者也。而裴頠則曰。使延祖爲吏部尙書。可使天下無遺才。故知知人未易。別有神眼。止宜備。戊子過子貢故里。渡淇水。水清徹見石子。源出玉屋。入黃河。憩有裴亭。按淇澳之詩。毛陸二家箋以爲菘。乃王芻竹爲扁竹。皆草非竹也。然淇園有竹。其來久矣。昔漢武塞決河。斬以爲捷寇。恂爲河內。伐以爲矢。謝靈運山居賦。及謝莊竹贊。皆指淇上。毛陸之說。頗覺拘泥。予記班彪志曰。淇園殷紂之竹箭園。又不始衛武公矣。傳云。淇衛筮信。淮南子

曰。以烏號之弓。貫淇衛之箭。則又不始寇河內矣。總之淇園自有竹。又自有王芻扁草。道元兩存之。近是過殷墟。止淇縣。卽古朝歌地。舊傳邑號朝歌。墨子迴車。而論語識曰。邑名朝歌。顏淵不舍。弟子掩目。宰予獨顧。由覺墮車。夫聲無駐耳之跡。耳無留聲之地。古人所以致嘆於好奇也。已丑。見路人採榆葉食之。取嘗甚甘。陽城屑榆爲粥。卽此。渡斷脛河。紂許朝涉處。淇水之別流。過板野。一名毋野。詩所云毋野洋洋。檀車煌煌者也。有殷大所比于墓。舊有碑。今折。止衛輝殷紂都也。庚寅迂道往輝縣。游百泉。近縣有白雲山。登之可望原隰。止于邑。辛卯出邑西門。桃李芳菲。秀麥盈疇。五里許。至蘇門山下百泉。泉傍山根。若平湖。息于泉畔書院。有亭臺。竹蓀叢生焉。已泛舟水面。可百餘畝。逐處皆泉。如玉串。上濺湧而徐逝。如急雨乍至。跳珠走沫。如天星倒垂。動搖可摘。如游魚吞浮。呬啞有聲。如淪茶將熟。蟹眼亂沸。求其數。惟大梵天子知。四天雨點者。或了然耳。何止千百。其水澄澈見石底。萬年苔及菰蒲生其上。隨水蕩漾。纈綠縹碧。時露石板。如綠霧。蓋石以水活。水得石澄。而日光曠射。以發其妖情。皆若以磨嵯之丹砂。越雋之空青。而搯施之。不惟礫石有磯珠之形。雖枯枿凍莎。亦化爲翟毛。

翠羽微風忽至。驚紅撼綠。燦人目精。搖蕩心魂。其幻變莫可詰矣。近山下泉上佛尤多。爲湧金亭。子瞻善舟折而右。登倩輝閣。聞水聲轟怒蛟騰。檢舟過瀆祠。卽衛源登邵子棲隱處。邵子范陽人。其父古愛百泉山水。遂卜居。慶曆間。邵子過洛陽。愛其山川風俗之美。有移居志。嘉祐七年。王宣徽宣洛。就天宮寺天津橋南五代節度史安審珂宅故基。以郭崇韜廢屋餘材爲屋三十間。迎邵子居之。遂與富公諸人游。後富公令其客孟約市對宅一園。皆有水竹花木之勝。夫以百泉之秀美。而更移居洛中。舍靜就喧。豈以寥寥無友故耶。其右爲嘯臺。嵇叔夜遇孫登地也。叔夜家白鹿山下。去共最近。常采藥於此。與登遇。登邑人也。登所言才高識寡。固已逆知叔夜之不終。使叔夜深味其言。而早作散髮採薇之事。或可以免。或曰。叔夜臨刑。悼廣陵之莫傳。此曲果自製歟。抑古調也。予曰古調也。一名止息。昔應璩與人書云。聽廣陵之清散。傳支琴賦云。馬融譚思于止息。德璉季長俱在康前。則其來久矣。劉潛琴議云。杜夔妙于廣陵散。嵇中散就其于猛求得此聲。是授受有據。而好奇者。或云。黃帝伶人。或云。月華亭鬼。皆屬幻妄。乃韓臯。又以衿臆創爲警說。以爲魏晉之際。代德將王。王陵母丘儉文。

欽諸葛誕相繼爲揚州都督。咸有匡復之謀。皆爲司馬懿父子所誅。康以揚州故廣陵地。故其曲曰廣陵散言。魏國散亡。自廣陵始止息者。晉雖暴興。旋即止息。其音哀怨悲激。隱于鬼神以避世禍。事皆不知爲古人遺曲。妄稱叔夜自撰。故有斯訛。新舊唐書。采而錄之。奇而不典。豈足傳後。稗史載會稽賀思令。月下見叔夜爲傳此曲。則是廣陵散後未絕也。今書屋中祀宋諸大儒。何不于此處建一室。以祠叔夜。下數百步卽爲公和土窟。公和以揚駮之逼去此。止洛陽。知其必敗。詐死。楊氏葬之洛陽北邙。其後常見形黃馬坡上。作書寄洛中故人。以生死爲游戲。實雲霄之勝賓。寧可以常情測。還飯于書院。中郎曰。此共城陷也。取水試茶。在中冷慧山間。日已暮。宿霧盡收。始了了見太行。若雕刻人馬虎豹。花鳥蟲魚之屬。甚可愛玩。中郎朗吟曰。黃花百鹿知名寺。荆浩關仝得意山。皆太行山中勝處。去此不遠。惜不得游也。憩于一山家。墅有樓可眺。山行倦。瞑坐少時。但覺天紳四至。滂沱不休。院外梨花盛開。如積雪。壬辰游九山。山去邑十里。上亦多斧劈石。以上有九峯。故曰九山。亦曰共山。共伯和所居也。昔周厲王出居于彘。共伯和攝主位。故改元共和。厲王死。太子靖返國。共和遂歸共。魯連

子云。和有至德。尊之不喜。廢之不怒。逍遙得志于共山之首。莊子云。許由娛于潁陽。共伯得乎共首。謂此山也。共和讓王高蹈之跡。與許由同。而馬遷不惟不列之傳。乃指共和紀年爲周召共和之故。亦太疎矣。登絕頂。望太行山形。藻甚中郎。又云。近此有三湖。寺侯趙川盤谷皆奪繪事。予曰。卽往一遊。中郎曰。吾眷屬多。不能久客此。爲州縣擾。候他日野服藤杖。攜子共來未晚。癸巳。止新鄉。乙未渡黃河。河中見廣武山。楚漢大戰處。中郎曰。此卽連蒿少諸山者也。宿滎澤。穆天子傳曰。甲辰天子浮于滎水。奏廣樂。一水東北流。卽黃雀溝。謂之雀梁。丙申。鄭州逢次有流水。云卽賈魯河。止于州。丁酉憩郭店。卽楊朴乘牛往來處。朴常入嵩山。構思爲歌詩。與魏野齊名。旣被召爲謔語。辭去。作歸耕賦。見志。真宗朝諸陵道出郴州。陽以東帛。夫隱士文士。皆國家之鬚眉也。舉世貪功名如膏火。亦宜禮一二隱逸之士。以獎恬靜。所謂不淺之地。無用之用。邈矣。此道口不復追矣。近店有謝花城。不知何以名。今邑內大隗山畔。又有御花園。相傳爲黃帝種花處。涉黃水。出太行黃泉。所謂黃崖水也。東至鄭城。北入于洧。止新鄭。戊戌。次于邑。遊于溱洧。子產乘輿渡人處。按洧出西山。至近郊。溱乃合流。溱水源

出密縣。卽漕水也。亦名鄆水。水南經鄆城。春秋小國。爲鄭所併。史伯答桓公曰。若剋鄆。卽皆君之土。所謂前莘後河。左洛右濟。王不驪而貪澮。消者也。丕驪卽大隗。其水平時深及馬腹。夏秋間雨。則山水泛漲。高十餘仞。奔騰而下。不可以橋。子產乘輿濟人。時月無紀。豈其十一月二月不成杠梁。止假乘輿哉。此高文襄碑中意也。全文見本邑子產祠碑。不具錄。過橋。登鳳凰臺。上有塔。詢不知所自。己亥涉溱洧。始見油菜花。黃花鬱然。路若深溪。兩岸壁立。皆千古人跡蹄輪所成。積雨注焉。過溱水。源發大隗山。卽具茨山也。亦名大隗。黃帝問道處。岸畔仙姑洞。從土穴達于顛。得平坦地。有數椽。塵鞅倦極。多暫停焉。昔文潞公守許。作修竹園。有竹二十畝。引溱水灌其中。卽此水。晚至禹州。其城北爲潁水。石梁整潔可愛。水經潁水經陽翟縣北。卽此地也。其尾入淮。宿署中。脩竹翠柏。宛似江南人家別業。予歲甲午。曾住此。月中飲青桐下。今十七年矣。庚子天微雨。垂楊嫩綠。官路作繡塵色。止襄城。辛丑。涉汝水。水出魯陽之大孟山。黃柏谷東。至堯山西巔下分流。一爲汝。一爲汝。堯山今伏牛山。說苑曰。襄城君始封之。日服翠帶玉。徙倚于流水之上。卽是水也。城始以周襄王居之。故名襄城。楚威周衰。蠶

食中原。此地卽爲楚地。所謂楚王城畔汝水東流者也。前爲首山。按天下名山六。而三在中國。一爲首山。往曾遊焉。都無奇峯異嶂。不知何以厲行靈嶽。豈以鼎湖重耶。此山接紫雲山。中一竇如永巷。古置關楚之險。正在此。近方城山。故曰楚國方城以爲城。又云。楚爭強中國。多築列城于北方。以逼華夏。故號爲方城。唐勒曰。我是楚也。世霸南土。自越以至葉垂。弘境萬里。故號方城。然楚有方城。又別有方城。因方万二字相似。故場用脩疑方城卽爲万城。非也。万城在今當場。或弘之云。葉東界有故城。聯絡數百里。號爲方城。一曰長城。其無基築處。則連山相接。而漢水亘其間。是時列國各築長城。故楚亦有之。万城在葉。此其一徵。左傳襄公十六年。楚及晉戰于湛坂。楚師敗績。遂侵方城之外。湛水正近昆陽。方城在葉。此又一徵也。壬寅路多磽确。涉醴水。止舊葉。按醴水出南陽雒衡山。水經注。醴水又東過葉縣北。卽此處也。其地有王喬飛舄遺跡。仙中有三王喬。一周太子晉。名王子喬。一食肉芝者。與漢葉令爲三矣。去此三里許。有喬墓。喬已仙去。不應復有馬鬣。豈所謂殯琅玕之華。而更營丘墓者耶。昔黃魯直曾爲此縣尉。又城南二百步。卽省禪師道場。傳燈錄所謂葉縣者也。今三戶蕭

然。安堵淨藍。憩于保安驛。光武昆陽大戰處。此路兩山曠帶。西掖之山稍近。翠色撲人。峯巒起伏。不知果何山。東掖山稍遠。然展旆飛槍。嶽嶽有生氣。止裕州。癸卯。過博堊驛。卽張騫故封。甲辰。止南陽。夜話坐客云。嚴光會稽人。光武未嘗游會稽。不知何以爲故人。予曰。嚴光南陽人。以避亂客會稽。考之任延傳云。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還。中上如董子儀。嚴子陵。延皆待以師友之禮。可知光爲流寓。然子陵娶梅福季女爲妻。豈避亂會稽後。始娶妻耶。今人因後漢之誣。遂以本地高賢爲產于他方耳。乙巳。渡清水。水經注。清水又南。經宛城東。卽此地也。張繡反。曹公。公長子昂遇害。在此水上矣。曹公料無遺策。乃以一婦人之故。致令骨肉隕亡。身幾不保。愆令智昏耳。中郎聞予言曰。天下何事不被紅顏壞也。營綜世事猶然。況有志出世者乎。止材水。沿路枳殼編籬。已有襄中風景。閏三月初一日丙午。過光武故里。憩于范蠡鄉。卽宛之三戶地。是時文種爲宛令。范蠡狺狂。故曰范蠡吠于狗竇。文種見而拜之。吳楚春秋。謂楚平王時。文種爲宛令。狺狂不治事。則二人皆狂矣。豈當時楚人皆狂。而以不在狂者爲狂乎。抑見楚風不競。而托迹之也。夫覆楚沼吳。無非楚才。楚釋其才。以資



他國之用。悲夫。越絕書。謂伯蠡以霸王之氣。見于地戶。故子胥挾弓矢以干吳王。遂要大夫種入吳。後又云。地戶之位。非吳卽越。乃入越。竟致越霸。卒如其言。昔三星聚虛危。而管鮑投齊。霸氣見地戶。而范文入越。其地同爲南陽。其事同矣。止新野。丁未。涉白河。卽清水。從南陽經新野。沙堰等處。入漢。此後多崇崗巨巒。便與中州異矣。止呂堰。戊申。沿路多木香花。開如錦燿。風色甚惡。不見襄中諸山。近樊城始了了。渡浮橋。息于城外邸舍。晚步城西大堤。遊龜山。上有擦擦石古砌臺。唐詩云。聘望臨香閣。登高下砌臺。卽此處也。郡人多以三月三日遊其上。上有先生亭。山石甚佳。風大作。不及遊。已酉。遊謝公巖。巖卽謝希逸遊處。時希逸爲江夏王義恭太宰長史。領遊擊將軍。隨鎮襄陽。性耽山水。每政隙。卽出遊于此。至今稱謝巖矣。出城三里。過大堤。秀麥盈疇。初日曠射。千山遙見。樓臺隱現。綠樹中。甚秀媚。入門爲堂三楹。堂後卽巖也。石壁下覆。有若脩廊。紫藤上蔽。清泉時注。沾濡巾履。真浩然所謂石渠流雪水也。崖色冷碧。有若積鐵。時出冷雲幻霞。上勒數行字。乃趙清老祭陣亡將士文。予謂遊侶曰。當亂離之時。此地爲大戰場。雖欲一刻有泉石之樂。亦豈可得哉。折而右上。數十武得小閣。

閣畔有徑路。登崖上。有樓可整漢水。白沙晶晶。晃人目睛。有洞有室。有磴。可枕席。上俯挹素瀨。下巖。取道峴山之阿。有墮淚碑遺跡。碑文爲蜀人李安所撰。一名輿初。爲孔明宅碣。其文善。及爲羊公碑。時人始服其才。游峴石寺。登山穿松林中。至朝陽洞。石壁披剝雲霧甚秀。稍爲石廬所蔽。中有石。卽豐翠石。又半里許至寺。寺之上爲洞。隆隆若夏屋。旁石壁有字。依稀可識。爲胡旦謝泌陳堯咨寶學下闕一字。胡宦此卽卜居。謝正守襄。陳方守荆。皆名士也。右有一石亭獨立。搖搖欲墮。卽峴石。石畔有石几石榻。擲梅覆之。晚回謝叢小酌。庚戌。作隆中遊。過檀溪寺。卽玄德躍馬處。寺已敝。惟有二柏。纓絡纍纍。此地舊有鴨湖。上承沔水。與檀溪相通。灌于習池。是襄陽城西往。皆浩然巨浸。今爲平陸矣。數里有廬塚。古今多少人類。皆夷滅無聞。而的廬塚墓猶存。名同天壤不朽。的廬亦何可及。當天下多事。不惟勇將謀臣。項背相望。而追風躡電之足。躡躡按轡。以供疆場之用。是時操有絕景。洪有白鶴。布有赤兔。飛有玉追。幾與八駿爭奇。至孫權合肥之戰。亦借霜蹄一躍以絕危梁。夫太平無事之時。不番田則鹽車耳。安所聘其奇。故知世亂而後戰。將名馬顯。戰將名馬顯。而世道又可知矣。初玄

德之投曹也。曹公贈以驄馬。使自至廐選之。歷名馬以百數。莫可意者。次至下廐。有的廐馬。委棄莫視。瘦瘠骨立。玄德撫而取之。衆莫不大笑。其後奔荊州。聞騰躍事。衆乃服。則玄德固具伯樂之鑒矣。馬之躍也。其所以報知已恩耶。十餘里至萬山。爲杜征南沉碑處。與峴山紫蓋山爲三峴。王仲宣居此山間。山枕襄水。飛流注射。隔岸白沙如雪。綠樹封天。其中有井。卽王祭井也。井有石欄。唐初移置于襄州刺史官舍。而爲文以識之。故王祭石井欄記有二。一于頓撰。胡證書。一甄濟撰。彭朝議書。于頓豪雄。且通禪理。而甄濟卽在瘖不仕祿山者也。夫仲宣之在當時。羈旅流落。不爲劉荊州所重。其登樓作賦。直若怨若訴。若無以自容于天地之間者。及至異世。無論片甲一毛。世所共珍。雖區區一無用之井欄。比之于敦彝鐘鼎相與尊而奉之。而爲文章以侈大其事。則甚矣才士之貴也。過慶壽寺。寺極華整。走隆中。卽伏龍山也。萬山緣江詰曲。南走至伏龍山。隱隱若龜背起。山口西向。如一竇。其中含裏羣峯。流泉界道。古木蒼藤。封天蔽日。奇石巉巖。巖洞突兀。景有入。所謂三顧堂。六角井。古柏亭。躬耕田。梁甫崖。抱膝石。老龍洞。小虹橋。半月溪。野雲菴也。訊所云草廬處。已爲王家幽宮矣。大約因

山爲齋。因水爲池。因崖爲屋。因夷爲田。不出戶而山中。所宜有者皆備。極遠極廣。極清極腴。孔明擇而居之。可謂神眼。可見隱才。後世以躬耕南陽一語。遂疑其跡在南陽。不知兩漢皆以南陽郡爲荊州刺史治。荆襄皆隸焉。南陽其總轄郡名。故耆舊傳。或稱荊州諸葛孔明。自稱曰南陽有以也。習鑿齒去孔明不遠。其寄桓祕書曰。西望隆中。想臥龍之吟。縷縷於襄中事。明明如此。何復致疑。且考漢初平元年。魏已得南陽。遣將屯樊城。以窺荆襄。至十二年。先主始見孔明于隆中。其不應涉敵境而訪賢也。亦明矣。若夫殷芸小說。謂孔明所居。乃南陽之墟耳。非南陽也。其說似言無據。出隆中已暮。辛亥。過習家池泉。從後山來。灌一小池。匯于門外大池。其上爲鳳山。前見鹿門。漢水環之。隆中幽邃。此處爽豁。皆栖隱之勝地也。水經注。大略言沔水承鴨湖。經峴山。至習池。習郁依范蠡養魚法。作大阪一。長六十步。廣四十步。中起釣臺。列植松篁。則當時習池之水。通于漢沔。洪流不直。取給于泉。又云。作石洑。經引大池水。于宅北作小池。撤竹夾路。蓮芡覆水。是山季倫游宴處。卽今門外池也。舊志。此山名臥龍山。上有望海亭。又云鳳凰山。泉名鳳泉。訊之故老云。往時習家之水。通渠南流。灌田無數。自

嘉靖中。南符承天。倩道者盡夷其渠。泉流委瀉于大江。殊可惜也。按子美故宅。亦在碧池上。其右爲谷隱寺。寺已敝。走麥畦中看古碑。過鐘口。從此至宣城數十里。卽古所云冠蓋里。今惟禾黍。時有殘碑耳。止宣城。壬子。道中兩山出左右。生動淡冶。止灑陽驛。癸丑。山路崎嶇。雨色黯黯。止石橋驛。散步畦間。見農夫播種者。頗覺田間之樂。甲寅。從石橋發。絲雨若織。止荆門。游惠蒙泉。泉在西門外。過橋度山。足有雙泉出山下。匯于池。泉上拂若珠。大約同蘇門百泉云。泉上有黃魯直所書惠泉蒙泉字。近黃平倩亦書此二字。過象山書院。門外流水。從石橋落于澗。聲甚震裂。雖早潦如常。至唐安寺佛頂上。舊有珠光耀耀人。今惟一存。日已暮。不及細觀。乙卯。雨不止。晚稍霽。共坐驛上。望山色新月照人。丙辰。過虎牙關。楚之喉舌也。石凜凜如刀劍。過卓刀泉。其土黑。名爲墨城。壯繆曾卓刀于此故名。今荊州近玉泉。亦有麥城。正壯繆授命處。墨麥二字說也。止建陽驛。驛字搖搖欲墮。予乃移宿逆旅。丁巳。過龍陂橋。此地有龍陂。古天井水也。以有龍見于其中。故曰龍陂。昔楚文王自秣歸徒都于此。卽今紀南城。城南有赤坂岡。下有瀆水。名曰子胥瀆。蓋吳師入郢所開。謂之西京湖。其水注于龍陂。一

名揚水。北會三湖。經清暑章華諸臺。入于沔。楚都于此。今尙有郢城。崇阜極多。所云莊王釣臺者。猶有可識。其臺榭在。今三湖化爲洪流。陵谷波塵。變幻自然。暮止郡城。次沙市。登汎鳧舟。逐塵鞅中。月餘。心神匆冗。百節皆痛。忽登舟。萬里捲雪。寒月照水。身爲之輕。至三月十五日庚申。渡江。見大人于息心堂。止箕箒谷。自發軔至抵家。凡五十餘日。以途中遊山故淹。偕行二孝廉。爲李素心。名學元。弟雪里。名致道。袁子曰。予自去歲春仲。別箕箒谷。今復還。已一年餘矣。天能慳予以榮。不能奪予閒也。谷中竹萬竿。翠色欲滴。暇則登汎鳧。走沮漳。于紫蓋青溪之間。覓一息影之地。吾願畢矣。夫安知慳我者之非福我也哉。

### 硯北樓記

萬曆庚戌夏。中郎請告歸楚。卜居沙頭。得敝樓葺之。名之曰硯北。予問其故。中郎曰。昔通人段成式云。柸宴之餘。常居硯北。夫人生間適之趣。未有過于身在硯北。時親韋編者也。我昔居柳浪六年。日擁百城。卽夜分猶手一編。神甚適。貌日腴。及入宦途。簿書執掌。應酬柴棘。南北間關。形瘁心勞。幾不能有此硯北之

身。今幸而歸矣。中年以後。血氣漸衰。宜動少醉。多以自節齋。山水雖適。跋涉亦苦。此亦宗少不築室江陵。息影臥遊時也。然而寂處一室。又未能卽效寒灰古木之事。勢不能無所寄以悅此生。柳下之鍛。叔夜所以寄也。吾不堪勞。麴蘖之謎。元亮所以寄也。吾無其量。白鶴何嘗之調。戴仲若所以寄也。吾不解擾。若夫貯粉黛。教歌舞。以耗壯心而遺餘年。往時猶有此習。今殊厭之。昔裴公美一生醉心祖道。而晚年托鉢歌妓之院。自云可以說法度人。白樂天亦解乘理。至頭白齒豁時。攜羣粉狐。往牛奇章宅中鬪歌。有何好而目云天上人間無如此樂。雖云游雲幻霞。無所汙染。然道人自有本色行徑。湯能沃雪。雪或湯凝。火能銷冰。冰強火滅。出水乖蓮花之質。切泥損太阿之鋒。以此爲寄。是以漏脯止饑。雲白已渴也。吾必不爲。然則吾之所寄體。惟此數千卷書耳。陶弘景謂人生解識。不能周于天壤。區區惟恣五欲。實可愧恥。挂冠。神武遂居積金澗之松風閣。孜孜披閱。此吾師也。往周旋龍湖老子。見其老不廢書。人或規之。老子曰。他日青蓮池上。諸大士媿媿豎義。我以固陋。張口雲霧。此幾許苦痛事。人以爲謔。吾實心佩其言。今而後將聚高卷于此樓。作老蠹魚。游戲題跋。興之所到。時復揮灑。

數語。以疏澹性靈。而悅此硯北之身。吾志畢矣。吾計定矣。此予命名意也。弟其爲我記之。予曰諾。遂退而次其語爲記。

### 捲雪樓記

質有而趣靈者。莫如山水。而常苦其不相湊。得其一卽可以送目而娛老。昔宗少文懷尙平之志。欲結宇衡山。而其後竟止江陵。立宅三湖上。豈非深山道遠。飲食藥餌俱艱。于老人不宜。而三湖皓淼之波。粘天蕩日。亦可借其秀潤以暢性靈耶。荊州百里。無培塿之山。而惟大江自蜀來。浪噴波騰。爲天下奇觀。中郎卜居沙市。旣治一樓曰硯北以瞰江。其前尙有隙地。一日梯而自登其脊以望。大笑曰。吾事濟矣。遂于樓之前復植兩楹。承霽而出之。如頭上髻。始盡得江勢。舉江自蜀趣吳。奔騰顛疊。澄鮮朗耀。震蕩大地。淹潤河山者。悉歸几席之下。凡巴西之筵峯。夢南之芳草。九十九洲。乍隱乍現。千帆競舉。鷺沙坐飛。棹歌漁唱。接響互答。霽雨旦暮。煙景萬狀。于是中郎登而樂之。而謂予曰。宗少文棄衡山而止江陵也。有以也哉。時暑路方升。九市如炙。旣登此樓。則大江如積雪。晃耀



冷人心脾。故不待其成。日夕遊焉。而字之曰捲雪。

### 金粟園記

中郎既定居妙頭。約予卜築共住。予曰。弟意在山中。中郎曰。吾爲汝籌之熟矣。昔戴仲若初居桐廬。晚住丹徒。宗少文初居衡山。晚住江陵。二子豈舍寂入喧。頓改隱操哉。人各有所宜也。身非道開。難嚼石子。體類王微。常須藥物。許邁雖逝。猶勤定省。伯鸞雖簡。尙存室家。王許之契難尋。惠莊之譚何托。展轉思之。此地爲便。且吾與汝亦漸老矣。自伯修卽世。我兩人已不勝斷鴈之悲。而今豈可又作兩處蘇家。陽羨許下事可鑒也。予心善其言。卜之數月不就。而會大士塔下。有以一圍鬻者。其地稍僻。而其直甚省。且有花木圍亭之娛。遂欣然成之。旣成。乃除瓦礫。剪草萊。去承霤陰翳之宇。前有桂一株。虬龍矯矯。上干雲霄。每開。香聞數里。後有藕花塘。可百畝。水氣晶晶。臨水有臺可亭。中有書屋二。竹柏雜花具備。而門臨長渠。桃花水生如委練。垂柳夾之。可以盪舟。中郎過而呼予曰。清波綠樹。何減深山。是亦不可以隱乎。其中樹以木樨爲甲。故名之金粟園云。

庚戌七夕。中道自記。

### 楮亭記

金粟園後。有蓮池二十餘畝。臨水有園。楮樹叢生焉。予欲實一亭納涼。或勸予此不材木也。宜伐之。而種松柏。予曰松柏成陰最遲。予安能待。或曰種桃李。予曰桃李成陰。亦須四五年。道人之跡如游雲。安可枳之一處。予期目前可作庇陰者耳。楮雖不材。不同商丘之木。嗅之狂腥三日不已者。蓋亦界于材與不材之間者也。以爲材則不中梁棟榑檀之用。以爲不材。則皮可爲紙。子可爲藥。可以染繪。可以額面。其用亦甚夥。昔子瞻作宥老楮詩。蓋亦有取于此。今年夏酷暑。前堂如炙。至此地則水風冷冷襲人。而楮葉皆如掌大。其陰甚濃。遮樹一臺。植竹爲亭。蓋以箬卽。曦色不至。并可避雨。日西驕陽。隱蔽層林。啼鳥沸葉中。沉沉有若深山。數日以來。此樹遂如飲食衣服不可暫廢。深有當于予心。自念設有他樹。猶當改而植此。而况已森森如是。豈惟宥之哉。且將九錫之矣。遂取之以名吾亭。

西蓮亭記

箕簷谷中有亭曰朋石。舊主人王君堯名。以前有怪石。故取楮伯玉傳中。朋于松石意也。予得之。以亭五向西。不可銷夏。移之雜華林後。前有睡香一本。紫芝數畝。每開可數千萬朵。芬香酷烈。遂名此亭。爲紫蓬萊。以此花亦名紫蓬萊也。谷中亭館旣多。而此亭三方皆美箭。逼霽而生。每筍出時。如盤如玉者。多茁亭中。至棟而止。不得遂其翔翥之勢。意甚惜之。欲去亭以蕃竹。而紫蓬萊爲竹根所穿。亦槁死。予旣買園沙市。常依中郎。不數至箕簷。會金粟園後蓮花盛開。日暮香愈熾。意欲使花氣通于夢寐。將營一室。而力不支。乃拆紫蓬萊亭于塘上。名之曰西蓮。以此花名西番蓮。又名千葉蓮。每一朵其瓣層疊而不結實。人家多植之盆池中。未有栽于池塘。蔓衍數里者。幾可呼爲芙蓉湖。其蓋最高。綠騰一方。而雨至沓沓。作朱鷺聲。甚可聽。予方修香光之業。故以西蓮名。并志觀想。亭成而中郎過焉。謂予曰。此亭已大得通。予咲曰。非謂其有神足耶。中郎笑已。而又曰。此亭酷似主人。予曰何也。中郎曰。主人好遊。移徙不常。而字號亦數數。

改易。惟此亭酷似之。予笑曰：此後方類主人。中郎曰：何也？予曰：主人從此好靜。而此亭亦永不移矣。中郎搖首曰：未必。予曰：何必？復相與大笑。而置酒以侑之。時庚戌秋七月十五日也。

### 從沙市至度門記

萬曆庚戌秋。兄中郎方家居。相約爲玉泉遊。且欲結廬買田。老于其間。病中猶喃喃不置。至九月中。郎逝矣。予憂傷之餘。疾病大作。且不堪家冗執掌。計惟有逃之山水間。可以息業養神。而老父在堂。又不忍違遊。其與故里相近者。無如玉泉。始決然定必往之計。遂以秒冬從金粟園曉發。過龍山。卽孟萬年落帽處。荒臺野草。淒涼不勝。江陵城大略。在今郢城之間。其西有棲霞樓。近瞰江流。其地與八嶺山相近。故老云。今八嶺山一寺中。有古龍山三字。乃悟龍山卽八嶺山也。山雖坦途。尙具峯巒。故萬年公隙頻遊。顧景賞適。此臺似蕭梁貴人釜鬯。恐非遺趾。里許爲大暉觀。頗有喬松茂樹。已見八嶺山蜿蜒騰躍。久不見山。爲之眼明。止合溶園臺山彌勒閣。指博卽燦霞觀舊址。唐玉貞公主建。其碑爲隳。

宗遜撰。庾蓮書。今皆無者。所云合溶。卽沮漳二水合流處也。仲宣登樓作賦。不在江陵。襄陽正是當陽。然今之當陽。近沮而遠漳。非舊邑址也。古治蓋在沮漳交會之間。水經注極明。則王粲登樓。正是此地。安得好事者創一樓于此。以破千古之疑。晚渡河。走當陽。溪河清澈見底。近縣山色蔥翠。飯于城外報恩寺。行山中二十餘里。至度門。晤無迹法師。地卽神秀法師修靜處。爲玉泉下院。塔址僅存瓦礫磊珂。傳燈錄載師葬龍門。其實寂于龍門。葬于當陽。張丞相說所撰碑文具在。可考也。憶元微之宿度門詩。門臨溪一帶。橋映竹千重。諸巖分院宇。雙嶺抱垣墉。諸句。可想見度門之勝。步大通殿遺址。正面溪。溪出玉泉山西。至此與玉泉會。上有三郎廟。卽關將軍平祠也。迹公爲中郎。故人相見。不覺淚下。初中郎逝之夜。迹公夢中郎。冠佩至山曰。迹公吾從此居山中矣。醒而呀之。已而訃至。自中郎去後。予無夜不入夢。十日前都無入山意。偶夢中郎偕予至玉泉。命予登殿拜如來。次夜又夢。予不忍作夢會。始定山中之志。此來當遵遺命。卜築煙霞。作一祠以妥其靈。不止游覽已也。

遊玉泉記

出當陽城西。踰重阜。見諸山巒負象峙。而其中一峯尊特踈秀。氣宇如王。妍美如冠者。卽玉泉山也。其上時有異氣。非烟非霧。如兜羅綿。與諸山特異。山以泉得名。故二十里外卽得泉。爲入沮道。皆莽莽修澗。至己公嶺下。西泉之水。繞度門而出。會于玉泉。其水較洪。岸畔多石。水始汨汨有聲。從此兩掖多坦迤之山。泉出其左。遊人不復與泉相捨。時見磚堦。皆先朝所修馳道。近寺得嶺。如龜背起。村市駢列。逾此如一竇。諸山左右障。泉聲始厲。嚙右壁半落。如赤霞。左爲諸山窮處。得圓阜。以精繆冶率坡其上。中如永巷。是謂寺門。入門。泉自東來。帶寺有危橋。正殿依山如屏。兩峯袖遶。上有智者道場四字。黃太史筆。昔智者從天台歸荊州。登紀山。莖當陽山色如藍。上有紫雲。輪囷如蓋。遂杖策孤征。過玉泉。至青溪。欲建道場。意嫌迫隘。遂還玉泉。止金龍池。跌坐枯樹中。致關公皈依。冥建福庭。激潭千丈。化爲平址。棟宇煥麗。巧奪人目。昔王遵立水。瓢子堤完。真主應運。溥沱冰合。世法猶然。况人天眼目百靈護持者乎。當時尺一有事。出神心。理應望表語。而畫家亦傳關將軍起玉泉圖。良亦有以。其後北秀復居此地。天后作檀越。金棧玉題。侔于鬼工。是固一時也。宋明肅劉后蜀人。少隨其父入都。

過此寺。僧慕容禪師見而異之。爲之禮。及撫育。仁宗口口口口秋。大加護持。重爲嚴飾。是又一時也。浸至近代。僅存一殿。欹側欲顛。跡公居度門。傷其荒蕪。有志繕修。北走神京。大開講肆。時黃平倩及予兄弟三人過之。跡公言及此寺。幾欲墮淚。于是平倩中卽各草一疏。不盈一券。官府朝野。金錢麇集。其始終營綜。中卽極爲苦心。今遂煥然復還舊觀。雖不同當時之靈祕。亦大有異緣。山後一壁。舊多喬。宋作殿時。伐以資用。正如剪髮紉衣。甚可悼惜。近禁采屨年。稱松嬌媿。能增黛色。寺固大龍湫也。雖累土爲基。今尙如珠在函。拾級登後山。始可躡筇。尙存大士閣基。夫殿不毗陽。以含沖氣。閣不毗陰。以矚原隰。闕一不可。姑待來者。殿左有吳道子畫大士碑。作天男像。衣褶最古。殿右爲藏經閣。尙方新頌。金盞爛然。左右各一池。清泉從殿後出。匯爲池。注于玉泉。或云。那伽之宮在焉。故一山皆泉養之。以種芙蓉最佳。相傳卽金龍池。出護世殿。得前橋。復與泉遇。東行二百餘步。爲乳窟。窟中石作珂色。懸乳如蠟淚。前一壁如幻霞。玉泉之水。齧其根而復出。時作壯籟。其絕壁有坎相當。云前人穴以架閣。下隱隱有字盡駁。予謂是張孟及元微之所書。自可惜。若是俗筆。能疥煙雲。冰霜苔蘚。亦大解意。

憶元微之遊此山詩云。松門接官路。則當時官路原在門外。曰泉脈過僧房。則當時僧房正對清泉。流水周于戶下。光景可想。今重牆圍裏。惟恐見泉。乃知填蟬翼帖規方竹杖者。何代篋有。過洞。兩崖多石骨。較狹。屢以石丸渡。至響水潭。有巨石亘溪中。去地丈餘。泉從石墜。忽作大聲。墜而復躍。激爲浪花。鱗雪沾濡衣履。山行稍倦。童子以蒲團。從坐泉上。稍瞑目。疾雷破山。急雨隨之。大似振秦皇帝驅山鐸也。過此兩崖愈狹。霽泉以出。石骨爲泉所蝕。作篆籀文。乃捨溪復上山徑。至關侯廟前。水始寂。是謂泉源。過橋撫掌。皆如珠串上沸。侯所封當爲漢壽之亭侯。而宋紹興中。洞庭漁人。網得一印。上一鈕。方二寸有奇。其上一大環。徑四寸。下連四環。皆繫印上。製甚奇。文爲壽亭侯印。不知何故。豈唐宋間不識字人。作贗物以入神廟者耶。廟外列名人詩碑。依稀見張孟等字。不暇讀。去廟數十步。泉聲甫寂。而石浪逼人矣。道有二。其左卽走蠶叢道也。其右往智者洞。諸嶂圍之。從一罅入。如花源道旁。怪石磊磊。色或如墨如煙。可坐可臥。其立而歛者。下可逃雨。右嶺上爲宋修傳燈錄院。今廢。又里許。至智者菴。旁爲智者洞。石理甚堅。若夏屋。洞下有井。與大江爲葢。衰春水漲。通于玉泉爲洪流。緣洞



後登山。石欹不受足。屢跌。至一處稍夷。卽剝曠闕舊基。萬山層疊中。忽見山口。近林筵水甚暢。述公與予議復之。以祠中耶。覺孤危難住。下至智者洞。右得少平地。乃喜曰。藹若在是矣。相與少坐洞中。予謂述公曰。此地似于吾邑人有緣。蓋智者亦公安人也。智者俗姓陳。父名起。祖梁封益陽侯。君公安。以公安卽舊華容地。故亦曰華容人。有二子。長曰鍼。次曰道光。道光卽智者。其母夫人釜鬯在公安牛頭里。今猶稱聖母塔。旁有智者所建報恩寺。其爲邑人無疑。若祠中耶于此。則信乎與邑人大有緣矣。尋舊路歸。復于乳窟看月泉。得月如一溪濃雪。晚宿于講經臺。

### 鬻玉泉松桂菴記

方晏坐講經臺。覓杖出遊。而迹公自度門來。云智者洞前地狹不可結茆。偶聞寺西有一處。舊名松桂菴。今已毀爲蔬圃。若以數鑽易之。可作練若。予大喜。欣然同往視之。從玉泉中峯別開一嶂。突然而止。卽爲菴基。左右小山圍繞。前山如列屏。自菴基後登山。不百步。卽可窺遠近諸山。予曰。玉泉寺形勢極佳。但

爲諸山包絡。如在井底。故卓菴處必擇可遠眺者。斯正其地也。昔張志和扁舟湖御間。自號煙波釣徒。後其兄麟齡憂其往而不返。作松桂草堂招之。予性癖舟居數年間。惟汎汎水上。差與志和相似。今游興漸倦。意在隱山。此菴之名。真若爲予設矣。卽以值呼寺長老鬻之。夜至講經臺。與述公夜話。述公曰。茲殿之初修也。山僧僭執事人。以二千餘金往沙頭鬻木。中郎來經理之。有大商云。江澗有良材待鬻。羅致執事者于家。供具甚豐。往來必與。諸執事者皆德之。要期量木。果皆橄欖大材。量已定。值合券。朝秤金。夕拽木矣。中郎曰。禮備而言甘。此必有故。不可輕與。山僧惑。諸執事人言。商必有信。何必致疑。中郎堅持不可。語其人曰。吾加汝百金。助汝人力。拽木至箕灣。而後與值。箕灣去市十餘里。江水通沮道也。其人從此逝。更不復言鬻木。事後廉之。乃知大猾。負公私金巨萬。懸官無如何。特空拳欲得此金。逃入川。所量木。皆他商物也。使非中郎。至今安得有殿。無論其始終護持營綜之苦心。卽此一舉。玉泉宜有特祠。豈獨士居私情宜爾。予曰。昔米元章臨逝。自云。象香國裏來去。而至今傳爲鶴林伽藍。生前愛其山石沉秀故也。中郎悟修兼至。自宜分身入流。然大士護法。無所揀擇。且屢

屢兆夢。安知不與關公同作金湯也哉。此山亦名柴紫。舊爲應真翔集之處。別有微細世界。非肉眼所見。淨妙中陰。萃止于此。何必安養。今旣得此地。以妥逝者之靈。而不肖亦誓畢此生住山。不敢云薰修。但掃地焚香。作一老廟祝足矣。是夜布置菴中所建立事。不成寐。

### 玉泉閒遊記

住山飽後卽持杖閒行。偶風日清和。呼老衲同步山門外。立泉田間。予曰。將田之半。鑿爲渠。引泉水其中。作放生池。中種芰荷。不一年。香風襲人矣。天下惟活水難得。惜無好事者。過鐵塔。至支帝廟。是爲玉泉。左掖之山。嶺上之松風。與溪下之泉響相競。行近溪。則松風爲泉聲隱。從嶺脊上行。則松風喧甚。泉聲亦少隱。至一荒畦中。望九子如刻畫。諸山中惟此中獨有芒刃。昔李浦九子。劉禹錫謂之尤物。此山甚秀媚。堪作九子虎賁。其後稍坦夷者。箕山也。俗名許由山。許由之跡。在今登封嵩少之下。近山有負黍亭。故馮敬通顯志賦曰。求善卷之所。在。獨許由于負黍。與此地都不相涉。豈因其山之名偶同。而附會之耶。左有危

坡可下。聽泉臨流。忽見青石磊珂。石爲泉所穿成深渠。大類蟲書鳥篆。泉從渠下注。聲響若鐘。因呼爲石鐘峽也。坐峽畔。近僧以茗來。云到處覓不得。口中復喃喃。爲泉聲所遮。復東行澗中。可五十餘步。至鑪石澗。澗兩岸皆奇石。綠苔附生。秀縵若錦綺。石中時有軟莎。葉如長瓜。依稀似仙掌茶。嘗之味亦甘香。其上多突出。可避雨。復倚石坐。水爲兩岸石所束。故流疾而聲愈不平。石爲千萬年疾流所擊。奇形異態百出。過此爲雙石關。以有二石相耦如門。又十餘步。爲獨石關。一童子以石丸渡至響水潭。若奔雷矣。復取山徑而西。過漢壽廟里許。有青石突出如蓋。乃樵人逃雨石也。近洞有樵家。牆外青石如碧煙。石隙紅杏兩三株。或開。不數步。又有青石。四周如牆。中圍數笏地。可作靜室。蓋玉泉前山以泉勝。此處以石勝。色皆類英石。然玉泉之水。實爲天下絕奇。而石稍劣。故此寺不以石名。方欲窮山後之勝。而山雨數點至。遂歸。

### 堆藍亭記

予旣得菴址于玉泉之右。其後卽爲嶺。上嶺百餘步稍夷。可十笏餘。望見西南

一帶山色。層峯疊壘。蕩漾天際。近南諸山。樹木沉鬱。有若鬢髮。疑智者所云堆藍。卽是此處。予曰。是可亭。遂以伐木誅茆之費。付寺居士成之。方亭未成時。予率一日三五過。不揀疾風飛雪。甚至夢寐中若或見之。初閱龍藏。或一日旣一函。已爲看山減其半。強爲程課。亦弗能。蓋未嘗一刻忘堆藍也。不數日。走紫蓋。望江南諸山秀絕。然念堆藍山色不去心。住一日夜卽歸。又數日爲友人招。入城赴酒席。絲肉競奏。予耳如不聞。有與予喃喃語者。予口亦未嘗加答。人以予爲神癡。或別有所思。不知予之未嘗一刻忘堆藍也。歸來輿中。見亭將成。如遲故人。不及入室。卽往登眺。日就暮。藍氣愈深。有如飽墨筆醱淨水中。墨氣浮散水面。自成濃淡。予愛玩之甚。嗟呼。予顛毛種種矣。少年嗜好。消除殆盡。惟此尤物。幻之逾篤。兼之冷冷煙雲。可以消除名利嗜慾熱惱。助發道心。是予勝友也。白首相對。決不作屢月之別。若異日者。爲世路奔忙。疎此勝友。是謂負心寒盟。髯將軍神靈在茲。是罰是殛。必不予赦。亭成。卽以堆藍名焉。以萬曆辛亥正月之始鳩工。月末竣事。以易成也。故先慈成之。旣成。記其歲月如左。

玉泉閒遊記

堆藍亭旣成。日清坐亭中。惟聞松聲鳥聲。及嶺上吐牛聲也。會伏之李生至。同步西山間。怪石如林。可趺坐。望峯頂石巉巖出綠樹中。大有媚趣。予方覓得一石。跌坐看後山。而李生前至一處。大呼曰奇。予遙問之曰。能不失吾九子耶。生曰。正在阿堵。予急往從之。盡見遠近山色。而九子如青蓮濯濯出水中。若卜一小蘭若。極一山之勝。時山中數十里內。皆無一人。俄一兔一鹿。掠予而過之。風屯叢楚中。鸚鵡鳴。頗有於菟之懼。日向暮。復還亭。上看西山晚嵐。夕陽曠射。薄霧縈拂。益其慈情。如墨花盤鬱不散。予謂李生曰。此真王維破墨山也。是夜。遂夢見玉泉山上。復出一山。若寶冠。又見此山化爲一舟。飛行虛空云。蓋夢覺同趣。予頗爽然自快矣。

### 閱玉泉詩碑記

武安廟前有碑亭。乃前賢遊山詩碑也。其首爲張曲江與孟浩然詩。曲江爲荊州長史時。辟浩然爲從事。數游此處。其詩真與藍堆比色。珠乳同清矣。其次爲白樂天詩。所云新葉參差影。殘鶯三兩聲者。甚有致。然考之。乃游東都玉泉。非

此地也。東都出城三十里。有玉泉山。樂天分司東都。故常往遊。其間遊詩有云。嵩洛供雲水。朝廷乞俸錢。聞道山榴發。明朝向玉泉。觀嵩洛句。玉泉之在東都可知。又有玉泉紅躑躅。及湛湛玉泉色等詩。若屬當陽。則此詩亦宜收矣。樂天不宜荊州。由九江移忠州。從水道往。故有遊三游洞詩。未經玉泉。其次爲常建詩。乃題破山後禪寺院詩。亦非玉泉。又其次爲五代僧齊已詩。此公本世外人。而曳裾侯門。故其詩無韻。子瞻比干亞棲之字。良有以也。歐陽公註杜詩。已公茅屋下。以爲齊已。大誤。已唐末五代僧。安得與子美同時。子美詩中已公。當別是一人。至今沿歐公之說。指此處已公嶺。爲已公茅屋處。皆訛甚。昔元微之謫江陵。士曹屢遊玉泉度門。有詩四五首。極清妍。而碑不收。錯誤遺落。總之未經入耳目。吁。鄙道元注水經。至博洽。其注沮水。備言青溪之美。玉泉之水大于青溪。同入沮而注不載。陸羽茶經。不及玉泉仙掌。此間勝美遺失者良多。不獨詩也。

遊青溪記

去玉泉五里許。入一音寺界。一音寺亦智者所建。峯巒甚多。總名爲一音寺。巖也翔舞飛騰。已異玉泉。中有兩峯。特起若象王迴顧。下有聚落。背山臨流。正玉泉青溪中路。訊一音寺址。云正在巖顛。今廢矣。可四五里許。始入青溪諸山之界。裂霧奔雲。恣態橫生。昔游桃花源上。酷愛其山勢生動。天外浪壁層層。以爲稀有。今見此山。不啻故人。生平有山水癖。夢魂常在吳越間。豈知眉睫前有青蓮世界乎。夫論峯勢。玉泉最爲尊特。若其層疊多態。起伏回環。吾不能不愛青溪諸山。少年見妖姬。高士見山色。雖濃澹不同。其怡志銷魂一也。已近寺。忽見清流一泓。滂湃噴舞。是謂青溪。青溪之跳珠濺雪。亦無以異于諸泉。獨其水色最奇。蓋世間之色。其爲正也間也。吾知之。獨於碧不甚了然。今見此水。乃悟世間真有碧色。如秋天。如晚嵐。比之含煙新柳則較濃。比之脫籜初篁則較淡。溫于玉。潔于欵。至寒至曠。可掬可殮。至其沉鬱深厚之處。蟻伏蛟盤。皆不可測。入寺後折而右步。至龍女廟。卽青溪發源處。昔僧法琳于此作論。龍女來聽。因祠之。祠前有方廣地。最宜聽水。相傳泉發源同江。故與紅水共消長。然石中出泉。至冬猶滂湃。尤諸泉所無。泉之上有峯一。壁若燭淚下注。駭飲噉噉可畏。其色



朱碧相宣。霞雪雜出。皆千萬年雨溜所成。爲洞二。大士洞。徑路斗絕。惟臥雲洞。在道旁。若夏屋可居。卽琳法師著論處。元又有臥雲禪師居之。故亦名臥雲洞。洞邊石磊磊。色碧而中空。酷似太湖之佳者。與度門覓一卓菴處。後倚危石。前臨九子。晚飲龍女廟前。按水經注。青溪水出縣西青山之東。有濫泉。卽青溪源也。以源出青山。故曰青溪。今人殊不知濫泉青山名。盛弘之云。稠水傍生。凌空交合。危樓傾岳。恆有落勢。風泉傳響于青林之下。巖猿流聲于白雲之上。游者常若目不周翫。情不給賞。是以林徒栖託。雲客宅心。多結道士精廬。卽此地也。則青溪之勝。其來久矣。秣陵亦有青溪。發源鐘山。水光山色。遠不及此。而此處名不甚顯。題咏亦少。豈非以其僻哉。侯景叛時。陸法和正住青溪。與南郡朱元英論兵事。蓋青溪固居士往來處。亦宜祠。

遊鬼谷記

自青溪至鬼谷。道中多磊磊之石。石色沉碧。空中而多竅。其文如竹葉鳥跡。過嶺入溪中行。溪石爲千百年雨溜所洗。皆如雪色。至鬼谷。洞前三峯如砌。入洞

門少憩。道人持炬火前導。見洞上皆旋螺。作殘雪色。其下若龜文。所謂蓮花池也。水下注。淙淙有聲。傍池行。入兩重石門。蝙蝠若鷄鶩。級其上。卽所謂飲乳泉而長生者。見火皆起。或墜水中。至前一小門。道人蛇行而入。會炬烟薰人目。遂退。共唱佛陀。網網作金石響。道人云。洞左有桃源。三郎及石柱洞。可游。不半里。至桃源洞。入洞皆大叫。其中若大廈。上爲亂雲封砌。盤溜蹴乳。閃爍變幻。中隆起一案。若佛龕。三郎洞較狹于桃源。而濼過之。亦用炬入。重門大類鬼谷。石柱洞蘿棘封門。猿接而上。中有千年石乳若柱。此洞有水不可住。然水極清湛。覓路下。沿溪復從故道以歸。鬼谷。按拾遺記亦云歸谷。昔儀秦問先生何國人。答曰。吾生于歸谷。古史云。鬼者歸也。鬼谷舊跡。今在登封縣。蘇、張皆洛人也。此亦附會矣。

### 遊佛耳巖記

去青溪五里。地曰乾溪。有馮茂才者。邀過其宅。且云近宅有佛耳巖可游。遂曰往。諸山圍裹。忽見平曠。前卽沮水。山水間一佳聚落。近巖石壁。接連若鐵垣。沉

碧中苔鏽蔓縈。巖在削壁。俯澄潭。潭邊石路淨滑。可據以濯足。諸人皆烏緣上。予初怖之。後於近舟。乞二篙上下。各以一人持之。予攀扶而上。石狹淺不受足。幾墮。上復投予以繩。乃得至洞。頗寬博。據山水之濼。沮水自房陵來。經高安兩岸。秀壁相望。雲破霞裂。其崖如佛耳者極多。不知何代所鑿。安得以一舟徧覽其勝也。

### 遊紫蓋記

住玉泉。入春數日。走度門。商略游事。首紫蓋度門。老不能從。與僧寶公偕。沿途多峻嶺。回望玉泉。甚尊特。其後爲青溪茅平諸山。上帶殘雪。日光映射。寶公云。大似晴雲。映覆山巒。予曰。雲色稍陳。不若雪色之鮮。霽照人也。過聖水寺。相傳葛稚川鍊丹。于此取水。又數里爲吳王墳。釜隆隆起。吳王不應葬至此。豈吾王之訛耶。楚都在沮漳間。宜此地有王家陵墓。所云昭丘者。皆相去不甚遠也。此地望沮漳兩岸之樹。分行交織。不可紀極。路從山後。以達於寺。蓋自太行。少室。伏牛。玄嶽。諸山蜿蜒而行。至此地忽止。其前平原千里。江南諸山。皆可指數。若

天日晴明。可望見江上風帆。數月來滿眼峯巒。忽見平曠如掌。亦覺爽豁。往時有客自玉泉、青溪、紫蓋來者。吾即問三山孰佳。答曰皆佳。不能優劣。及予親至。然後知品題煙雲。非慧人不能。大都紫蓋寬博。玉泉尊特。青溪秀媚。紫蓋門戶也。玉泉堂皇也。青溪圍囿也。遊者以漸而入。彌深彌妍。若欲紫蓋爲青溪。是以亭臺花木之娛。而寘之懸檐列戟之處。亦少蘊藉矣。此山爲三十三洞天。以南北二山。四垂如蓋林。石皆紺。故名紫蓋。予自山後嶺上來。不見垂蓋之美。而林石亦無紺者。所云綵水甘馨。亦僅存智井耳。山頂有仙祠。卽葛稚川煉丹處。予記列仙傳。煉丹紫蓋。乃葛稚川祖葛僊公玄。字孝先。非稚川也。孝先跣行。屈氏二女。作履施之。後分餌丹。二女皆僊去。至云山主爲劉綱樊夫人。劉綱爲上虞令。亦非是中。不應作山主。俱誤甚宜正。寺肇基於遠法師。天皇悟。從荊州天皇寺移居此。往時樹木極茂。後盡伐去。今新栽松。嬌始如綠雲。寺僧等頗嚴守護。不過十餘年後。又成佳叢林矣。夜宿于藏經樓下。曉送寶所歸公安。予歸玉泉。行嶺上。復等見遠山晴雲殊快。至聖水寺。從徑路趨玉泉。冥藏於諸山外。見玉泉屹立。有若久客望故鄉。暢適不可言喻。豈非宿緣。經金家溪畔。兩水合流。

處。得一小菴。少憩。過此山樹無童者。踰光石嶺。石淨滑不受塵。下嶺卽聞風度松聲。謾謾。水涓涓。皆無出路。復踰嶺以達於寺。

### 遊龍泉九子諸勝記

出當陽城外。渡沮水。不數里。入山口如戶。遂行于日夕所望黛色中也。三十餘里。至龍泉寺。憩于胡康侯墓。康侯武夷人。官湖南提舉時。爲蔡京所惡。去官而隱。所云築室漳濱者。意卽此時。子宏等。後徙居衡山。康侯慷慨勁節。易退難進。故其言曰。浮世利名。如蠶蝶過眼耳。夫士固未有不超然利名之外。而可與共學者也。墓前手植松猶存。屈鐵偃蓋。微風卽漣。松下泉甚清湛。所爲龍泉者也。四周皆坦迤之山。函寺其中。青松如蔓叢蔽之。山後有洞名達公洞。梯之。乃可登。寺開基于達法師。故洞以之名。案僞秦建元九年。達隨安公南游樊沔。及秦將符平寇井襄陽道。安爲朱序所留。乃分遣徒衆。各隨所至。達于時與弟子數十人。南適荊州。蓋舊時襄陽入荆之路。取道沮漳。達公錫之。所至卽成蘭若。此其一也。然考達傳。所云龍泉精舍。乃在潯陽。此之傳會。得無又同箕山許由類。

耶。寺舊以古松勝。近時負笈來此者。取以爲薪。日益濯濯。緣此方人士朴野。見如來大士。則呼曰。胡神。見圓頂方袍者。則呼曰。楊墨。奴隸使之。郵視其居。百年來頗沾昌黎原道篇之澤。而寺僧亦不知有律儀。屠沽治生。自比于蒼頭奴子甘心焉。予猶記陶學士石簣爲予言。村落中有老僧。居積致富。後其孫往雲棲寺聽講。老僧聞之不悅。告石簣曰。近日孫輩不守治家本業。舍正崇邪。往聽講經。真可恠異。石簣聞之絕倒。嘗舉以爲笑。觀此則彼類中尙自冥然。何況儒生。法門衰替有由。不足怪也。曉出山。沿途峯色空翠。撲人衣袂。左清漳而右曲沮。望九子山亭亭卓立。登山已倦。揀石而坐。諸山絕似蓮花。此峯又蓮花出水之最高者。遊侶曰。昔李白易秋浦之九子爲九華。居士于此山。何惜一字衮之。予曰。九子之名。何嘗不佳。自是李白俗氣不除耳。予又安可爲渾沌書眉。下山從燕子冲至何仙姑洞。仙姑衡州人。不應在此。路甚險。洞皆碎石合成。出燕子冲。如戶闢忽開。沮水當其前。渡沮水至彰鄉。拜關將軍墓。前公首已入魏。此其肢體也。予謂公旣敗北。荊州業已屬吳。權釋公以結于劉而共拒操。劉必我德。公必思報。此亦一奇也。夫曹公非有君人之度者也。然下邳之降。果畏之而不殺。

歟。抑愛之也。公于此時。如几上肉耳。曹公聽其去而不窮追。視權得而卽殺之者。果何如哉。則謂曹公有君人之度亦可。察彰鄉今在沮水上。去漳水尙遠。而水經注以漳水歷彰鄉。爲關公授命之處。訛也。

### 由玉泉至高安記

山中春已深。天氣和暢。高安諸山之興勃勃。遂以正月癸酉。後玉泉早發。山中野花盡開。沿途青李及棠梨花皆如雪。至一音寺。山如象王排立。過青溪。溪水碧乳沉滯。別有異氣。浮于水面。至龍女廟前試茶。上臥雲洞。以所攜遊山帳。置洞外共坐。從洞旁攀蘿捫石。可半里許。至海潮洞。前度來諸洞俱到。獨未至此。大略如揚惠之所塑楞伽壁也。一山皆青石。如太湖。中空多竅。扣之鏗然有聲。若剪去草萊。一一剔出。茲山勝乃不啻。惜無好事者。竟寂寂沉埋耳。過寺至青溪鋪。見羣山如破雲枕藉者。白巖寺山也。昔郭河陽畫石如雲。此山曲折迴環。起伏變幻。大類游雲生動。述異記載荊州青溪秀壁諸山。山洞多乳窟。則此山當名秀壁。今遂逸其名。然秀壁之名。非此一帶山不足當之。山路漸隘。從一竅

入如永巷。兩山壁立。時有泉聲。石上苔文繡蝕。如排當彝鼎。至木瓜鋪。石益奇古。過墨匣溪。極秀邃。雨漸至。覓所謂木瓜菴者。不得。復行二十餘里。皆穿峽山。大約予生平看山多。土石間雜無純石者。今日始見之。往在京師。曾見大李將軍棧道圖一幅。純是設色青綠山水。頗疑不經見。今乃知所貌者皆此等山石類也。峽盡得沮水。山水相依。路盡在擔。晚渡水。宿高安城外慶壽寺。

### 遊鳴鳳山記

渡沮水行可三里。近鳴鳳山。兩山石壁竦秀。滑不受塵。水從中出。已心奇之。凡經四五渡。始至山下。兩山如城。青綠照人。有石洞可居。至大士堂。水繞其前。憑欄聽水。淙淙悅耳。遂登危壁。幸有石欄可攀。天門三相去各數里許。諸峯膚骨。本末皆美。石千年苔痕。溜跡傳之。如冷金鑄鐵。遠望山顛。若鵝頭仰啄雲霄。覺迫隘甚。及至。明堂祕室具備。不意針鋒囊葉之上。貯此淨妙世界。如壺中九華。以巧手鐫刻。仙宇其間。工絕特有肥瘦耳。于此山覓土繒成異物。石竇中時出喬松。矯健而浮。四顧遠近山。崩雲游霧。相傳韋皋令此。有鳳鳴之異。按韋耶無



作令事。訛也。夜雨大注。曉稍止。起步簷看雨後山色。因與游侶評山曰。遊江而西。得紫蓋。此土阜耳。已見玉泉尊特凝重。予謂此其山矣。然土贏而石澁。故少窳兀之致。已見雲夢青溪諸山。性石磊珂。予謂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如雲之山也。夫石重而雲輕。每不相似。石若如雲。則生動變化。巧妍畢集。故郭河陽畫石如雲。入畫家三昧。已見青溪鋪中白巖寺。諸山飛翔游移。滴嵐浮翠。予謂此山真如雲矣。然四時雲也。非夏雲也。夫大火既熾。上下歛蒸。玉女投壺。上帝擲掄。于是焉雲氣忽起。潏墨塗霧。馬逝帆張。浪捲波騰。浸地燒天。含蛟裹螭。散而愈疊。撥之不開。及砲卓忽散。天宇如澄。金翹玉蕊。藻刻葩蓮。僊人回盼。美女弄姿。奇形異質。不可殫述。此夏雲也。非鳳鳴諸山。鳥足以當之。遊侶曰。居士激賞如此。何不卜築。予曰。玉泉者。諸山之門戶也。止于玉泉。則門內諸勝皆可次第收。春秋以一真借數人。每山各住旬月。誰能障吾者。且以緣未盡。深入有期。姑援許遠游玄溜山中之例可也。天微放晴。卽往爲鹿苑游。道侶攜酒天門。以次遞飲而下。半途雨復大作。至大士堂。泉聲吼怒。震蕩天地。會暮遂不成行。雨中持蓋溪間。西去得雙石峙立處。如扉內有澄潭。溪水所會。至一民舍。前對三石峯。形

空色蒼。水繞其前。倚山而住。令人有卜居之想。山如鳳之將嘯。名象其形。何必他有附會。然韋臯舊俎豆于茲邑。不知何故。豈有名姓偶同者耶。夜宿于堂。小道人藥珠勸酒且乞詩。爲之醉。

### 遊鹿苑山記

宿鳴鳳大士堂之夜。予被酒臥。忽爲雨聲驚醒。呼游侶曰。彼鏗然者雨耶。遊侶曰。然。已復臥。至將曉。酒醒。耳根愈清。聞雨聲益厲。謂之曰。如此滂沱。所爲愁霖也。當奈遊程何。遊侶曰。急雨不終朝霽。當可待。及起視之。而旭日上千峯矣。始悟夜來所聽。卽檻外怒泉聲也。急乘霽作鹿苑游。十餘里外。莖山色已如吹雲潑墨。意甚躍然。下層阜。聞水聲戛戛。流入沮。卽鹿溪也。兩山夾道。如積鐵。皆援地插天。膚骨纒石。如削之壁。時有凹凸花。其凹處容塵如瓜甲泥。吐竹篠雜華。丹碧爛然。溪水縈洄間之。其東爲獅子巖。爲招僊巖。巖如墨汁灑成。陡健淨滑。飛鳥靡托。上有巖洞。明堂祕室具備。傳爲仙人所居。西有數峯。連石柱峯。深翠殷紅。又如翡翠屏障。東峯忽折而北。鰲頭特起。寺憑之。將斷復絡。一小峯出

其右。卽法華臺也。大約兩掖之山。皆有長袖下垂。中爲重門。溪水繞袖。出東西無定。凡四度水而後至寺。寺已敝。出寺登法華臺。見後山疊疊生動。甚佳。然此山中觸目皆砂翠之色。入耳總笙簧之音。覽之不盡。窮之愈出。何必借妍達山下臺。倚石柱峯下行。渡水至鑄鐵峽。以山色如鑄鐵也。從峽中忽見三峯西峙。青翠照人。總之此山不獨骨理玲瓏。縮之皆可作硯山筆牀。而別有一種妖冶之色。似雪又濃。似霞又澹。皆若以南海之蟻鏤。始興之解錫。越雋之空青。磨澹之丹砂而粧施之。又渡水始見山後戶丸泥可塞。復還至鑄鐵峽。涉水得少平地。望前三峯麗甚。于此處作一蘭若最勝。從此緣至寺後嶺上。歸寺有石碑。已殘闕不可讀。山上多鹿。故山曰鹿苑。溪曰鹿溪。志云上多鹿。詩云。町墮鹿場。毛萇云。鹿跡。說文云。町墮禽獸所踐處。訊之僧云。今殊不見有鹿。惟獼猴數月一來。千百爲羣。旋即去。山舊產茶。故曰青溪水。鹿苑茶。凋敝後。茶園皆廢。昔荆山居士陸法和。初居江陵之百里洲。繼居邑之紫石山後。乃卜築此處。嘗云。吾著腳名山多矣。未有秀窈如鹿苑者。蓋因峯爲牆。因水爲池。因巖爲室。因隘爲門戶。不修飾而自極煙雲之美。法和擇而居之。可爲神眼。後來開府鄂州。似未

嘗久居此也。昔臺城之難。爲千古學佛者口實。然此大士一出。而剪其羽翼。侯景之首。且暮至江陵矣。彼殺學佛者。而卽爲學佛者所殺。可云佛法無靈驗哉。萬回盃渡之流。圓珪七辛之輩。其跡或出野乘。而大士呼風役鬼之奇。正史揭而書之。以爲不可信。則臺城之事。亦不足信矣。法和居江夏。大聚兵艦。欲襲襄陽。入武關。梁元止之。法和以空王佛所與主上有香火因緣。應有報至。故來掇解耳。何以致疑。夫以空王佛所同學之友。沙劫不忘。拯其患難。至于萬不可掇。然後已。尤大士中之有俠骨者哉。予欲于鑪鐵峽上。治一室。以祠法和。而徐議佛宮。聞夷陵雷太史亦有此志。俟其歸。相與圖之。毋使荊州出此一大神聖。任其香火寂寂也。

### 遊君山記

萬曆辛亥暮春。漢陽王子以弔中郎至。予感其意。送至岳陽。同遊君山。以風逆泊舟南洋港。質明。東風細細。波平如掌。初日甫出。與王子方舟進發。過編山。水經注云。編山多篔簹竹。與君山對峙。孤影若浮。今作瀾非也。甚童。都無竹。頃之。抵

山足。見喬木蒼鬱。蔽天日。黯黯。含雪霰氣。兩掖之山。如垂長袖。怪石磊珂。飲水而下。寺內鳴脚四株。唐宋以來物也。上巢白鶴數百。遠視之。如玉蘭花。正殿亦壯偉。後爲藏經樓。左廡祠柳毅秀才。作健兒裝。西去穿喬木中。新篁綠色。照人。蓋遠視此山。直似長眉一絲。入其中。求所謂十二螺者。亦不得。都爲老樹。壽藤所遮。彷彿見污隆耳。然曲徑中竹翠茶香。雜花芬馥。極紆迴。有幽致。宛似江南佳麗。名園過軒轅臺。此處可覽湖中之勝。惜以文昌閣封之。復行竹石中。登酒香亭。其下乃走鼎灣諸州道也。還至寺左掖髻上。得朗吟亭。望長沙。湘潭。去帆如陣。上有古松。數株陡健。倩人肌骨。共坐其上。看水。大約天水一色。光景。乃此山尋常受用。然亦不能于此外覓一奇語。能模寫其澄鮮也。步至湘妃廟。穿林中。忽得曠野平田。極有野趣。入廟中。了無一人。閱古碑。頗喃喃皇英事。不知帝女者。乃天帝之二女。非堯二女也。自秦以來。誦說久矣。晚復至山口。覓石踞坐。看水上雲變。予謂王子曰。天下惟夏雲最奇。而湖上之夏雲尤奇。蓋八百至之水氣。上蒸空界。淋淋漓漓。生生動動。極百物之態。窮雕鏤之巧。昔米老謂于瀟湘得畫景。蓋謂湖上雲物異也。吾又安得一椽竹中。聽水觀雲。以娛餘生耶。

是夜。王子大有卜築之意。水氣清冷不成寐。辰起。定一菴址。在寺之右。近軒轅臺。雙髻曲抱。竹樹駢羅。猛風乍作。趨別山靈。一帆走岳陽樓下。

### 遊岳陽樓記

洞庭爲沅湘等九水之委。當其涸時。如匹練耳。及春夏間。九水發而後有湖。然九水發。巴江之水亦發。九水方奔騰皓淼。以趨淪陽。而巴江之水。捲雪轟雷。自天上來。竭九水方張之勢。不足以當巴江旁溢之波。九水始若屏息。微泄而不敢與之爭。九水愈退。巴江愈進。向來之坎竇隘不能受。始漫衍爲青草。爲赤沙。爲雲夢。澄鮮宇宙。搖蕩乾坤者。八九百里。而岳陽樓峙于江湖交會之間。朝朝暮暮。以窮其吞吐之變態。此其所以奇也。樓之前爲君山。如一雀尾鱗。排當水面。林木可數。蓋從君山酒香朗吟亭。上望洞庭。得水最多。故直以千里一壑。粘天沃日爲奇。此樓得水稍謫。前見北岸。政須君山妖蓓以文其陋。況江湖于此會。而無一山以屯蓄之。莽莽洪流。亦復何致。故樓之觀。得水而壯。得山而妍。詩人李白之剗張碧之礙。如憐小兒者。呼美爲醜。非貶詞也。遊之日。風日清和。湖

平于鬢。時有小舫。往來如蠅頭細字。着鷓溪練上。取酒共酌。意致閒淡。亭午風漸勁。湖水汨汨有聲。千帆結陣而來。亦甚雄快。日暮。砲車雲生。猛風大起。湖浪奔騰。雪山洶湧。震撼城郭。予始四望慘澹。投箸而起。愀然以悲。泫然不能自己也。昔滕子京以慶帥左遷此地。鬱鬱不得志。增城樓爲岳陽樓。旣成。賓僚請大合樂落之。子京曰。直須憑欄大哭一番乃快。范公先憂後樂之語。蓋亦有爲。而發夫定州之役。于京增譟籍兵。慰死犒生。邊垂以安。而文法吏以耗國議。其後朝廷用人如此。誠不能無概于心。第以束髮登朝。入爲名諫議。出爲名將帥。已稍稍展布其才。而又有范公爲知己。不久報政最矣。有何可哭。至若予者。爲毛錐子所窘。一往四十餘年。不得備國家一屏一障之用。玄鬢已皤。壯心日灰。近來又遭知己骨肉之變。寒厲一影。飄零天末。是則真可哭也。真可哭也。

### 柴紫菴記

玉泉右掖之山。一峯直下。如象鼻突出。卽爲菴有堂三楹。曰淨名。以祠護法居士者也。舒其後甃爲小室三。一居僧。一予自居。堂中望前山如繡屏。屏下有木

樺一株。可十圍。每開香清一山。其右牆外。小室三楹。爲香積。周以虎落。菴之後。所云象鼻突出者。瞰之皆石骨。鑿一洞曰幻霞。以其中有霞紋也。可容一室。四人。清涼沁骨。從洞右登山。緣鼻而上。可百步。得亭曰堆藍。圍以牆。穴以通風。望西南山色。如墨花淋漓。惟九子在西北。稍爲樹蔽其鐫。菴門外。左有小臺。聽玉泉水聲甚厲。可望後山怪石老樹。游雲弄姿。堂中所祠者。上爲維摩詰。左爲武安。右爲伯修中郎。近得西川黃太史平倩之詩。予哭而祠之。平倩長伯修六歲。故位在伯修上。海內交遊多矣。獨祠數公者。以皆有功德于玉泉者也。卽有功德于玉泉。而非道德文藻無遜前三公者。亦不敢僮。祠後度門之意。以雷太史何思。生平護持玉泉甚力。亦得附位在中郎下。荀始于萬曆辛亥春。會以他事歸。至壬子六月初四日落成。而總名之曰柴紫。以玉泉亦名柴紫山也。予卽以此日。從講經臺移至菴。向來居重垣內。如螺如贖。至是始與山色泉聲親。每日辰起淨名堂中。岡麓藏。午至幻霞洞。倩坐焚香。晚登堆藍亭看山。以爲常。意甚樂之。嗟呼。予之來山中。從困衡中計之已熟。拚捨百文游絲而至。蓋將終身焉。何者。道不在定。定爲道鎧。故古人舍喧入寂。假澄波以貯慧月。吾輩豈可遂紛



囂妄語那伽。如醉象之無鈎。似野馬之不御。此其宜居山者一也。鬼谷有言。抱薪趨火。燥者先燃。平地注水。溼者先濡。外境之爲水火也亦大矣。而以燥溼之習氣與偶。政恐入燄常新。難同浣布。騰波不住。有媿蓮花。然孺隨之。害豈有極。故知涉事難守。離境易防。此其宜居山者二也。蘭香石堅。羽飛鱗沉。各有至性。吾一觸塵縵。周旋世事。若枳若焚。形神俱困。乍對疊疊之山。湛湛之水。則胸中柴棘。若疾風傾籜。春陽泮冰。昔人睇槩戟爲諛道。走巖壁若康莊。信非欺我。此其宜居山者三也。謬許多生慧業。有志編摩。常欲取東國之靈文。西方之祕典。綜其萬派。匯歸一源。作後世津梁。中年馳鞅名利。垂情花月。羽陵蠹集。硯北塵生。自非偶影青巒。莫酬此志。此其宜居山者四也。世煩我簡。簡則疑傲。世曲我直。直則近訐。同固投膠。異或按劍。夫骨體如此。世路如彼。則采藥賣石。亦足以老矣。豈可臨砧刀而嘆秀芝。憶唳鶴哉。此其宜居山者五也。然則居山之事。吾志久定。吾計永決。終不捨此更逐世路矣。菴成。紀其梗概。而并勒五宜居者。以爲心盟。

爽籟亭記

玉泉初如濺珠。注爲修渠。至此忽有大石橫峙。去地丈餘。郵泉而下。忽落地作大聲。聞數里。予來山中。常愛聽之。泉畔有石。可數蒲。至則跌坐終日。其初至也。氣浮意囂。耳與泉不深入。風柯谷鳥。猶得而亂之。及暝而息焉。收吾視。返吾聽。萬緣俱却。嗒焉喪偶。而後泉之變態百出。初如哀松碎玉。已如鷓弦鐵撥。已如疾雷震霆。搖蕩川嶽。故予神愈靜。則泉愈喧也。泉之喧者入吾耳。而注吾心。蕭然冷然。浣濯肺腑。疏輪塵垢。灑灑乎忘身世而一死生。故泉愈喧。則吾神愈靜也。夫泉之得予也。予爲導其渠之壅滯。除其旁之草萊。汰其底之泥沙。濯足者有禁。牛馬之蹂踐者有禁。予之功德于泉者止此耳。自予之得泉也。舊有熱惱之疾。根于生前。蔓于生後。師友不能箴。靈文不能洗。而與冷冷之泉遇。則無涯柴棘。若春日之泮薄冰。而秋風之隕敗籜。泉之功德于我者。豈其微哉。泉與予又安可須臾離也。故予居此數月。無日不聽泉。初曦落照往焉。惟長夏亭午。不勝燥也。則暫去之矣。斜風細雨往焉。惟滂泥淋漓。偃蓋之松不能蔽也。則暫去之矣。暫去之。而予心皇皇然。若有失也。乃謀之山僧。結茆爲亭于泉上。四置軒窗。可坐可臥。亭成而嘆曰。是驕陽之所不能驅。而猛雨之所不能逐也。與明月

而備來。逐夢寐而不捨。吾今乃得有此泉乎。且古今之樂。自八音止耳。今而後始知八音外。別有泉音一奇。世之王公大人不能聽。亦不暇聽。而專以供高人逸士陶寫性靈之用。雖帝王之威英韶武。猶不能與此泠泠世外之聲較也。而况其他乎。予何幸而得有之。豈非天所以賚予者歟。于是置几移牒。窮日夜不捨。而字之曰爽籟云。

玉泉拾遺記

居玉泉月餘。藺若粗修。復規寺中所宜有者。殿後有大士閣。已廢復之。可以莖筵蓋寺。以名勝甲天下。而無一登眺。看山之所。于事理甚不可。殿前有泉。從山後來。匯于池。宜蠶之種蓮。而于護世殿左右。各爲一室。一池郵此水入焉。使日夜淙淙汨汨。稍盈則出。而注于玉泉。是一快也。門外有田二十餘畝。可深其半。引泉出入其中。作放生池。由乳窟往關侯廟前。右泉而左爲山足。泉路漸崇。去山足已近。若令人運雜石磊珂其間。使儘可通人跡。而車馬艱于來往。其勢不得不取趙太守所改故道。庶山中清寂無羣。是亦一快也。廟東去數百步。渠內

多石骨。爲水所蝕。依稀皆如巖窠大字。其上有田一區。前作一茶菴。以飲往來人。而後臨水。作一小室。使開窗卽聽水聲。看水色。是又一快也。夫此皆予心規之。而格于力者。其果終有落成時耶。其亦有就山水之趣者。能來此助予否耶。嗟乎。予于世間之聲色。非淡然忘情者也。又非能入其中而不涉者也。自多病以來。稍悟寒蠶火蠶。以涼煥異修短之故。急思逃之。而其勢又未能割。則取世外之聲色以與之戰。而期必勝。蓋其始猶兩持不決。及其久也。習之新者故。故者新。回思向時。與塵務相弊。以丘山之苦。易毫髮之樂者。真如狂如醉。追悔莫及。始知予于山水間。亦有至性焉。特隱現于磨夏之中。不得自遂。如膠粘鷗羽。絲縛驢足。而今從披剝後。愈入愈深。大暢其意之所欲。忻忻然。目對堆藍積翠之色。自謂毛嬙西施不如也。耳聆轉石奔雷之聲。自謂韓娥宋豸不如也。不惟學世外之道者。宜遵。遠離之行。而寡欲養生。賞心怡神。莫妙于此。予賦命奇窮。不知何緣得有此福。快矣快矣。願居山中。豈能安坐無營。稍稍點綴。以破寂寞。非所謂秀媚精進者乎。安得復如予者。來此與之共娛此生。是又一大快也。予何幸如之。

遊洪山九峰記

入鄂以來。闌入酒社。覺神明不快。甚欲以煙雲浣之。遂作洪山九峯之遊。出城。黃葉如雨。官道旁爲洪山寺。入門古松四株。霜皮虬枝。健甚。息左掖官舍。望入分山了了。大江如雪。晃耀天地。秋水未退盡。世界皆波瀾也。繞塔登山顛。見道旁怪石。鑄前代人字。已泐不可讀。旣至顛。望武昌萬家若蜂房。浮雪浪中。據石而譚者久之。下山至東巖寺。已敝。夜篝燈聞譚。人境清絕。曉從洪山發。不數里。青青之山。澹澹之水。出左右腋。憩于闕侯卓刀泉。喬松鬱然。過此山愈層疊。了不知九峯所在。忽從山口如永巷。始見朱碧委藉山間。九峯環抱一寺。如蓮花之裹蓮房。而松楓雜立若花鬚矣。寺極整潔。凡伽藍所應有者。無不具備。尤宜雨。以處處皆有迴廊。不須屐蓋也。守僧出無念師初衣井鉢履之屬。予曰。此非所急急。從迴廊至獅子石。登山頂。始窮山水之勝。猶爲松樹所蔽。不甚暢。予曰。此處得一高閣。則九峯之美備矣。于樹中見一處粉牆隱隱。僧曰。此陽邏也。下山復走。前山望水。武昌漢陽江色。宛然在目。松中據蒲安坐。渾忘人世。大都此

中諸峯環抱。極爲幽邃。而軒敞稍不足。記李習之常言虎丘池水不流。天竺石橋無水。靈鷲擁前山不可遠視。峽山少平地泉。出山無所潭。天地間之美。其闕陷大都如此。豈獨茲哉。山門外有小廟。予問故。僧曰。昔楚藩遣人爲無念擇地。至前山砍定爲基。有老人云。無念道場尙須深入。因以手指其處。忽不見。後以聞無念。念公曰。此姓周名某。死社于此者也。今仍以爲伽藍矣。予初來時。煩火正炙。入山數日。身心灑然。中郎有言。各山如藥可輕身。信哉。

### 後堆藍亭記

堆藍亭旣落成。予以侍大人藥餌。歸去。又一年。大人棄孤去。讀禮之暇。復走山中。得再有此亭。亭兩翼。松長數尺餘。盡遮山色。惟前一面堆藍如故。山僧曰。有異獸至者二。予曰。昔曇氏制戒沙門。不輕入山。冒霧露。犯虎豹。彼輕其身如沙塵。尙不欲以諸橫戒其身也。吾方欲借此身根爲千生資糧。安得不鄭重焉。亭內翼以窗櫺。今易之。牆穴以通風。亭外翼以短牆。前爲級。可十五六步。三面皆牆。而一路據險。庶安坐無恐怖。月夜可留宿。其所以易成者。以寺門外有伏甌

數千片。考之乃宋劉太后繼閣輒也。太后爲蜀人。少失父母。舅龔姓者攜之入都。過此寺。有慕容禪師者。見而奇之。後入太子宮。養育。仁宗修此寺。因爲繼閣其間。久而圯。于今幾六百餘年矣。而輒完整堅厚。叩之作金石聲。古人作事不苟如此。嗟乎。予去年營此亭時。行藏尙未可定。聶政有言。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予亦曰。老父在。予身未敢以許山也。今者父以天年終。予遂踐山靈往昔之諾。三年之喪。一切娛樂事皆廢。惟看山聽泉。味淡而趣輕者。應不在所禁。歸讀悉罷。惟貝葉不拘。予察其安于心。合于禮而行焉。豈惟三年。卽終身可也。亭設後。與無跡師及李伏之日納涼其上。而予姑記之。以識歲月者。萬曆壬子季夏之望日也。

### 前汎鳧記

天下之樂。莫如舟中。然舟之在大江也。雖汪洋可觀。而其驚怖亦自不少。故樂少而苦多。惟若練若帶之溪。有澄澹之趣。而無風濤之險。乃舟居之。最恬適者也。予自萬曆己酉。市一小樓船。曰汎鳧。取離騷汎汎若水中之鳧意也。遂自沙

頭發。過鄂渚九江。抵秣陵。當其波光皓粲。遠山點綴。四顧無際。神閒意適。或駕長風。一刻百里。或汎明月。積雪照人。曷嘗不快。然石尤不息淹滯。無時中流風惡。徘徊彳亍。而不得泊。時時有性命之憂。則尤有大不適者。蓋舟之樂。常以苦妨。故自庚戌以後二年。汎鳧幾爲剩物矣。今春乃以舟從虎渡。轉入三穴橋小河。時四月矣。兩岸楊柳森疎。開牕臨水。讀書作字。凡三日。過故松嶽而還。從來舟者之樂無逾此者。豈非以有臨流之適。而無風濤之足畏歟。嗟乎。予小時心浮志躁。內多煩火。家居目若枳而神若鯉。獨看山聽泉。則沉疴頓消。神氣竦健。可以度日。故予非好山水也。醫病也。往族有老人。每日至辰巳間。不得酒。則面若死灰。四肢抖戰。必得酒乃已。夫此老人之終身于酒也。豈誠知漉巾荷插之美而效之哉。疾病所迫。勢不容已也。予之于山水也。亦若此老人矣。然山行多勞。不若舟居之逸。而大江之險。又不若小河之適。爲較恬也。予從此得計矣。河雖小。四季常流。又直抵衡山。從本邑斗湖堤陸行二十里。至三穴橋。卽登舟。兩岸多垂楊柳。凡五十里。而抵予生長之村。有朝湖可泛。湖邊人家多喬松茂竹。去予先居一里許。去予杜庄半里許。湖周圍十餘里。水光皓然而不紅。甚深者



後侏儒。景物可怡。月餘不厭。從湖入河。順流七十餘里。至彰觀山下。山勢雖坦。而深窅委曲。喬松百萬。間有怪石。冬春之間。水清澈見底。大約如富春江上。其西上三十餘里。卽爲澧州。州遠近多佳山水。若夾山洛浦。俱爲禪林名勝。而太清太浮。爲神仙窟宅。自非半年不能涉險奧。飽煙雲也。東下得嘉山。又一舍。至洞庭湖岸。得頗風。傍岸掛帆。半日卽入鼎州河矣。息于德山。山多篁竹。清窈可愛。西上卽爲鼎州。鼎州以上。一日可抵桃花源。一入青蓮世界。無便出理。不必以日月計也。東下卽爲走衡岳道。岳予尙未游。然太虛靈臺。朱陵寶洞。山經游紀所載。尙恐不敢模寫萬一。或待予而啓其祕也。予計定矣。予志得矣。吳越之舟。居非不樂也。而阻大江。江上六千里。非有大不得已事。冒險河爲。惟此千里練。實予怡情養壽之地。必不羨夫乞鑑湖一曲者也。有何所障而待乞也哉。每歲如春游。則二月寓鼎。三月四月游衡。疑。四月終卽入玉泉。避暑。秋游則八月寓鼎。九月十月游衡。疑。冬則家居。避寒。樓舟二。一徹者載糧食。宿僕從。一自居。貯書畫及一二賓客。鼓吹一部。往來煙雲間。二三十年足矣。

泊夢溪記

津市新舟成。將遊吳越。值虎渡涸。不得出。予曰。有朱陵舊願可償也。遂以癸丑初春四日發舟。次于孟溪。卽予故里。登岸。步至珊瑚林。入荷葉山。老樹漸盡。至先居。苔錢滿地。其左爲嚶鳴館。愚兄弟三人少年修業處。廢沼荒臺。日以零落。省鄰居兩叔後。拜于立墓。今年覓數片碑石。封識其間。袁氏之興兩制科。相承不滿二十年耳。移居城市。東徙西遷。日不暇給。何皇及先人鳥兆也哉。時久不霽。見午日烘原野間。快甚。復至孟溪登舟。泛楊冶灣。憩岸上高阜處。長安穀昇雨村之樹。封天蔽日。日晡。順流而還。追憶十年前。與諸叔縱飲此地。一吸百盞。如得霜鷹。而今少飲卽休。則少壯異時。喧恬殊趣也。此間無山有水。至夏秋間。滿目皆水矣。正欲于此處作一小亭。會河邊人家。有麥地。欲易數畝。遂欣然成之。蓋予性癖好舟居。此處多種楊柳。維舟其下。便是清涼國也。此地原名孟溪。當是居人姓。或曰夢溪。記昔沈存中常夢至一小山。花如覆錦。喬木蒼鬱。溪水繞其下。晚居南徐。得地于丹陽。宛如夢中。遂以夢名溪。故所著有夢溪筆談。予屢夢至一處。有山庄院。彌望皆水。荷葉遮門。此地卜築成。宛如夢中矣。則名爲夢溪亦可。

### 再遊彰觀山記

舟次禮之關山。步于山間。草中間有怪石。水邊石尤突兀。有若浮梁者。其上有飛泉下注。四時不絕。關之上爲彰觀山。兩山夾立。萬松鱗次。中有山路。泉水出焉。乍洪乍細。可二里許。山逾深。諸峯若象兕蹲踞。喬松十里。遮蔽天日。訊樵者云。上有寧極觀。時日已暮。徘徊樹中。語客曰。有以也。夫道書之四十四溷地。黃范二仙鍊丹處也。山勢幽篔。泉流注射。宜爲幽人所棲隱耳。客曰。今爲齋封。蓋靈壺。靈碗。青山矣。予曰。非屬藩封。安得封天之樹。爲青山介冑耶。步出山口。徑僮僕鶴立。云登山覓不得而還。予嘆曰。甚矣僕之孱也。從我于山水間二十年矣。豈有聞泉聲不遡其源而他往者哉。以後獨登山。凡有泉處。卽循水而覓。予蹤必可得也。蓋此處有二山。一爲關山。關山之上。乃爲彰觀山。予昔遊時。誤以關山爲彰觀矣。登舟數里。聞灘水聲。舟師不知水道。至灘不可上。急登岸。時已昏黑。依岸行。見一樵人。予呼之。其人急走。意以予爲盜也。後又一樵者至。尾之。予問曰。此間有居民否。樵者曰。從此過河。卽宋家渡。亦一聚落。遂至渡口候舟。

## 涉小洞庭記

洞庭之濱。有小聚落。曰麻河。漁家數十戶。櫛比。時將過湖。舟人不熟湖勢。乃覓一舟。二人爲導。雨止成行。穿小港中。舟人云。此青茅窖也。凡湖中小曲曰窖。十餘里。過一小湖。舟人云。此白頭湖也。復從岡巒中穿一曲。舟人云。此掘子窖也。又五六里。舟人曰。從此出口。則爲馬頭湖及濯湖。二湖相連。可四十里。今從小曲中出。地名七星窖。可不必游。馬頭湖而直走濯湖。予嘆曰。若非熟舟人。卽成七聖道矣。出七星窖。至濯湖。白水封天。可二十里。走常德岸。所爲侯家港也。此屬洞庭小曲。至三四月。則蕩然一壑。予以其名不馴。直呼之爲小洞庭焉。洞庭觀水。最爲雄奇。然宇宙間數百里。一片軟嫩芳草。翠綠嬌嬌。與水色相儔。方知古人云。洞庭芳草連天。非虛語也。

## 後汎鳧記

僕少如健犢子。自經父兄之變。百感橫集。體日羸瘦。今年始覺大有老態。或長

夜不眠。耳中日夕如轟雷。雙手酸痛。雙膝常畏寒。夜作楚尤甚。略有酒慾。卽發血疾。兩兄皆早世。僕隱隱有深怖。自念精血未耗之時。猶不敢以進取爭衡造物。况今漉然龍鍾。已矣已矣。從今絕意于仕宦之途矣。少有才名。或以止于一孝廉爲憾。然同學諸人。有才不減於予。學力數倍于予。而以一諸生終者有矣。僕所得已多。亦復何憾。孝廉粗有體面。可支門戶。早完公租。不涉閒事。可以不到公門半步。州縣亦自敬重。上擬不足。下擬有餘。亦可安心卒歲者也。僕于中外骨肉。由登第至蓋棺。皆親見之。作宦之味。亦歷知之矣。大約以多欲求遂。故不得不處于忙地。而其實未常不厭忙也。以厭忙故。亦結想于閒地。而其實又未能閒也。有事厭事。無事生事。奔波一生。卽高明者率皆然耳。僕久已顛破矣。然此時又豈能閒。偶與忙之地相左。而與閒之境相近。則且舍忙而取閒。固其宜也。不幸性就煙水。每見清泉流水。則怡詠終日。故自戊申以後。率常在舟。于今六年矣。一舟敝。復治一舟。凡居城市。則炎炎如炙。獨登舟。卽洒然。居家讀書。一字不入眼。在舟中則沉酣研究。極其變化。或半年不作詩。一入舟則詩思泉湧。又冗緣謝而參求不輟。境界遠而業習不偶。皆舟中力也。去年治一舟。欲走

吳越。與錢受之諸公約。必來聚首。自臘月來多病。不離藥餌。新正始漸愈。然種種老態。不以年衰。直以月遷。且大江之中。風濤百蟻。當此禁網嚴密之時。自荆至吳。舟稅如織。所之中廂。皆遭盤詰。胥徒謾罵。令人駭愕。茫茫三千里長江。一片愁水耳。知交中韻士。卽是貧士。富人多非韻人。僕賦性如此。豈肯開口求人。故作客居。諸亦自不易。况宿疾偶發。數千里外。何人看視。以此東行之念漸止。適所制舟。又在邑之三橋虎渡。水濶不得出江。必由洞庭趨岳陽。乃與江會。不若且走湖內。遂以正月四日。至三橋登舟。走澧浦。水秀而狹。無諸險難。飲食日益。沉疴漸愈。至先人故里。見襟帶江湖。有數畝。可以築臺御風。穿池種荷。因以數金易符。當止息不遊之時。維舟柳下。最便。先居去此一里。稍稍修葺。可以安住。杜園去此數百步。多松竹。可以閒游。左里許。有珊瑚庵。右里許。有浣花庵。亦可暫息。父兄俱亡。獨兩叔。年知愛。相見卽驪然。永日。有聞叟王吉人輩。可以伴行。僕有饘粥之田。可取租四百餘石。以其半贍城中妻孥。以其半爲村中及舟中資糧。歲有租銀近百金。以十分之二付城中妻孥作蔬具。以強半給予游玩度支。又紗市有一宅。社友蘇直指曾諾以直。若得此再治田數百畝。僕于窮

人中亦足以豪矣。支派旣定。但飯來張口。有若神鴉。何俟僕僕更求人乎。春以一舟爲主。一小舟爲伴。載書史糗糧。走禮州。過小洞庭。至德山。游桃源。登衡山。秋以小舟走沮漳。至玉泉。上高安。夏冬則歸村園。或偶一至城市。其中相近山水。若九溪若華容。皆可細往。僕之生計。定于此矣。將取古今舟居之人。若張融。張志和。陶峴。趙子固等。外及釋子。船子。中峯輩。作一煙波外史。恨書少未能集全。然亦粗有其概。恨我不見古人。恨古人不見我。非虛譚也。過洞庭。湄湖中。白波千頃。芳草連天。與崔晦之偶道及。因書而識之。示不忘焉。

### 再遊桃源記

湘中有舟來。言道。上荒甚。乃以衡遊俟之。秋稔。次于釣灣。且歸。適揚子文弱相期聚首江樓。時景陵李長叔工部。亦以使事至鼎。晤間。遂共作桃源遊。時癸丑二月之十二日也。從江樓下。三舟並發。長叔舟中。客爲沈仲敏。文弱舟中。客爲賀景明。陳仲翰。予舟中。客爲崔晦之。或能歌。能弈。能詩。書。是日過武山。次延溪渡。明日過桃源縣。至綠蘿山下。諸峯巖壑。極爲瘦削。至白馬雪縹處。上有怪石。

登舟皆踞坐。泊水溪。與諸公步入花源。至桃花洞口。桃可千餘樹。夾道如錦幄。花藥藉地寸餘。流泉汨汨。邈源而上。屢陟彌高。石爲泉水壘。皆若靈壁將樂。水忽從數丈下墜。擊石鏗然有聲。已至山竇。有亭丁坐。泉從上落。匯于小池。其上遂不可攀。有老道人從石壁上。復緣而下。欲見其捷。失足仆地。衆皆唉。其右爲大士閣。未暇遊。從石級下。可數百武。走桃花觀。有桃川佳致四字勒石。上爲劉禹錫題。馳道亦整潔。間有杉松。邑人士江伯通張阿蒙諸公。攜酒宮中。攜得材伶一部佐酒。予乃竊步馳道間。至桃花下。月色轉朗耀。花香薰人。藉地而坐。頃之文弱亦至。相顧大咲曰。已較遲入刻矣。苗花啜茗。歡咲移時。諸客亦有至者。乃登大士閣。月下千山皆如煙霧。夜已深。尋故路出水溪。長叔已先至舟。意倦。游不欲前。遂分袂。悽然有別意。辰從鈔邏林中。獨與文弱進發。過澄溪。整筵峯穎秀甚。至仙蛻石。石如鐘鼎。羅列水上。森然壁立可畏。間有磊珂水間者。遂停舟據之而坐。登舟里許。爲漁仙寺。山溪秀邃。竹林駢羅。茅屋數家。內有淨石。一小峯極可登眺。過平疇至寺。寺內祠伏波將軍。作健兒狀。不知文淵韶秀如畫。後有洞。依以爲閣。已圯。然洞中石理甚蒼古。苔紋薜碧。以手拊之如玉。其左側



爲洞者三。皆可坐。四峯攢立若筍。其隙可登。有小泉鳴草間。峯形如旋螺。每旋輒有少許地。屢折乃止。皆可瞰江。四周如鐵甕中。可作一靜室。共意峯頂必有異。滑不可上。披草棘。旋覓寔足處。極力乃得至顛。望諸山皆疊疊有迴波。日已晡。尋故路歸舟。萬山如蓮縈繞。水光浩白。月色皎潔。乃共坐舟頭小飲。夜臥酣適醒。時日上舟窗矣。起望穿石亭。立水上。若雲鬢高髻。與殊不可遇。旣至。若在軒轅鏡中坐也。外若鐵牆壁時。遠山波流。花簇妖冶動人。自辰至午。留連不忍去。已登舟。近新泖溪。山勢迴合。不見去路。溪山至此。爭奇獻妍。間有人家。恨不與結鄰也。過仙人巖。不及上。至水西巖已暮。其古色照人。正與予所見高安鹿苑等。泊舟巖下。道人猿飲而至。欲登其顛。有難色。文弱曰。凡卓菴處。必自有途徑可至。請先往。予乃以布裹身。令兩人曳之至顛。見山巒益飛舞。度已暮。不可久留。循故路下。已下。仰視病悸。昔伯孝長聞戰鼓之音懼。而閉戶蒙被自覆。漸登城而觀言勇。可習也。予從此習勇矣。至魚網溪畔。石板上布席坐飲。魚網原名怡望。中郎改今名。豈聲相似訛耶。然魚網政自佳。是夜月如晝。觸目皆山色水聲。相對皆閒人。覺身輕甚。中夜。予獨起臥砂石間。念吾兄中郎存時。每以游

展相角。昔年遊此。未及陟顛。中郎舉以爲唉。今已陟顛矣。不知歸去後。舉似與何人也。不覺淚下者久之。夜中月色水聲。清人肌骨。不成寐。曉念魚網溪色淨綠。不可名狀。其中必有異。乃放舟入溪。溪口卽有磊磊石壁。砂翠爛然。老樹茂竹。便娟媚人。可二里許。溪中石板。若數茵可步。大舟不可往。乃覓小舟。巖溪相依。若戀戀不捨者。至十餘曲後。水石間出。石爲水所蝕。若龜魚仰面昂首。出彼水間。灘聲雷轟。霏珠饑雪。小舟復不可往。乃步石壁下。溪水侵巖中斷。復不可往。則踈而過。凡三四渡。有灘。洄浪掀舞。相與濯足。莖前溪叢樹中。有小亭。漁人曰。此龍角亭也。下有龍湫。急往。改衣少息。偶有鄉民陳姓者。以鷄黍至。感其意。爲之飽。訊溪所止。則云兩山相合。中縈一帶。可二百里許。予曰。此真避秦處也。恨無小舟。不能窮其源耳。相與步歸。至舟日向午。處理歸棹。一瞬數十里。去花源一牛鳴宿焉。

### 遊靈巖記

遊花源後。從阪溪入小河。至蘇溪。舍舟而陸。遊小溪行。卽靈岩洞中所出泉也。

數息老樹下。近巖數里。見山峯波騰秀媚特甚。至寺泉聲益厲。予不暇入寺。先之洞。見洞中冷然石雲排當怒立。卽欣然一咲曰。不虛此來矣。洞縱可數百丈。橫可數十丈。中有一溪。淵深不可測。其上常有雨點下滴。若融雪響。大都一洞皆千年溜乳所成。窮工極變。色如陳雪。佛大士及鐘鼎象兕花鳥之類。以意模之。皆得其彷彿。正不必真似也。予乃屏息靜觀。從遊者呼云。急來看洞後石變。予曰。徐之。如啖佳珍。須少咀嚼耳。頂上時作稻畦文。其乳下注。而中止者。如懸挂衲衣。摺理下垂。已杖而上。復過一竅。卽爲洞之後戶。見緣溪石理。如洞庭湖中軟浪疊砌而成。石脂注于泐隙。如乳雪。旋螺上覆。忽若一鐘。然取象可種種。不獨鐘也。其溪可以盆舟入。若蛇行。過此一重關。其中必有異。予輩膽薄。失此靈境。悲夫。起坐洞後平地上小飲。僧云。新洞亦去此不遠。蓋數年間偶崩出一石門。往瞰之。更大于此。其石理亦相類。特昏黑。須火炬而入。急令人縛炬數十。各持杖往。至洞口。泉聲汨汨。亦有一溪。以炬前。予等相尾而入。有望。有皇佛大士及象馬犀兕之屬。種種呈態。其流聲至深入益厲。蓋由此洞暗入前洞也。炬旣而還。洞口石搖搖欲墜。殊可怖。其右卽爲桃花洞。一洞皆水。惟亂石錯立水

上可步往。其中有門。水從門中出。予曰。桃花洞口。名不虛也。過此水竇。卽避秦人矣。極力蛇行而入。必得吾願。乃去帽脫衣。以手據水上。直趨竇中。文弱亦欲從。晦之諸公大呼曰。毋往。毋往。予曰。何哉。豈慮吾入而不復出耶。吾年已四十餘。頭顱種種。視世味已如咀嚼。若避秦人住此中。樂不可支矣。莫吾阻也。晦之曰。子欣動而厭靜。今以一舟放浪江湖。有何不樂。一入其中爲避秦。諸人留或強以僮妹相匹。花源雖廣。周迴不過數百里。他年迷路。不復得出。有若柙鎖。空自悔耳。予曰。避秦人皆仙伯也。凡僊人居山中者。去來自如。別有路可至上界他方。豈真同血肉凡軀可拘之一處者。言已。復走入。去穴不數步。而從人大呼曰。有蛇有蛇。予始大駭。疾趨還。恨靈仙之永隔。悲弱志之不厲。涕泗橫如而出。至寺晚食。復步至前洞。見石竇中一小碑。上額篆唐朝奉題靈岩字。有分明便是桃源洞。不見溪中流落花語。餘書石者不悉記。予謂靈岩山不足觀。而其中包藏靈怪。正如一樸茂人胸中。含裹無窮麗藻耳。獨寺中狼藉不堪。夜坐殿前小飲。亦自成歡。

### 遊太和記

萬曆癸丑暮春。予自花源歸。作太和遊。從草市發舟。至裏中。陸行三日。而抵山下。道上山色泉聲。已冷冷非人世矣。息于楚藩蘭若。以首夏初九日丁酉登山。過謝家橋。經草店。此後馳道整潔。松杉夾路。菴觀櫛比。朱戶隱見。至冲虛菴。流泉細細。溢于衢路。上有檜一枝。開黃花如金粟。卽山中亦僅此一株。不見多也。上仙關。兩山多竹篠。至玉真宮。穿松杉中。有石橋三四處。皆如碧玉。其砌其上爲玄岳門。如一竇。方回之泥可封也。過此則煙雲金碧。輝映萬狀矣。夾道古杉千株。過元和。觀溪水爭流。其左卽走玉虛宮中道也。以玉虛宮需之異日。急從中路行。有危坡。稍見野意。不三里。夾道濃陰。山或左右擔。至迴龍觀。見天柱諸峯。若刻若縷。歷老君關。公廟及太子坡。皆修潔。過平臺下。十八盤石磴。不受一塵。樹影尤濃。聞流水聲。厲甚。卽龍泉觀前橋也。臺路有三。一爲周行。卽走紫霄南岩登天柱者。入溪卽走九渡澗中。至玉虛岩。瓊臺觀道也。其上爲紅門。卽太上入僊羅公院諸處。可抵瓊臺者。予舊聞之中郎云。太和瓊臺一道。疊雪轟雷。遊人乃云。此山澗水殊可嘆。予拉遊侶。請先觀水。爲山靈解嘲。乃行澗中。兩山夾立處。雨點披麻。斧劈諸欵。無不備具。灑墨錯繡。花草爛斑。怪石萬種。林立水

上。與水相遭。呈奇獻巧。大約以石尼水而不得往。則匯而成潭。以水間石。而不得朋。則峙而爲嶼。石偶誦而水贏。則舒徐而容與。水偶誦而石贏。則頽臺而吼怒。水之行地也迅。則石之靜者。反動而轉之。爲龍爲虎爲象爲兕。石之去地也健。則水之沉者。反升而躍之。爲花爲蕊爲珠爲雪。以水洗石。水能予石以色。而能爲雲爲霞爲砂爲翠。以石捍水。石能予水以聲。而能爲琴爲瑟爲歌爲嘔。石之躑避水。而其巖上覆。則水常含雪霰之氣。而不勝冷然。石之顛避水。而其顛內却。則水常親曦月之光。而不勝爛然。如此者。凡二十餘里。抵玉虛巖。巖若青玉。下覆樓閣。流水繞之。喘息稍定。復下穿澗。水稍狹。流愈壯。百武一息。卽揀石而臥。一日間行住食息。皆對怪石。瓜齒纒足。俱費乳雪。生平觀水石之變。無暢于此者。又三十餘里。始與水稍疎。得中瓊臺。新毀于火。然望天柱。蠟燭諸峯。無論巖巒之奇。卽百萬碧樹。綠光浮動射人。其絕壁巖棲者。隱隱樹中。如蜂房。間多披裘。念一之夫。餌芝煑石。咽氣殫和。永絕梯磴。獨耦煙雲。以待羽化者。至上瓊臺。日已暮。遂止焉。其後爲瓊臺峯。若一髻前指。卽所謂外朝峯者。陳希夷修道處。曉辭瓊臺。過外朝峯。從天柱後戶入。登山謁帝堊七十二峯。皆如屏息拱

立。髻盤鬢繞。雲融霧騰。亦不暇問其孰爲七星三公十丈萬丈等也。記荊州圖經云。峯首狀博山香爐亭。亭遠出。又南雍州記云。有三磴道。上磴道名香爐峯。蓋後人易香爐爲天柱。而以其副峯爲香爐云。游侶問玄帝所自出。予曰。黃帝之子昌意。娶蜀山之女。生高陽氏。居弱水之鄉。陶七河之津。是爲玄帝也。役御百神。召致雷電。乘結元之車。周旋八外。諸有洞臺之山。陰宮之丘。皆移安息之石。封而填之。鑄羽山之銅爲寶鼎。以獻于神峯。大約與黃帝鑄鼎首山事同。陶貞白與楊許諸仙往來。親得其說而紀之。尙有可信。若夫淨樂國王之說。俚甚無足存者。自古山澤之癯。冲舉者多。惟帝王絕少。而黃帝祖孫。皆鼎成乘雲。歸于帝鄉。似別有家學脈絡。彼秦皇漢武。不得其術。而以腐骨莖神山。以涇胎飲浩露。宜乎疎天親地。究歸玄壤也。今黃帝之跡相莖。而玄帝隱于育說。悠悠無知者。予故備爲拈出。是日徙倚山上。神醉煙嵐。自念躡屐久矣。大都自然勝者。窮于點綴。人工極者。損其天趣。故野逸之與濃麗。往往不能相兼。惟此山骨色相和。神彩互發。情不稿。麗不俗。人言五岳不堪伯仲。良有以也。謁帝復下天門。舍輿而步。與游侶約。毋匆匆。見山骨稜稜。雲破霧裂。則少住。見兩山忽豁。千峯

髻出。則少住。見古木蕭蕭。柯韻悠揚。石橋流水。悄然如話。則少住。惟畫棟文楹。卽棹臂而過之。以所不足者。非此物也。至南華。叢石若駭雲。外覆爲循廊。以達宮門。殿宇壯麗甚。殿後依巖爲諳院宇。亦若修廊。積鐵冷金中。時出雪溜。薜斑朱藤蔓絡。廊外綠峯照耀。見雨瀑。如白龍蜿蜒而行。至聖父母殿前。望天柱氣宇如王。息于棋亭。步至捨身巖。杉松滿路。皆數十圍。山行倦甚。至曉猶不能與天昏昏作雨。再至南巖宮後石巖下看山。遂行。過雷洞。至太子巖。石亦奇峭。有泉淙淙下滴。杉松皆數十圍。下至紫霄宮。宮殿所不論。其後爲展旗峯。前爲禹跡池。泓然沉碧。有水亭可憩。上爲福地殿。不及登。仍至九渡澗。抵平臺。雨大作。覓舊路。暫歸蘭若。明日霽。始作玉真五龍之遊。從元和觀折而東行。路未修。巖有野致。山巒平衍。田疇龜拆。近玉虛宮。松杉茂密。有大溪。匯衆流界道。石橋壯麗。卽九渡澗。及諸澗下流也。溪繞宮右。兩岸道院櫛比。時有小橋。儼若村里小市。過宮門壯等宸居。昔文皇以十餘萬衆。鑿石開道。繕治宮殿。皆屯集于此地。凡十二年而後落成。故此地亦名老營矣。乘驛走九龍。不及入。沿途多平原曠野。至九龍行宮。有老松深柏。飯後着笠子登輿。一老道人覲予而咲。訊之。則曰。



此後山陰樹影交加。無曦日也。乃擲去笠子而行。至此易夷爲險。山路頗多怪石。濃陰遮蔽。好鳥和鳴。近仁威觀。流水轟然。沿途溪水四至。真與九渡澗爭雄。時有瀑布。過磨針澗。流水交會震厲。皆青羊澗桃源澗水匯集處也。蓋蠟燭澗之水。下匯爲溪。其地坦迤。無所遮越。游人不惟聞其聲。多餐其色。此地兩山中蝕一縷路。深林菁茂。白晝似宵。驕陽疑月。青羊桃花諸澗之水。四面奔流。如草中蛇。如鏡中線。疾趨而過。不知其所之。故遊人不見水色。但聞水聲。風林雨澗。互答相和。荒荒冷冷。殆非人世。抵五龍門。列紫柏二株。其徑九曲。過擲梅臺。拜殿前雕欄刻石。皆若碧玉墀。下五井各一色。又有日月二池。一黛一赭。昔陳希夷習靜瓊臺峯。見二老人數數來。訊之。則曰我五龍峯下日月池中龍也。卽此池矣。飯于道人舍。見南岩騰綠鶯紅。大似小李將軍一幅橫披。已命一小黃冠爲導。至自然庵。張三丰修煉處。有上賜衲衣。又行五里。至山後。路窮多支以木。于石竇得洞。卽長生巖也。有道人辟穀已十九年。貌甚腴。分子以熟製蒼朮數餅。甚甘。訊之不言。日已暮。遂還宮中。按此地自唐貞觀中。均州守姚簡禱雨。有五龍見于此。建五龍祠。逮至元。始修齋改爲五龍宮。至本朝始極其盛。人皆知

陳希夷于此修道。不知殷長生房長鬚李玉溪馬明生田叢衣之徒。皆于此仙去者也。是夜月色皎甚。開窗了了。見南岩燈火。不成寐。曉尋舊路歸。始入玉虛宮。周遭類一大縣。其中虬柱龍梁。雲棧藻井。砌以文石。覆以碧瓦。綺寮雲接。飛閣霧連。其外金字銀書之亭。真官選客之宇。皆可爲他山宮殿。其左右道宇。玄院。綺錯棋布。幽宮闕室。千門萬戶。流水聞于磴砌。泉聲喧于几席。姹花異草。古樹蒼藤。駢羅列植。分天蔽日。海上三山。初利五浣。依稀似之。若夫山裏田間。泉周陞外。花裏有耕耨之客。雲中聞鳴吠之聲。能使芙蓉城中。失其芳妍。桃花源上。讓其幽窅矣。息王堊仙宮。目不暇覽。情不周馥。遂策杖而出。訊之老道人云。此卽異時武當縣也。出宮後。返玉真入涉其巖。步至松杉間。與遊侶評山。予曰。吾胸中已有粉本。大約太和山。一美丈夫也。從遇真至平臺爲趾。竹蔭泉界。其徑路最妍。從平臺至紫霄爲腹。過雲入漢。其杉會最古。從紫霄至天門爲臍。砂翠斑爛。以觀山骨爲最親。從天門至天柱爲顛。雲奔霧駛。以窮山勢爲最遠。此其軀幹也。左降而得南崖。皴烟駁霞。以巧幻勝。又降而得五龍。分天隔日。以幽窅勝。又降而得玉虛宮。近村筵林。以寬曠勝。皆隸于山之左臂。右降而得三瓊

臺依山傍澗。以掩澗勝。又降而過蠟燭澗。轉石奔雷。以傍僻勝。又降而得玉虛巖。凌虛嵌空。以蒼古勝。皆隸于山之右臂。合之山之全體具焉。其餘皆一髮一甲。雜佩奢帶類也。游侶曰。君真山之顧虎頭矣。是夜復止于蘭若。明日至均州。買歸舟云。游侶者。黃竹楊孝廉襄中。余茂才漢陽王章甫也。

### 書太和記後

太和之山。無所不有。分之爲洞天福地者。當不知其幾。今欲一覽而窮其勝。此其神情。何關山水。夫欲盡其要妙。雖山中黃冠。有不及至者。要以涉其梗概。太淹或不能留。太速又有不愜。覺日來游辰。尙有所遺。都由山徑不熟。故曠曠耳。令予再至。則知遊矣。請以入日爲期。朝從迎恩宮發。徐行于龍泉九渡之間。日中而止紫霄。覽紫霄畢。以其餘力及七星寶珠諸處。而勝可窮也。朝從紫霄發。徐行于摘星天門之間。日中而止太和。謁帝。覽太和畢。以其餘力及清微朝聖諸處。而勝可窮也。朝從天柱發。徐行于天門摘星之間。日中而止南巖。覽南巖畢。以其餘力及欽火不二諸處。而勝可窮也。朝從南巖發。

徐行于仙侶青羊之間。日中而止五龍。覽五龍畢。以其餘力及自然長生諸處。而勝可窮也。朝從五龍發。徐行于磨針仁威之間。日中而止玉虛宮。覽玉虛宮畢。以其餘力及仙衣圍堂諸處。而勝可窮也。朝從玉虛宮發。折而右。徐行于九渡淵默之間。日中而止玉虛巖。覽玉虛巖畢。以其餘力遡蠟燭澗諸處。而勝可窮也。朝從玉虛巖發。徐行于中下瓊臺之間。日中而止上瓊臺。覽上瓊臺畢。以其餘力及外朝峯諸處。而勝可窮也。朝從上瓊臺發。徐行于太上入仙間。日中而止遇真。覽遇真畢。以其餘力及冲虛元和諸處。而勝可窮也。竭此八日之力。卽不必盡發其隱伏。而亦可以無遺憾矣。是故游侶宜少。恐其撓也。僕從亦宜簡。恐其羈也。與人宜健。且與之飽。恐其力盡。尼子行也。山資宜多。且宜先授。以近日山中貧甚。猝不能給客也。果餌宜儲。恐偶枵也。山志宜攜。恐有遺也。皆游具也。又彼所欲得于客者。祈禳至一宮。則姑曲狗其願。而我得以其隙。作鎮日遊。是又游訣也。若夫久住于此。以窮其變態。則又在好事者。

珂雪齋近集 卷一 遊記

# 珂雪齋近集

卷二

尺牘

公安袁中道 小脩甫著

寄李參知夢白

都門別後。未得一耗。弟于去歲三月歸自漁陽。無念亦至公安。稍稍悉仁兄動定。知精進甚也。弟于漁陽署中。稍有所契。久之覺無生知見之力甚微。所謂陰境現前。瞥爾隨去者。真非虛語。又古人云。入佛不能入魔。悟力不充故也。竹定是竹。筍却不堪作篋。世染深重。如雪山陳冰。杲日雖出。未易銷融。言及至此。惟有撫心內愧而已。居家苦應酬。出來尋朋友。却又無開口處。從去歲十月。自買一小樓船。載書畫其中。蕩漾江湖。冬春二季。始窮花源之勝。至四月盡。乃抵金陵。愛其風景佳麗。剝宇精潔。遂躋舟南門。憩于天界報恩間。校試之年。多士雲集。雖無人論學。却有數友留看舉業文字。皆可造就者。弟此段障緣未了。亦欲借此了之。仁兄部下亦近。但長夏安居。嬾于出游。傳聞以入賀行。果爾。則舟過

上河。可覓一良晤也。人便草率不莊。惟原宥。

### 寄蘊璞上人

久不到金陵。至則覓石頭菴主。云已入楚。惟見新竹千竿。巒綠可餐。高足弟子法門通家之情。藹如。遂分半榻者累日。每倚竹長嘯。又未嘗不憶種竹人也。時且有吳越之游。不知師何日東歸。甚念甚念。竹間作得口號數句。以博一咲。我有千竿竹。棄之游白下。師有千竿竹。棄之游江夏。我來白下看師竹。宛似家園千畝玉。師行若走江陵路。過我家園須少住。

### 答在跡講師

南歸途中。卽思從玉泉拉師同尋青溪紫蓋之勝。此志必酬。但目下歸來。眷屬相聚未久。不能卽杖烏藤來耳。劉恆沙來云。師爲我得異夢。果否。僕年已四十餘。張果老體兒不堪作推磨用。但那邊事有着落。臘月三十日。不慌不忙。卽勝二十四考中書令也。有志未逮。何以策我。

## 答寶慶李二府

往接慈容。恨未深談。然從不退聚淵口中。備知台臺信力甚深。真法器也。生十七八時。卽知有此事。初求之具葉文字。了無所得。其後始知達摩直指一路。真爲攝精奪髓之法。然亦無可措手。後又得大慧中峯語錄。始知此事。決要妙悟。妙悟全在參求。參求定須純一。悟後之修。乃爲真修。不然。卽係盲修。乃以無義語。時時提撕。于今二十餘年矣。中間爲功名婚嫁奔忙。意根他用處甚多。又胎骨帶得有繁濃習氣。未易破除。或于機境上。忽有省發。皆是小休歇處。古人所云。暫時岐路。非到家消息也。因此亦不敢過望。世之學者。至若眼目已開之人。無生之力尙微。干生業習深重。如千年積冰。杲日雖出。未易銷釋。非其見地不是力弱故也。蓋學之而後知其難耳。要之大悟卽真休。參求卽是聞思。真休卽是修。卽所謂返聞聞自性。何不自聞聞也。六用不行。放光動地矣。如生者數年以來。參求絕不純一。嗜好亦恆他用。自恨骨力不健。爲法門罪人。而台臺乃問及盲瞽。愧汗甚矣。但泥塗中能生蓮花。台臺勿問其從泥可也。家仲曾說六休。



因初入仕時。無意游宦。乃取司空圖休休亭記。中有六宜休語。故用六休爲號。志無忘山中冷雲耳。非楞嚴六用不行旨也。一休之旨。則謂得其一。萬事畢而已矣。來教精詳要妙。非得此道之味者。安能深入如此。貴治山水。酷所想慕。况有道在彼。敢忘就正。但置一居于沙頭。與家仲爲伴侶。尙未就緒。令親曾丈悉見之。以此暫阻樞衣。桃花開時。有角巾野服而投刺者。未必非袁生也。風便幸示好音。

### 寄蘇侍御雲浦

傷哉傷哉。中郎於九月初六日長逝矣。八月初。微有火疾。時起時滅。投補劑則發火。投清劑則傷胃。不藥則症日加。遂至大小便皆血。一夜忽痢五六次。而陽脫竟至不救。初意亦爲小小火病。及至後來漸盛。雖醫者竟不知其何疾也。老親七十。聞此一哭幾隕。弟走沙市。收殮亡者。復走公安。安慰生者。人生到此。生理盡矣。中郎適年以來。極其寡慾。夏三月止坐樓下讀書。常常說靜坐養生之旨。精神全從收斂翕聚。不意一病遂爾化去。豈天不欲留法眼於世耶。天假以

年。出世之學愈深。用世之才愈老。決可與陽明近溪諸老方駕。而今年竟止此矣。弟薄命。與中郎年相若。少卽同學。長雖宦游。南北相依。曾無經年之別。一日不相見。則彼此懷想。纔得聚首。歡喜無窮。忽爾分袂。神色黯黯。至於今年尤甚。形影不離。暫別去卽令人呼喚。不到不休。弟所以處困窮而不戚戚者。止以知己之兄在耳。今復化去。弟復有何心在世。中腸誰與吐。疑義誰與析。風月誰與共歡。山川誰與共賞。錦繡乾坤。化作淒涼世界。已矣已矣。恐弟亦不久于世矣。仁兄書到之日。正一七也。發函多悼嘆生死之語。弟不勝驚嘆。夢中所云。登樓二仲扶之。二仲雨而跳行。此豈非凶兆耶。一室孀婦弱子幼女。何以度日。逝者已矣。生者之苦未艾也。昨見札中。切切思歸。甚是甚是。富貴榮華。真是幻夢。日日奔波熱忙。送却了好日子。四十以後。陽盛陰衰。日夜奔馳。俱是生火之資。弟意以爲決當靜坐收攝。早晚念佛。嚴持十齋。殺生之戒。以爲去日資糧。若得道駕歸來。互相策勵究竟。此事尤可度日。但恐弟無此等福耳。中郎囊中。僅檢得三十金。其清如此。卽弟亦不知其清至此也。哭泣中草率作此。百不旣一。統容副致。

寄丘長孺

兄中郎于九月初六日長逝矣。病起之日。弟卽夢兄號哭至舍口云。予無所依矣。相與哭倒與地。質明傳中郎有微病。人皆以爲無傷。而弟竊憂之。不料其竟不救也。已矣已矣。弟雖生猶死也。一日不見。猶切懷想。况今長別。寧不斷腸。弟所以處貧賤而不戚戚者。賴有此耳。今若此。柰何柰何。兄情同骨肉。聞此痛傷可知。梅長公處俱不及啓。想亦不堪悲悼也。人便哭泣中草率奉字。不次不恭。

答潘景升

今年乃有此大痛楚事。遂至于知己同心之慈兄。忽爾見背。天昏地黑。令人無復生理。自棄捐以來。遂得嘔血重症。幾至不痊。公琰至。方起梳櫛。見兄一函。頗增感傷。嗟乎。弟從此如立雪無影人矣。衷腸誰與吐。疑義誰與析。風月誰與共歡。山川誰在共賞。已矣已矣。惟有飯依如來。究竟乘理。沙劫有同生之願。蓮臺覓永晤之期耳。去歲客真州。正抱重瘧。甫勞卽發。想至秣陵會景升。如來偈都

觀羣真。神往身滯。實出無奈。弟以病苦不得往。而景升以無病不一來。十二年交情竟如此哉。諸刻甚有意致。天趣躍然。所徵實歸弟。淒涼中定。交木上座。欲焚筆硯。未能效一得。痛定當有所寄。居家意興索然。來春或買一舟。來覽黃山之勝。得覓良悟。未可知也。公琰回。草率奉答不一。

### 寄陶不退

今年乃有此大痛楚事。知己之兄。忽爾見背。苦莫可言。但喜逝者化去之時。從容不亂。寂無一語。起來便遺。卽云我略假寐。如入禪定。有同坐化。夫逝者道力深重。生死久暫。夫復何慮。獨生者之苦。未易言耳。弟因此益徵學道之氣分。與人不同。日加參究。決欲到古人大休大歇之地。往時未忘世樂。尙多雜嗜。今一切已矣。獨恨無友耳。安得一帆走白下。與兄商確也。

### 與劉計部

弟偶得黃太史一字。卽趨至玉泉候之。不知其盲然也。然弟近來頗有安隱之

志。見玉泉山水秀饒。將遂結菴而老焉。比已買得一袈裟也。山可看。泉可聽。卽于春初興工營造。菴名柴紫。閣名堆藍。與無跡老人永結念佛因緣。行年四十餘矣。世界滋味。已盡嘗過。只是如此而已。况骨肉壽命。俱如槿華。恐生死到來。做手脚不迭。以此有志薰修。急于教頭。又去此地二千里。卽是青溪巖洞之勝。東南所無。更不知眉睫之前。有此青蓮國也。弟無心復至城邑聚落。赴酒筵法席。卽西陵之行姑止。惟以春初次第收鸞嘯鹿苑諸勝。望兄于春初來玉泉聚首數日。玉泉事體日就衰頹。去火收田不能無望于大護法之維持。弟初三四往游紫蓋。七八還玉泉。兄若來是其時也。方遊青溪歸。草率奉寄。

### 與雷太史何思

弟自中郎去世。懷抱鬱鬱。胸中如有積塊。不得消釋。觸目增悲。以此聞黃太史有入楚消息。卽先至玉泉候之。太史之來不來不可知。然弟栖隱之志頗決。已于小退居之上。購得百笏之地。將建菴而老焉。與無跡老子看山聽泉。不覺便過一日。沉痾頓釋。自信于泉石有緣也。近日往遊青溪。溪聲溪色。自是天地間

尤物。其上有桃花洞。雪雲飛舞。真是奇絕。汪茂才道依溪有田可市。若玉泉有菴。青溪有田。吾事濟矣。又聞鸞嘯鹿苑。山川秀饒。將以春初次第收之。浪游二十年。到處覓佳山水。而不知臥榻邊有如此秀媚境界。真所謂睫在眼前人不見也。兄春來無事。不知有遊山之興否。如有興。弟當陪杖履同往。幸寄一消息來。又玉邊田地事體。極是尪雜。法門日就凋殘。幸有蘇雲浦在臺。可以料理。改火事須大護法來一主張之。適遊青溪。後過馮濟華丈廬。以有使人。作此字奉寄。無跡師井竇方皆在。統寄聲也。

### 與曾太史長石

自中郎去世。弟無日不病。飲食日減。或夜不交睫。且塊處竹林中。無可共晤言者。體中稍稍康泰。初意欲來繡林。效執紼之役。而風聞黃平倩早晚且至巫峽。此番會合。恐不能再。生死交情。不得不往。弟已束裝作長逝。許會平倩之後。當止于玉泉修葺。智者洞闕龍藏。所以止于此者。緣老親在堂。三百里內。招呼易返耳。生死事甚不容易。眼見譚禪諸公大限到來。手忙腳亂。如落湯鱗蟹。全不

得力。皆由生平學問。俱是口頭三昧。世情實未放下。資糧實未辦足。故也。弟此行有出頭路矣。田宅給付妻兒。新置一婢子。遣之出嫁。入深山中。單單理會此事。其期以此月之初十日成行。念吾兄甚。又不知晤期在何時也。

### 答雲浦

自中郎去世。弟一病幾死。今方有起色。然胸膈常如有物鎮壓。飲食減少。生平未慣經此受別離苦也。奈何奈何。生死事真不容易。眼見參禪學道者。臨命終時。手忙腳亂。如落湯螃蟹。直到此地方知。乃知未易言也。自京師回。與中郎朝夕聚首。細細商確處儘多。如弟者根器與道甚不相應。近來稍發生死心。正在參地。卽參處亦未見純一。前此督處俱是歧路。非到家消息。陰境現前。倏而隨去。無自由分。未得虛間。先成放逸。世間粗重五欲。尙徘徊留連其間。未能一刀兩斷。况其他乎。自媿自恨。不可言喻。又弟兄壽命皆促。恐朝露溘至。做手腳不迭。以此于中郎百日已滿之後。卽離家獄。將家事付與妻兒。妾婢數人。悉遣出嫁。卽於此月之初十日。同寶方至玉泉度歲。葺智者洞。爲禪栖之所。上建一閣。

閱藏。桃花開後。卽走青溪紫蓋去也。所以止于玉泉者。以老親在堂。相去三百里內。便于招呼耳。將發之前二日。而兄之函適至。并得分俸。卽可以爲建閣之助。不勝欣慰。知此事之必濟也。蓋中郎病中。卽云我愈後。勅斷家事。卽往玉泉修智者洞。今正成其志耳。易簀之夕。無際夢諸菩薩擁中郎至度門。自云。與和尙暫別。往玉泉去。意者自由中陰。或愛而棲此地耶。修理經閣之費。有委曲可以助成者。兄千萬用力。卽落成後。道駕歸來。掃入笏之地以待。便是現成精藍。期于三月粗畢其功。不濡滯也。弟有一園。在沙市觀音寺街。有瓦屋二重。後有百畝大塘。老桂千霄。雜花百種。雖在市廛。宛如山林。前爲中郎居。此市以相依。今已矣。其地深六十餘丈。闊五丈。弟旣定居玉泉。置之空曠。兄所與鄧家園專。似不甚妥。不若棄之。此園之值。僅二百金。廉而可居。如兄要留弟。卽當留之。不以與他人。弟以此值修智者洞。卽于三兄歸時攜值了之。弟與兄何如。肯有纖毫之相欺也。如其不可。自當別市耳。不然留作一菴。爲吾輩聚首之所亦妙。但弟正食貧時。尙難作捨宅之事。兄爲之差易耳。有便附一字以決去留也。兩淮遊集。高朗雄率。仁兄見諱。乃至此耶。其深知中郎如此。中郎不死。而弟亦有依



歸矣。但謂中郎便過陽明近溪。此却不必。人不可以無年。仲尼四十不惑。豈卽從心不踰之境界哉。陽明近淨諸老。悟處如百鍊精金。未易窺測。鄧定宇之定也。陶周望之淡也。參求之真切也。皆真爲生死者也。在大根大器者。自宜鄙而疾之。如弟輩自當服膺以爲師法。決不敢開張大口。自謂過彼也。殺盜姦爲佛首戒。所以生死相續。都由愛慾。若云以漸除則可耳。豈可謂其無妨于道。又何以異于蓮花比丘尼也。年各四十餘矣。前途無多。轉盼死期卽至。無恆之性。事專莽蕩。惟願兄痛加鞭策。使有所成。則幸矣。幸矣。

與夏道甫

別兄後。中郎倏爾下世。滿目淒涼。遂抱重病。至今尙未脫然。前過沙頭。就藏用處診視。復以家冗遄歸。家小阮云。晤兄一次。始知道駕已歸。恨未得追隨也。湖上風景若何。夢想所欲到。恨無翼耳。新正卽走德山。窮衡山之勝。泛家浮宅。不計歸期。晤期杳然。甚念甚念。家兄諸刻已盡。未刻者無錢刻。率裁答不一。

寄雲浦

中郎去世。弟一病幾不得見仁兄。至玉泉靜柑。家冗漸離。寄情山水。方始平復。久住玉泉。頗夢中郎。同諸僊真翔集。此中無跡。亦頗見夢。以故立一祠於玉泉之右。已有次第。特未落成耳。去玉泉七十里內。有鹿苑山。秀窅無比。弟有詩云。七渡桃花水。十重翡翠城。可以知其勝也。寺爲陸法和茶苑。已凋殘甚。弟意欲新之。不知因緣湊否。二月內老親抱病。過歸故園。幸已漸安。亦不能遠離。惟在寶方粥飯堂中。作念佛因緣而已。人便草率。寄報不一。

### 與長孺

弟自中郎去世。一病幾隕。乃入青溪紫蓋中。調理數月。方得平復。弟于世事已矣。近日居在古佛堂中。隨衆僧粥飯念佛。兄弟壽命短促。卽致身青雲。亦復何用。不如趁此無病時。早辦資糧。弟近况如此不知足。日來行徑。官京師乎。出分闕乎。念之念之。

### 寄王章甫

君山歸來。懷想不寔。老父體中已安。稍稍葺理舊業。八月初七之日。已移亡兄

靈樞入村。斷腸之位。久而愈新。奈何承教。訊掃身心。如老頭陀。甚善甚善。戰兢惕厲。日慎一日。乃人之生路。道之命脈。比來誤認本體。現成者專言樂而不言惕。故逸自恣。任情縱慾。卽在凡民不可。而况有志證聖成佛者乎。近與蘇潛夫聚首數日。商確一番。彼此洒然凜然。恨不令兄聞之耳。曾太史體中尙未平復。所云云當轉致之。

寄顧太史開府雍

別來許時。懷想無極。前者計偕匆匆北去。下第後。卽欲買舟東下。作聚首計。而家仲之變作矣。自伯修逝後。兄弟二人。相倚爲命。一旦捐去。幾欲相從于地下。憂能傷人。血疾大作。不得已逃之青溪紫蓋山中。看山聽泉。以適此生。而老親復抱奇恙。仍返初服。邇來側身里閭。出世無由。入山不遂。生人之趣幾盡。幸而稍知空幻之理。時取法水。灌沃心胸。覺無明習氣。漸以微薄耳。先生靜居山中。有性命可究。有書可讀。有山水可游。適亦安往而不崇。想近來著作益富。天地間之慧人高士。放得十餘年間。便爲千古點出無限奇言妙義。開拓無限心胸。

如生者不知何時聆玉屑而讀瑤篇也。晤期杳然。言之惘惘。

### 寄周憲副海門

前承念及家仲。遺之盛奠。已有字報謝。不知徹台覽否。近來法門荒涼。道侶凋落。真無開口處。向時卽欲入鄂。效順風之請。而台臺行矣。今之學者。儒禪並進。若較或於往時。然其實陽明先生良知二字。未見有人透過者。蓋徒見宗門中乾屎橛麻三斤青州布衫七斤。便作奇特想。而良知二字。平田裏荆棘。多視以爲尋常。不復究竟。所以未見真種子。卽終日修持。皆歸生滅耳。不審台臺以爲何如。生于此道。粗有所入。而境強習重處。道力甚微。且無友朋薰習。終歸墮落。言之可爲泣下。有便寄數語。以相砥礪。萬萬。

### 寄錢太史受之

京華一別之後。得一牽手教。不啻晤言。復見尊稿序中。諄諄齒及于弟。知兄之不忘弟也。弟之薄命奇窮。所不忍言。身世淪落已矣。乃不意相愛相知之慈兄。

一旦舍我而去。顧影淒涼。何以度日。憂能傷人。血病大作。遂逃之青溪紫蓋之間。誅茆而老焉。聽泉看山。不覺沉疴頓起。而老親之病繼作。不得已復返初服。夫天下之可以自由者。莫如栖隱山林。退藏一路。正爾不能得。可奈何。邇來跼步鄉間。上慰病親。下撫孤稚。豈復有生人之趣。幸而稍知空幻之理。時取法水。灌漑心胸。覺無明習氣。漸以微薄。區區功名。無論不可必得。卽得之有纖毫益。于生老病死。受之于世間法。粗已了畢。上之究竟性命之理。以心學抒爲作用。其次讀古人之書。撥膚見骨。發爲詩文。另出機軸。垂清光于百代。至于名山勝水。優遊徜徉其間。無非樂境。快矣快矣。若夫繁華遊冶。丈夫心力強盛。不得意時。稍以文其寂寞。正如游雲變霞。豈有留礙。知受之靦破久矣。弟于此亦大有豁也。目前光景若此。卽欲走數千里外。與吾受之一聚首劇談也。豈可得哉。因禪友恰山東歸之。便附字奉候。固是了元天如一等人。一晤之。且可悉弟近况也。

寄黃春坊平倩

伯修去後。已自淒楚。不忍言。所倚以爲命者。一中郎耳。今又舍我而去。傷心刻骨。一病幾至不起。弟不難相從于地下。柰老親在堂。不得已。雪涕強笑。冀少慰之。今惟仁兄可依。而道途迢遞。亦未能來也。但榮發在邇。取道荆鄣時。可得一良晤。卽餘生之大幸。學道多年。已見真消息。但知見之力甚微。而居家無好友。塵染薰習時。傷苗犯稼。柰何。仁兄此一出。非獨社稷之福。實弟等聚首出世之良因也。入楚塞時。望先馳一字。以便趨侍。人行忙。草率不盡欲吐。

### 與雷何思

居玉泉兩月。候兄不至。遂徧游鳴鳳鹿苑諸山泉。鹿苑之奇。拔地石峯。峯色如砂翠。而水滌七渡。流聲震天地。不獨楚中所無。卽天下亦未見如此奇勝也。寺久凋敝。弟頗懷修葺之想。聞仁兄亦有此願。不知果否。法和居士。自是郡中第一個神聖。恐亦當表章也。長石有字來。道及仁兄四月內有東下意。果爾。弟當掃三經以待。中菴從北來。弟留之過夏。而渠欲一至西陵奉晤。弟所修玉泉柴紫菴正少主人。得此君淨修其中。進希白社故事。亦甚快。望仁兄爲贊成之。何

如。

### 答曾太史

弟住玉泉兩月。山水怡情。不覺舊病頓愈。不意老親體中違和。星夜遄歸。幸而漸安。一月間必可全愈。弟又可作玉泉主人矣。何思所云樓閣者。弟無力建造。惟于玉泉右側建一亭。半山望西南諸峯。如堆藍。其下建一堂。以祠關聖賢及兩兄于中堂。于此月之初五日建豎。有無跡老人監視。玉泉長老督功。弟安享其成。不勞心力也。青溪鳴鳳鹿苑諸山。俱秀媚之極。至于鹿苑峯色水聲。實是東南所無。陸法和居士賞鑒。大是神眼。弟住止玉泉。去高安諸山水。不過一日程。中郎去後。世念已灰。願作一老居士。游行佳山水間足矣。不審仁兄體中近日若何。前所寄字。弟入山不得覽。歸時覓姪輩。已爲烏有。以此欲問仁兄動定甚急。使來甚慰。倘有游山之興。同往玉泉住數年。應酬旣絕。百念不生。何愁體不復原。弟所作卷。卽兄之卷。不必分彼此也。去與不去。幸寄一字。或秋以爲期亦佳。弟往日學禪。都是口頭三昧。近日怖生死甚。專精參求。不卽往玉泉。則止

二聖禪林。酒色已戒多時。仁兄見念。感切感切。不見可欲。使心不動。畢竟深山之中。爲得計耳。詩文二紙呈覽。

### 寄寶方

近日看師地論。聞所未聞。方徵慈氏之苦心。一字一滴血。諸論中警策綿密。未有過之者。若非在山中。安得遇此祕密法藏。令不肖道念日切。世情日墮矣。山中雖無伴侶。亦頗不覺岑寂。知方偕怡山諸戒衲修法華懺。又令我技癢甚。七八月內山中菴成。便可修舉也。生于二月末。或一歸。方收拾來山作長住計。無跡老人情同骨肉。鴈行之悲。爲之少釋。已于響水潭上作菴。爲卜鄰計。其又一快也。會中諸位衲子。統希申意。

又

堆藍亭已落成。在原基之上十餘步。見西峯層疊。乃荆浩關同得意筆也。塔灣田山僧窮極。欲質當他宅。生爲山門。只得勉強成之。家舅虞幸一往道意。此時



要三十金最緊。是必爲催來也。不知怡山師有來意否。前承銀杏之賜。謝謝。

寄八舅

山中已作久住計。堆藍亭已完。正在修理廳堂。大約山水中靜坐。極清閒快樂。目下有泉田一區。四面山色包絡。山之下爲泉。泉之內有田。去甥所作菴。不過百步。若得此卽不減朝川也。老舅無事來一遊。必貴心之甚。散木來縣。不晦之作何狀。

寄四五弟

山中已有一亭。次第作屋。晨起閱藏經數卷。倦卽坐亭上。看西山一帶。堆藍設色。天然一幅米家墨氣。午後聞走乳窟聽泉。精神日以爽快。百病不生。吾弟若有來遊意。極好。三月初間。花鳥更新奇。來住數日。煙雲供養。受用不盡也。

寄孔令君

久不奉慈誨。渴仰殊深。生自家仲遊後。遂抱痼病。咫尺未得瞻禮。載下。想台慈

不至督過也。殘臘體中稍泰。偶黃太史有信東下。遂至玉泉遲之。不意來期尙  
音。自到此處。仰見堆藍之山。俯聽濺珠之水。不覺骨體俱輕。神情爽豁。遂買一  
峯。搆精廬其下。將窮三藏之祕典。發五宗之玄微。捐梁肉而餐伊蒲。舍絳錦而  
服芰荷。石丈竹君。梅妻鶴子。將于斯焉老矣。所幸家嚴健飯。兩弟奉養。生雖不  
敢違遊。亦庶幾可以近遊。至若慈臺春風夏雨。一邑含膏。生雖在山中。受賜實  
多。百凡更祈。大爲培植。使山中人免于內顧。卽慈臺非常之大造也。沙緒暫歸。  
柴車可駕。更得望見清光。臨楮惓惓。

### 寄怡山

匆匆入山。未得奉別。不審道體日來若何。想已平復矣。玉泉青溪之勝。卽吳越  
未見其比。幸一命駕來此。同住數月。此中大有藏可閱。已市木作一小菴。于別  
峯下。計日可成矣。亡兄旣去。世念已灰。此卽是我安身立命之處。師如不棄。便  
可卓錫。

### 寄八舅

自別老舅入山。無日不快。仰看堆藍之山色。俯聽跳珠之水聲。神骨俱清。百病消除。寺內有舊菴墓。正據山水之勝。已傾囊鬻得。旦晚市木修造。有次第矣。此去十五六里。卽爲青溪。峯巒洞壑。殆非人境。到此飯伊蒲。絕嗜慾。覺得容易遣日。自信于山水有緣。聯榻不寐。遂有此一番佳境界。非愚甥不能造此思路。非老舅不能賞鑒也。已矣已矣。胸次舒泰。耳目清淨。豈非福耶。二三月內。此中山色泉聲。更當十倍。老舅如有山行之興。當掃乳窟以待。

### 寄六姪

存亡徂遷。倏忽易歲。惟夜夜入夢。有若平生耳。海內第一知己既去。復何心世緣。玉泉青溪山水幽絕。將有終焉之志。歸期都未可定。想已入社矣。酌寬嚴之中以處家。酌豐儉之中以理財。寡慾養之。修名避世。是所望也。

### 寄祈年

自到山中。閱藏習靜。看山聽泉。不圖爲樂。亦至於斯。已傾囊市得一峯。將于其

下建菴而老焉。誓畢此生苦心參究。了佛祖一大事因緣。決不奔波紅塵。終日爲人忙也。汝年正少。自當向學。支持門戶。使我得心安爲世外閒人。卽汝至孝。吾往時所以不長往者。以汝二伯在。友于至篤。不能相捨耳。今何時也。匠人輟成風之巧。伯子息流波之音。立雪無影。惆悵何言。惟覺青山解語。綠水知心。伊蒲可以續命。貝葉可以忘年。暮春三月。河渚暫歸。柴車可駕。當一歸來。旋卽入山。不停晦朔。何者。吾賦性坦直。不便忍嘿。與世人久處。必招愆尤。不若寂居山中。友麋鹿而侶梅鶴。此其宜居山者一也。又復操心不定。朱紫隨染。近繁華卽易入繁華。邇清淨卽易歸清淨。今繁華之習漸消。清淨之樂方新。而青山在目。綠與心會。此其宜居山者二也。兄弟俱闕。無生大法。而爲世緣迫逼。不得究竟。今居山中。一意思會一大事因緣。必令微細流注。蕩然不存。此其宜居山者三也。骨肉受命。慳薄惟盡。捐嗜慾。可堇延年。業緣在前。未能盡却。必居山中。乃能掃除。此其宜居山者四也。生平愛讀書。但讀書之趣。須成一片。俗客熟友數來。踴躍。則入之不深。得趣不固。深山閉門。可遂此樂。此其宜居山者五也。蓋我之住山。乃從千思萬想中得來。誓捐軀命。以守此志。且鳳凰不與凡鳥同羣。麒麟

不代凡駟伏櫪。大丈夫既不能爲名世碩人。洗滌乾坤。卽當居高山之頂。目視雲漢。手捫星辰。必不隨羣逐隊。自取羞辱也。因汝可與言。故略及之。

寄五弟

山中百凡清快。紫蓋之奇峯。青溪之碧水。玉泉爲山水之大湊。愚兄行止其間。卽是養生。何者。屏絕慾染。羶蕪。不求養生。而養生在其中。幸以此意悉之。老親老親。真壽者相。無可慮。所慮者。吾輩之壽耳。進山一步。卽是活路。出山一步。卽是死路。吾志已決。阮孝緒何子哲。吾之師也。

寄李謫星

殘歲偶得黃太史一札云。至西陵卽走玉泉候之。以故未得於老伯前效執拂之役。此中抱歉之甚。想奔走道途。仁兄或見亮也。自中郎去後。懷抱鬱鬱。見紫蓋堆藍之山色。不覺心意爽豁。向時胸中積塊。俄爾冰釋。乃知山水是療病之妙藥。卽于是中結庵買田。將有終焉老志。元定兄有字至。亦于燈節後見過。政

恐吾兄方擁鼻比。不得來共聽乳窟泉聲耳。小价歸。匆匆付一字。有便寄數語  
山中人。以破岑寂也。

### 寄王章甫

一聞仁兄將至。狂喜欲舞。且復淚下。生死交情。於今見矣。數日內風雨大作。長  
江之險。不敢卽渡。雨止卽來。倘天色連綿。仁兄是必多留兩日。仲宣樓章華臺  
龍山落帽處。必當陪遊。且公安三聖寺。有李龍眠羅漢。趙子昂法華。皆不可不  
一觀者。先此奉懇。但微示霽色。弟卽飛來。且將以小舟送仁兄於岳陽樓前作  
別耳。至懇至懇。

### 答夏道甫

得兄札。正遊鹿苑。雨色甚奇。甫霽。卽欲還堆藍。而達安公專期于十二日。其情  
甚切。不得不赴。准于十三日鷄鳴卽歸。兄幸暫止玉泉。來此亦不易。乳窟流泉  
可聽。勿便作與盡之返也。至禱。

答黃駕部取吾

宋孝廉至。得手教。甚慰。弟遭骨肉之變。兩兄相繼去世。至中郎相依爲命。一日不晤。便無以爲懷。今生死永隔。奈何。自長別後。弟遂抱重病幾死。今方有起色。已于玉泉買山。作終隱計。伊蒲送日。兄自學仙。弟自學佛。但能輕視世緣。精進不懈。各有所成。不愁墮落也。中郎未有大病。偶以下血脫氣。遂至不支。然心無怖亂。有若坐化。渠自是天堂佛土中人。至于學問之綿密。應世之圓妙。弟與兄皆未必能測度之。但當合掌歸依而已。知己如兄。不作粉辭也。急欲圖一晤。弟不難千里行。而老父抱病。難于遠離。晤期未知何日。言之惘惘。

寄尹夷庚

大別山頭一別。升沉生死。有如幻夢。寘之不足道也。弟居家鬱鬱無歡。筆硯久廢。第思二毛種種矣。學道之外。佐以看山讀書。豈能長奔波世路耶。所恨藐焉孤儻。口如銅鳥。安得沈酣風雅。如吾兄者。常時聚首。以慰饑渴也。寂子相與已。

久。近日至山齋少聚。便道過貴村。敢以一字奉詢。知兄于般若緣。深自矜矜之矣。

### 寄潘景升

周子國至。得書。弟屏居村野。未到沙頭。尙未會子國也。弟已如失羣孤鴈。到處飲啄。以消渴愁。柰老人體復多病。常時周旋一室。卽當陽玉泉。已卓一菴。栖隱尙不能往。則其他可知矣。東下之役。空付夢想。吾兩人合併。竟不知在何時。此生乎。他生乎。都未可卜。念此不覺淚涔涔也。近作中極多可豔異事。柰一時抄寫不及。當以付周子國來。

### 寄曾聲子

初聞尊大人之變。不忍遽信。及自澧州回。得寶公字。備知化去事。痛苦割腸。其悲與悲先兄等也。先兄去後。生兄尊大人而尊大人亦弟畜我。老來相依。恃有此耳。乃竟若此耶。且交游中求如尊大人之知我愛我者。有幾人耶。傷哉傷哉。



兩年之間。楚中失三詞人。使生若孤鴻斷鴈。天乎天乎。罹禍乃爾酷也。已矣。生已治入山之裝。不復作人間世事也。聞辭世時。頗安閒。其景象作楚否。可得聞否。兄丈幸一一示我。老父新喪。不能出平。先遣一介申唁。八月中從玉泉歸來。當走一哭。致少生芻也。草率不盡。統惟節哀自愛。不一。

寄祈年

山中度日頗快。黃太史已下世矣。愈增我之道念也。從六月初一日。卽食素起。以山中無他物。正好食素也。我定居于此。如古陶弘景之茅山故事。七月終當一歸。卽入山矣。汝努力作世間事。使我得安心辦道。卽大孝也。餘不一。

寄寒灰禪師

中郎一旦至此。令人痛不欲生。師情均骨肉。雖修短之理。久已照破。而亦不能已于慈明其哭也。生屢番清徹。自謂已至。而習重境強。處無生之力甚微。古人云相續也太難。又苦口勸人盡却。今時乃知入理之後。便要討見成。受用十二

時中。微細流注。全不照管。臨終不得力。都由此耳。宗風既墮。大廈非一木可支。後生輩無大福德。纔有所見。便作乞兒相。以一飽爲足。不堪種草。不若潛行密用爲妙。蘇潛夫已修一菴沙市。欲約師來。作蓮社主人。亦一快也。恰山來。草率奉報。不盡欲吐。

### 寄林白雨

弟賦命奇窮。老親倏爾見捐。無心世緣。將栖隱山水。永作苦行頭陀矣。山中清寂。真堪度日。兄丈煙霞氣多。清秋能過我圓椒乎。黃慎軒居士亦下世矣。法門淒涼。真可嘆也。花山爲吳中勝地。有大雲上人者。以造殿至楚。攜有錢受之。太史書。欲弟稍爲經營。已若有次第。兄丈多事之日。豈可復以緣事相累。但得轉爲疏通足矣。餘不盡。

### 寄八舅

入山未得諸別。甚念念。山中清寂。甚與癡拙之人相宜。小菴已畢功。清秋當迎。

道駕。少玩數日也。黃慎軒遂已棄世間。使甥道念轉深。哲人既萎。流波空引。柰何。大雲事體稍有次第。望老舅大力提掣一二。當此多事之時。豈可輒云捐財。但委曲推廣。稍加矜矜。則爲德大矣。

寄夏道甫

山中清寂。晝着夾衣。夜蓋木綿被。樹較前益深。泉更響。小菴收拾已完。明窗淨几。掃地焚香。讀書差有李禿翁當日風味。如此光景。豈可不使道甫見之。清秋策馬一來。同往鹿苑爲妙也。但恐有人阻遊履耳。然亦是慧心人。決可與言山水之妙者。一咲。大雲緣事。承周旋。望爲留神也。山中極宜大爆竹。每放一爆。則響半日始息。千萬覓百十個。付大雲。或小价寄來。至禱至禱。

答葛寧宇

久不奉教。渴仰殊深。賦命奇窮。父兄相繼不祿。世念已灰。捨喧入寂。得于堦藍之中。作一太平之民。親近兄丈。爲垂老知心之友。是所願也。衰經在身。未得解

晤。乃承感賦遠頌。感愧兼之。至于茶菴之說。偶與次飛言之。卽果有此意。亦必備原直奉上。乃蒙慨付原約。兄丈之誼高矣。其如獨爲君子何。今不敢孤負哉。美。暫留此紙。俟次飛入山。卽有以復也。草率奉謝。不盡欲言。

### 答錢受之

大雲來。得手教。備悉近况。前有同參衲子怡山入吳。有數字寄詢。不知已入目否。弟日來以親病未平。株守故里。稍稍葺理貧營谷。種花讀書。以自遣日。自先兄亡後。生死之念轉切。困心衡慮中。於此道稍有所契。舉業亦不多作。自咲髮已種種矣。豈能常作此耗心血事。夫六十歲止得十七年。忙忙打疊那邊事。尙恐不迭。何心逐逐世緣也。前年買得一侍兒。去歲復遣之。江陵沙頭市得一園。粗有花木。親病稍閒。卽渡江往住。相依惟二三淨侶。久不飲酒。間飲地黃酒數杯。頗覺神明清爽。自念生平無一事不被酒誤。學道無成。讀書不多。名行不立。皆此物爲之祟也。甚者乘興大飲後。兼之縱慾。因而發病。幾不保軀命。又念人生居家閒而無事。乃復爲酒席所苦。非赴人召。卽已招客。爲杯勺盤餐。忙了一

生。故痛以招客赴席爲戒。落得此身閒靜。便有無窮好處。讀書看山。尙是餘事。真大快也。山水可以代粉黛。兄疑世間人。因僂爲恭耳。弟自謂從古來不得意於世緣。因而自甘清淨。以至于成仙得道者。不可勝數。卽此陶弘景初求縣令不遂。然後棄妻子。隱于茅山之積金澗。故自云吾永平中求祿。輒不遂。使遂吾安得享此。古多以惡疾而致冲舉者。其初俱非忘情世樂者也。特世樂之路已窮。不得不尋寂寞之樂。蓋久之覺寂寞之樂。遠出于世樂之上。然後悔向者馳求之非計。此亦機緣湊合使然。乃學道者之幸也。夫處繁華之中。而不忘清淨之樂。居寂寞之中。而永斷繁華之想者。此自是一種上根上器。不易得也。若夫世樂可得。卽享世間之樂。世樂必不可得。因尋世外之樂。古之高人達士。多出于是。陳搏邵堯夫皆非忘情富貴功名者也。知其不可得而走清淨間道一路耳。惟世間一種俗人。處世樂而更作無涯之求。世樂不可得。而厭寂寞如牢獄。望世樂者天堂。終身戚戚。而無已時。則真可憫也。昌黎作盤谷序。列三項人。最爲先獲我心。蓋繁華有繁華之樂。寂寞有寂寞之樂。惟兩處不成。馳求不息者。爲不策耳。昔人謂白樂天于功名富貴得之則忻忻。失之則戚戚。備見于詩篇。

之內。弟則謂白公原非忘情于功名富貴者。得之忻忻。失之戚戚。正是白真率處。而其實有一種解脫之趣。去人甚遠。如其初居江州。未嘗不苦。然却往來廬山。作草堂。躡飛雲屐。鍊大丹。看山聽泉。讀佛書。苦之中樂又生矣。蘇公亦然。蘇公初居黃州。亦未嘗不苦。然却優游臨臯雪堂之間。泛舟赤壁。彈江水看山。苦之中樂又生矣。謂兩人不求世樂。吾不信也。謂兩人世樂不遂。而竟爲寂寞所苦。吾亦知彼必不爲也。雖然。卽得世樂而享之。亦豈如世人之享世樂者耶。于霹靂火中。常現冷雲相。故可貴也。兄書中道及朝胡仲修語。將謂世間人遊山水者。乃不得粉黛而逃之耳。非真本色道人也。此真覷破世人伎倆也。弟則謂不得繁華粉黛。而能逃於山水以自適者。亦是世間有力健兒。因偃爲恭遂成真恭者。多有之。以此發揮數語。博三千里外一咲。不自覺其語話之長也。弟近來無可共語人也。海內僅一受之。又不得頻頻聚首。今受之已離寂寞。得世樂矣。往日所云。死得過者。親見之矣。曾記寫大字帖。送卷價否。胸中有鬼。非偶然也。三筆之夢已先定矣。定命如此。馳求何爲。弟以處處貧賤而不戚戚者。爲此也。細觀受之具有世外靈骨。決非汨沒于富貴功名之人。然逆境易持。順境難

持。願境之中所求易遂。往往徵逐世樂。斷送了一生。卽如江陵相公少時。便有氣魄。曾讀華嚴經。悟得諸佛菩薩。以身爲世間牀座。經河沙劫。救度一切有情。便有實心爲國爲民之志。刀刀見血。不作世間吐哺下士虛套子。可謂有大人相矣。却是腳跟下帶得一種無明習氣。及富貴聲色情慾甚重。所以事業不大。緣生平不學大道。不得無生知見之力。重濁而不清脫。故縱習氣情慾。而不能超拔出也。乃知世之真正英雄。若不于本分事上七穿八穴之後。于夢幻泡影中。以曼殊智作偏吉事業。不過只是健狗豪猪。有何足貴。願吾兄打併精神。覷破向上一路。王文成是兄師也。花山緣疏。花攢錦簇。讀之齒牙三日猶香。如此美才。發泄天地精靈太甚。更須十分退藏爲元吉也。弟家事粗遣。妻妾輩皆持戒作佛事。小兒爲伯修嗣。名祈年者。甚知向學。中郎長子。名彭年者。大有才氣。酷似其父。先兄不死矣。弟已拚作一老孝廉。騎款段馬作少游。竹看兄三台入座。訪我道山也。老兄旣作貴人。應酬不簡。清貧作何支給。借債太多。後亦爲累。甚爲兄慮之。大雲緣事。需之歲月。可望其成。今年不知何月起復到長安。此一番聚首。于舉業文字外。當更有商量處也。游玉泉諸詩寄覽。有便卽付一字。

草率不恭。幸恕。

### 寄劉元定

久不奉教。懷想殊深。昔時長安聚首諸公。多半鬼錄。惟弟與兄存耳。幻泡風燈。真是可嘆。弟入夏來玉泉。與無跡老人朝夕。堆藍社修葺已完。移居其中。響水潭亦建一圓蕉。仰看山色。俯聽水聲。如此受用數十年。便勝二十四考中書千倍萬倍也。聞東山景物甚佳。老來諧嗜灰冷。惟山水之趣。久而愈深。然我兩人不可不一合併。跡公相念甚切。秋來能一至山中乎。二聖寺欲塑大士壁。聞貴州有塑工甚佳。名魏跛子。今不知向在否。煩上价一尋訪之。至望。

### 答錢受之

華山僧寄手書來。備悉杪况。弟今歲杪春。遭家嚴之變。父兄相繼而亡。痛不欲生。逃之玉泉山中。稍有起色。復以家務纏歸。故人書斷絕已久。惟受之不忘。我且作長語相反覆。此誼豈可易得已。造得一小舟。當以明正涉江。直走吳越。恐



仁兄春間入都。不及一把臂也。弟此時欲盡收東南之勝。期不問年。旣無繁華。且安寂寞耳。一切大雲能口之。大雲古貌慧心。甚覺嫵媚。因其便附字奉候。不盡欲吐。

### 寄曹大參尊生

自章臺寺別後。不旬日間。遂有家大人之變。不肖五內崩折。功名之失得不足論。身世之淒涼。大可悼也。乃六月中。又聞黃平倩先生之訃。不肖與兩先兄及陶黃二先生。爲兄弟中之朋友。爲朋友中之兄弟。今皆先我而去。如何爲懷。不肖與先生二十年前。長安燈市。一交臂而失之。昨者之晤。別後依依。不能相捨。豈非聲氣應求。有出尋常交情之外者耶。已拚一麻一米。作世外人。聞亦有卜桑匡廬之興。果亦他年相依而老。亦一快也。明年亦欲東遊。將盡收東南之勝。晤期尙未卜何日。少年勉作詞賦。至于作詩。頗厭世人套語。極力變化。然其病多傷率易。全無含蓄。蓋天下事。未有不貴蘊藉者。詞意一時俱盡。雖工不貴也。近日始細讀盛唐人詩。稍悟古人鹽味膠青之妙。然求一二語合者。終無有也。

此亦氣運才力所限。今以近作數十首來教。幸細爲批斥。如何。久不作應酬詩。惟山水之間。可以發人清遠之韻者。稍稍點綴數語。此後亦欲定交木上座。擲却管城公矣。先生詩清靈俊逸。實中心佩服。然此外亦別有事在。不欲先生役精神爲之也。部下士有可與論學者否。

### 寄長孺

弟之奇窮。世所未有。中郎旣去。家嚴繼之。兩年來如醉如夢。強以山水之樂。苦自排愁破涕。生平桑梓親厚交游。僅得一曾一雷。此外皆異方之樂也。而二公復先我而去。黃平倩仁兄。亦以今年夏初不祿。弟聞之。其慘戚不啻伯修中郎。想兄聞之。更自凄惻耳。半年以來。竟不得兄一消息。久不陞僊。不知何故。豈都中榮轉。此外不知耶。近來興致若何。囊中得無羞澀否。弟今年不得會試。下年便是一老翁矣。進取路窮。却得些閒靜光景。明春亦欲東游。不知如願否也。

又

半年不得兄一字。甚念甚念。自中郎去後。心神淒涼。百感橫集。姑集山水禪悅。以自排遣。苦則苦矣。心知功名之途遠。翻於此中。得些閒淡光景。入郡時。與夏道甫聚首。此外更無人往來也。兄官况畢竟如何。身上無債否。如無債。可陸沉度日。過數年。兄便是五十翁。弟亦近五旬矣。世局日熟。道念日生。又不知作何結煞也。弟近製一舟。前後可安六槳。中列軒窗。可坐十人。將以明年正月。作東南之遊。載米百石。書千卷。放浪江湖。且欲徧覽名山勝水。失馬得馬。安知非計也。

### 寄陶不退

弟自家嚴捐棄之後。已修一菴玉泉山中。將終老焉。以故不得常居家中。故往來詢問闕如。人情世態。堪爲痛哭。仁兄會計。偕舍親輩。自當知其詳也。學道二十餘年。種種不見得力。熱處愈熱。生處愈生。明年當往東南求友。不獨明眼悟道人。可爲我輩宗師。卽有志學道。十分以生死爲念者。便是弟輩之舟航也。耶君旅觀已更修矣。黃腸完好如故。可無慮也。

## 寄梅長公

天下事不可知。先兄捐棄之後。家嚴繼之。四五年後。弟便是一白髮老翁。與樗隱有分。與進取似無緣矣。然以絕意世路之故。微得些淡泊閒靜消息。彼造物者。能窮我矣。然不能使我不讀書。使我不看山水。使我不學道也。得其一已足消遣。况兼有之乎。居山中。了不見邸報。然仁兄奏疏。向亦曾讀一二篇。不隨不激。甚得風議之體。異於今之鈞微發隱。作不平之聲者。仁兄作用世大臣必矣。山中人所以彈冠而稱慶也。

## 答無跡

入秋屢欲來。而家事相絆。又有武昌之行。邇來婚葬事迫。直至殘臘。始得息肩。然近來悟得世事。卽是佛事。一切處之得宜。可以庇廕人。卽是行菩薩行耳。雖不能忍事。亦不敢厭也。六姪事分家俱妥矣。聞宋公在菴。恨不得插翅飛來一會。但此身脫不得。益見此公之大力量。勝我等怯弱漢萬倍也。吊儀概不敢受。

謹此壁上。謝謝。護法堂得令孫照管。暫且停功。以生明歲有吳越之遊。至甲寅年。遊興既倦。方入山中。此時當一切委棄也。臘月決意一來。雖不可定。然已有十分。且留宋公過冬。當得一晤也。

寄長孺

數年來。不得兄一字。甚念。吾兄已於去臘歸山矣。屈指便是三年。光景剎忽。可悲可嘆。前夏道甫有字來云。已外轉。尙未得真消息。若有便羽。望寄數行。以慰岑寂也。慎軒先生遂亦下世。蒲桃象所聚首諸公。漸如辰星矣。言之可爲泣下。今年欲打疊東下。而游裝大未易辦。又度未能俛仰時人。故牽一舟。往來鼎澧間。以畢此生。又不知何日得晤兄也。敝門生九溪諸生。陳君垣名今實世萬戶。其尊人歿于王事。此君羽林孤兒也。以查功次入京武弁。而工翰墨。兄幸一青目之。若有字。附此。君來爲便也。

寄楊制科文弱

不肖獲交于海內賢士大夫最早。今耆舊凋喪。不勝淒涼。幸近郡有兄丈。此天贊我也。老來不寂寞矣。別去與崔兄坐舟中。想念溫顏致語。爲之腸痛屢日。歸來未浹旬。卽遊太和。挾奇搜勝。頗多異巖飛瀑。人所未經見者。近日避暑沙頭。聞有令嗣之變。世界闕限。誠爲可嘆。一付如幻。三昧調治。不可過痛。增堂上華髮老人憂也。衡嶽之遊。在八月之杪。不知比時得同往否。偶有筆工之便。附字奉詢。忙中百不達一。卽太和詩紀統嗣致也。

### 寄無跡

太和歸來。卽以毒熱。未至玉泉。八月又感時瘧。今方痊可。入府送姪兒考校。且雲浦新歸。必有數月聚首。屈指便是來春。匡廬之勝。形于夢寐。只是緣慳。柰何。柴紫菴已有次第。待師來同住。不肖明歲又有老父葬事。在七八月。只好近遊。舍玉泉無可往者。雲浦尙家居不出。天下好山水易得。好朋友難得。無論兩居士需師。卽師亦需兩居士也。早早飛錫如何。令孫來匡山。草寄字不一。

### 答王勁之

去歲至鄂。則兄已選貴泥。惆悵不可言喻。張丈來。得佳刻數種。兄真可以不朽矣。弟年來懷抱作楚。久疎筆硯。惟嬉游白太間。期作一世閒人。今秋偶遭時瘴。益習靜癩。雖愛山水。而憚遠游。又不知何日得與兄共燕吟也。檢生平詩文。止得二十餘卷。回閱少作。幾欲覆瓿。既無力刻。又無人寫。以此不得請教吾兄。非祕之也。張丈來附字奉候。所云詩序。終不敢辭。然此時一搆思。則動火矣。後年都試。自得聚首。卽弟集亦需兄序。統俟面晤商量耳。

### 復段勾然

承札云。仁兄精進若此。尙自怖生死。况弟輩業習深重者乎。所詢張半仙者。實無其人。止有一人。姓謝號響泉。原爲夷陵諸生。曾于武當修行。後亦學禪。依先兄中郎。其人地理較諸庸術稍異。然弟于此道。甚莽莽。亦不知其果精否也。今正回夷陵。如仁兄欲會其人。幸再寄一消息來。此人日夜持咒念佛。絕不索利。長齋已久。乃弟之道侶也。卽不可專用。亦極可商量。有信來。卽指點之。至鶴灣矣。蘇靈浦近不安烏柏。然懷抱甚佳。自咲袁小修苦心三十年。尙不博一第。今

已黃蓋金章。復何所憾。此雲浦近日之情語也。在兄能無一咲乎。

### 寄雲浦

小園于初八日已交割與怡山矣。來價卽以市一堤居。已得安宅。闔家感戴過分。仁兄清貧囊橐。此中又不能無隱痛耳。有怡山在此。弟亦頻來聚首。吾輩家居。或每歲以三月共聚。理會此中。亦一快事。弟今歲自春至夏。皆作山游。寂寞久。偶適詩酒之緣。一迷月餘。始覺而逃之。乃知淨侶夾持之功最緊。王尙甫已下世矣。人命若此。可嘆可嘆。怡山來附字奉候不一。

### 答王伯雨

自太和歸來。徘徊村落間。八月中復染時瘧。日來始有起色。料理鷓鴣一枝。以故仙鶴之約。竟托空言。讀來札。模寫東山諸勝。冷冷在目。非胸中具有丘壑。安能于牙頰間。馳使清泉白石也。漁父佳釋。久已讀誦。匆匆欲作數語。而來使歸期甚迫。需之異日。必不食言。燈下草率。未能旣所欲言。天寒姑止遊興。桃花開



時當覓良晤也。

### 答字宗文

往歲承大教。僭草一序。愧不能揚。於萬一。嗣後游鄂渚。冀一聚首。而仙跡歸矣。神交已久。尙闕回覲。頗有深歉。兄丈自是海內慧人才子。觀來札。井佳作。居然不朽之林矣。不肖年來。事事以頹廢。無意修詞。承尊命。勉爲一敘。兄丈以爲可。以災木也。方當梓之。遠承盛貺。實不敢登受。而使者語甚力。然以劣詞。過分筐筥。實不安也。柄頭二詩。具見丰神。生何以當之。相去不遠。莫惜玉音爲望。

### 寄須水部日華

客歲龍山之遊甚暢。生以家冗。卽歸去。未得再奉塵譚爲歉。春來居家園。課兒曹。章華春色。付之夢想。暮春當一至沙頭。必得趨晤也。游龍山得詩二律。殊不成語。幾欲祕之。然是一段佳話。敬書求教。想有鴻篇。希見示也。草率不盡。欲吐。統容面談不一。

## 答無跡師

人生七十。身體康泰。以此餘生念佛薰脩。得生安養。卽是世間討便宜。大有福人。前此行藏。如空中鳥跡。實之不足論也。本欲至山中過夏。而火病間作。目下溽暑。又難遠涉。然今年必當一至。若非七月之杪。卽重陽前後矣。本如布施。宜令住持及管事者。派作何項支用。以便八九月間。寄書回吳公也。令孫有志于護法堂。鬻田接衆。亦大有骨力。可喜可喜。

## 答吳開府本如

法侶蕭條。有若晨星。迫思長安聚首蒲桃林下光景。便是阿歛國矣。可悲可嘆。不肖自中郎逝後。常抱苦病。前年葺一宇玉泉。將終老焉。不意老父見背。歸來料理家冗。煙霞線淺。松石盟寒。言之於邑。道學數十年。非不具正知正見。奈觸境逢緣。多爲熟習所勝。奈何奈何。仁兄旌旄入蜀。西夷底定。武鄉南康而後。復覩豐功。真千古盛事。整頓乾坤。乃大士作用。勝于寂寥枯禪萬倍。遠厚瑤函。兼

之盛貺。感謝。

### 答王太學維南

往歲一別。竟未由把臂。暮春當走楮官。或得趨領塵譚也。竹鶴因是奇事。聊作一首。以博笑粲。上价果在五舍弟處。聞盛使至。卽自匿矣。其夫與住兩三日間。必得真消息。弟當再以奉報。若見面。卽促之。令歸。有亡荒闕楚制也。納亡人于章華之宮。尙不可。況民家乎。舍弟輩亦必不留之。但此輩狼子野心。恐且暮騷然。未易蹤跡耳。草率奉謝。

### 答李布政夢白

弟自中郎去後。卽抱鬱病。連年舉發。前年卜居玉泉。將有終焉之志。不意老父見背。一門幼稚。不得不居家調停料理。卽山游亦止在鼎禮太和間。不得遠出矣。追思昔年京華。與仁兄聚首光景。兄弟友朋。論心譚道。水乳和合。當時視之。如稻麻竹葦。自今思之。豈止優鉢曇華而已。年迫望五。所遇漸無故物。況愛屬

同生情均共命者。俱窅然不與目前。觸景悽愴。如何爲懷。每當四節之會。口如銅鳥。不覺神傷之甚。以此近來世念日益灰冷。惟有朝暮歸依淨土。作來生再會津梁而已。仁兄世間法。如此亨太。又于出世間法。已有所入。真天地間有福人。非多生薰脩安得如此。又聞郎君款慧之甚。已能入理深譚。真是快事。弟有子嗣伯脩處。名祈言。亦大可與語。惟此一事差慰人懷。寂寥中忽得仁兄溫語。并感既種種。故人之誼藹如。感莫可喻。弟溽暑中禁足未出。八九月有老父喪事。重陽以後。亦有遠遊之思。弟于佳廬。猶生客也。久入夢想。不知今冬果此願否。弟久無麻城之興。不知人思公。猶得相見否。其念之。長孺近在遼陽。亦久不得一耗。二十年戎馬功名之夢。期亦迫矣。使旋草草不一。

### 合范吏部太蒙

先兄存日。每私相推許。不肖亦自喜曾聆清誨。不意先兄奄忽。海內知與不知。皆爲悼傷。同謂如仁兄。苦懷可知。先兄去世。老父亦以可憫告。但不肖遭此苦變。五內摧摧。載載踰伏山中。惟與藥餌爲伍。今春又抱恙。至今未痊。不然一楫

飛渡長江。耳邊何難聆廣陵濤。乃株守一席地也。達承遺使弔唁。生死交情。于此見之。卽以盛儀告之靈前。付之兩蕝諸矣。漁陽集後有拙稿。未付殺青。佳作在潛夫處者。尙未得觀。役旋草謝。不盡欲言。

### 答錢太史受之

吳中開士來。得手教。并柄頭佳詩。儼若面對。弟之懷想仁兄甚切。無奈年來多病。日親藥裹。今春至秋。鬱鬱抱恙。無展眉時。白樂天云。婢能熟本草。犬不吠醫人。真弟近況也。不知聚首何時。念之念之。承佳茗竹合之賜。足見不忘千里故人。自製墨尤佳。易水一派。又在海虞矣。來人行迫。弟又抱疾。口占令侍史代書。少致訊私。惟原宥。

### 答袁無涯

賤體已覺平復。尙需靜養耳。天色氾寒。不若留菴中過冬。公安亦可少住也。閱先兄做篋集中游二聖禪林。檢藏詩中有稻畦栽就覺身輕語。今改作稻用栽。

就。便不成語矣。稻畦是袈裟。亦名水田衣。想是寫者之誤。兄丈歸須一改正。先兄諸集。止是後來少許未入梓矣。至于與人劄子。草草付去。或不存稿者有之。未可據以爲尙有藏書未出也。近日書坊贗刻。如狂言等。大是惡道。恨未能訂正之。李龍湖書。亦被人假托攙入。可恨可恨。比當至吳中與兄一料理也。

### 答須日華水部

久闊晤對。渴仰不可言喻。賤體已安。只是未復原耳。殘腊尙欲一至沙頭。當得領清話也。龍山亭想已有佳名。昨考水經注。江陵城西有栖霞樓。俯瞰通陌。吞吐江流。則遺址去今龍山處不遠。名爲栖霞亭。以存故實亦可。若已有新奇佳名。則不必也。還朝當在何時從舟耶。明春亦有秣陵之行。得以小舫附仙舟東下。極快。統容面訂耳。

### 答王天根

兄一年中盡搜東南諸勝。聞避暑廬山大林。幾至忘歸。不知遊石門否。北傳石

門開精舍。欲效白社故事。云已有次第。果可栖隱。後當結香光之緣也。義仍先生健耶。承書問藹然。軫念兩先兄。讀之幾欲墮淚。記乙未春。義仍與王子聲及不肖兄弟三人。聚首都門。無夜不共譁笑。未幾子聲逝矣。又未幾伯脩中郎逝矣。弟近復多病。存亡不可知。推義仍年愈長。而歛啖愈健。豈惟有異才。實有異福。來箇云。義仍推服楚才。以爲不可。當然耶。楚中後輩。復有數人。詩文清遠絕塵。義仍或未及聞也。讀玉茗堂集。沉著多于痛快。近調稍入元白。亦其識高才大。直寫胸臆。不拘或唐三尺。不覺其有類元白。非學之也。今人見詩家流便易讀者。卽以爲同于元白。然則詩必詰曲贅牙。至於不可讀。然後已耶。且元白又何可易及也。王敬美自云。生平閉目不欲看元白詩。今敬美之詩何如哉。或唐詩品如荔枝然。荔枝之美。正以初摘時。核上有少許新鮮肉耳。今學之者。殼似之矣。核似之矣。其殼內核上可口之肉。却未常有也。不若新棗遠矣。不肖俗人也。願啖棗而已。管見如此。聊博一笑如何。兄近作益啣啣逼人矣。甚矣山水之能發藻思也。

答李伏之

裏中別兄後。至秋間微病瘥。今年春初卽病。至今尙未平復。止在園中清坐焚香看經。以爲工課。卽玉泉亦未往也。王章甫亦久無耗。若果于君山結廬。亦大快事。家入舅靜亭及王尙父皆去世矣。人命脆薄。如此可嘆。所云云者。幻語也。生已老大矣。作清淨道人。適復遭此惡緣。生計若何。念之念之。

### 寄長孺

龔滄嶼來。得手書。并出塞詩。真壯士也。地方風景如何。沙黃草淺。走馬平原。中箭如鷓鴣叫。亦足快人。但恐落落友生耳。弟自中郎去後。鬱鬱無歡。去歲一病半載。幾作夜臺之游。殘臘始慶再生。終是怯弱。不復往日健犢子光景矣。酒慾已久斷。雖愛山水。已無濟勝之具。惟有喃喃六字。作往生津梁耳。追思少年浪遊海內。所交者皆一時之英雄豪傑。而年皆長于我。最長者爲李龍湖。梅客生。潘雪松。諸公。次之則爲黃慎軒。伯脩。諸公。又次之則爲中郎。及曾。雷。諸公。而今皆先我而去。彼時相憐相知。同稻麻竹葦。今舉目淒涼。然後知其爲千載之一時。舊時同好。惟兄與我在耳。弟已皓首皤面。皤然一老。兄長我六歲。豈能長作



白描關公耶。家計稍裕。次第早歸來。作水邊林下一閒人可也。有奉懷詩一首奉寄。侄子已成長否。念之念之。中郎久已歸窆。兩侄俱清泰。想所欲聞也。

答蔡觀蔡元履

中道啓。侄子輩荷蒙吹噓。存歿均感。初以微賤姓名。不敢輕以簡牘致謝。必欲躬詣戟下。豈意去春二月。卽抱重恙。入秋幾于不起。至殘冬始獲再生。今猶然未離藥裹。竟失瞻對之期。罪莫大焉。又不期先生注念寒士。使至。得領來教。兼之盛貺。長鳴紵衣之感。幾欲泣下。先生行若朱繩。詞同白雪。比者彈壓南徼。所在夏雨秋霜。三不朽之事具矣。么麼袁生。了無一長足錄。而猶然不鄙夷之。豈所謂集塵成嶽。彙路爲海者耶。偶有奉懷詩二首。今奉寄郢削。病中檢少時詩文。先後幾四十餘卷。多有遺亡。不得已壽之于梓。生少也賤。幸免爲世法應酬之文。惟模寫山情水態。以自賞適。終難以列于作者之林。直念遺簪敝屣。不忍終棄也。膚淺之見。謬謂本朝此道極盛。然近者縉則爲三日新婦。脫則爲浪戰胡兒。不卽不離之間。頗難其人。往讀參遊草。覺嵐霞生毫楮間。今游刃之餘。遊

處所至。必有揮洒。不知何時得一寓目。參山自南崖至五龍一路。初不曉其奇。讀佳記。方知竹筴。青羊。桃源。怪石多姿。流泉如瀑。爲參中奇觀。竟失之。良可笑也。承欲哀集平倩先生遺稿。極爲苦心。平倩往時。弟頗貪得。獲其遺墨最多。然以晤對有期。不難致之。多爲人取去。今笥中蕭然。吉光片羽。亦何可得。其令子亦知重父書者。不知已刻有遺集否。近閱陶周堃祭酒集選者。以文家三尺繩之。皆其莊嚴整栗之撰。而盡去其有風韻者。不知率爾無意之作。更是神情所寄。往往可傳者。托不必傳者以傳。以不必傳者易于取姿炙人口。而快人目。班馬作史。妙得此法。今東坡之可愛者。多在小文小說。其高文大冊。人固不深愛也。使盡去之。而獨存其高文大冊。豈復有坡公哉。大賓水陸之席。有時以爲苦。而偶然酒核。有極成歡者。此之謂也。偶檢平倩及中郎諸公小筍戲墨。皆極其妙。石簣所作。有遊山記。及尺牘。向時相寄者。今都不在集中。甚可惜。後有別集。未可知也。此等慧人。從靈液中流出。片語隻字。皆具三昧。但恨不多。豈可復加淘汰。使之不復存于世哉。平倩先生得先生徧採而傳之。快矣快矣。使旋。率爾裁答。不覺冗長。大言不慚。特知我也。

答道甫

弟體竟以不藥而愈。蓋世間庸醫最多。藥不按病。止益其疾耳。雲浦兄竟以弟爲過疑。不知弟之性命。正從疑中全也。已擬新正至。儲官聚首。故不及作字奉訊。而上价忽至。且蒙賜頌種種。何以當之。杜姬竟夭折乎。可憐可憐。飛鳥依人。竟爾無命。所幸從一而終。樂亦自快也。木樨花下語。兄後來殊悔不從弟言。然今日之去。亦爲兄了却一重公案矣。與兄行年各近五旬。頭顱已可見。不得作少年行徑。彼此節齋爲長年計。弟絕慾已近一年矣。酒則滴瀝不入口。暇則常居蘭若。稟曇戒。蓋今年一病。實是弟大導師也。此會當與兄共話。無生脩蓮社。香光之業。兄睹此剎那紅顏。剎那黃土。何必更作白骨流光觀乎。

答須水部日華

不肖體中大已復原。造物者賚以此生。出戶看山。閉門讀書。何所不樂。想仁慈亦爲欣暢也。本擬歲晏一觀清光。而寒氣尙重。初愈之軀。未敢犯之。聞沉香亭

已有次第。冀以元夕前後來侍杖履。一笑爲樂。有羊叔子。自不可無鄒潤甫輩也。病中檢近年詩文。多有遺失。不得已壽之于梓。已成二卷呈覽。餘者謫于力。一時未能卒業。不肖謬謂本朝脩詞。歷下諸公。力救後來凡近之習。故于詩字。字取則盛唐。然愈嚴愈隘。迫脅情境。使不得暢。窮而必變。亦其勢然。先兄中郎。矯之。多抒其意中之所欲言。而刊去套語。間入俚易。惟自秦中歸。始云我近來。稍悟詩道。今華嵩遊草是也。緊嚴深厚。較往作又一格矣。天假以年。進未可量。前此諸撰。原非稅駕之所。昔李邕書法。謂學我者拙。似我者死。不肖于中郎之詩亦然。總之本朝數百年來。出兩異人。識力膽力。迥超世外。龍湖中郎非歟。然龍湖之後。不能復有龍湖。亦不可復有龍湖也。中郎之後。不能復有中郎。亦不可復有中郎也。至于詩之一道。未必有中郎之才之學之趣。而輕效其顰。似尤不可耳。何者。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情雖無所不寫。而亦有不必寫之情景。雖無所不收。而亦有不必收之景色。澤神理貴乎相宣。三日新婦。與野戰。嬌兵。等一病也。不知明公以爲何如。偶有臆見。信筆書之。不覺話長。統容面晤不一。

### 答夏道甫

高情已逐曉雲空。不與梨花同夢。此情何堪。但一付莊周諸公處治也。梅花帳中。柏子爐邊。別有一番光景。新春入楮宮。當喚醒吾兄三生夢耳。拙詩一册。并圍柑二十五枚。家履絲鞵。聊申一念。小刻初成。容續補真成百日兄詩及悼亡篇也。圍柑大異市味。幸別視之。卓吾手跡跋語。幸抄付來价。以便入刻。至望。

答王章甫

前者僕上人至。不得兄踪跡。或云廬阜。或云君山。得手書。始悉近況。弟今年自春至秋。一病幾殆。九月中遣先君子喪事。委頓已極。奄奄待盡。至十月末。始漸平復。今仗大庇。已還故吾矣。承諭病根。在于詩文。敢不佩服良箴。但弟之病。實由少年譚無忌憚學問。縱酒迷花所致。年來血氣漸衰。有觸即發。兼之屢遭失意。中外多忤心之境。知已骨月。一朝永別。以此成一鬱病。不盡由詩文也。弟自己酉庚戌以後。作詩不過數百首。亦不爲多。游歷之暇。時復借詩以描寫煙雲。抒已胸臆。豈真爲千秋名哉。然此後亦欲想念清泰。令其相續不絕。雖不敢自謂焚棄筆硯。亦必不多作也。弟此一病。實我尊師。當困苦時。落湯螬蟹。投火飛

蛾之境。親嘗之矣。無病時奔逸前境。所謂虛閒凝定者何在。一旦眼光落地。手忙腳亂。自然之理。蓋十二時中。無論微細流注。卽五欲塵勞。無明煩惱。游戲諸根。步步不離。此爲業鬼借宅。捨身受身。寧有善趣。雖欲不恐怖。不可得也。弟此回真醒覺矣。近日依寶方接衆叢林。隨衆喫飯。作少許有爲功德。調方上老病。盡心盡力以爲常。生平所愛者山水。今亦謝却。以費驅馳也。惟有一日光陰。卽辦一日資糧。念念如救頭燃。窮通得失。一切聽之。混俗和光。潛脩密證。亦何必獨立孤峯。目視雲漢。而後爲出世丈夫也哉。每夢與兄同在場屋。今年其必捷乎。若得一第。了却書債。來共脩此等大事。真非常之幸也。聞婚嫁事漸了。亦快人。北行實在何時。新刻詩二卷。附寄覽。此集共十餘卷。今尙在校刻。承兄見教。弟已不多把筆。然前此諸作。尙是敝屣遺簪。不忍棄去。不得已典衣市宅。壽之于梓。雜著中頗有發千古所未發者。六月中可畢功。當付便羽寄入京華也。此外又有素史二冊。極可觀。家居無友。衲子則有寶方脩真實行。居士則有王以明深譚名理。頻頻聚首。蘇雪浦住居稍遠。亦未得數見。家舅翼靜亭。亦下世矣。可憐可憐。幸有遺孤。書香不墜。天寒草率。不成字。幸諒。

答雲浦

體中雖可。仍未復原。根株常在。非十分保護。不得康泰也。已借得二聖寺一僧舍安居。小根小器。只好脩些淨業。求生西方。所謂把纜放船。抱橋洗燥。知斯而已矣。每日米一升。蔬銀三分。付與接待堂。常住念佛外。作張口神鴉。以此差無事。前云云。總之不足論也。

示祈年

凌森墨爲寶慶太守過此。詢汝甚切。云不惟文。而且有行。端謹渾厚。蓋劉恆沙諸公所稱揚也。美名難得難得。孟子所云。不願文繡者。汝有此。便是以三辰龍章錫我矣。陶公二文付看。令人抄出仍完。來換他作。本朝古文詞。至石簣先生。方入細。看他板題活弄。可以發機。

寄許裕州倫所

枕葉渡頭。龍舟飛舞。酒後耳熱。大罵粉黠。狂奴故態。仁兄猶記憶否。別後情事苦楚。父兄繼殞。所不忍言。久知五馬寄跡裕陽。雙魚不寄。則二豎爲祟故也。往來者俱云。仁兄止飲裕州清泉。不肖私謂仁兄何所不足。但令痼瘵之地。借以甦息。則生平志願亦少遂矣。時滿目風沙。視青溪七曲。朱欄畫閣光景。得無少不暢否。偶因小价入都之便。附一字奉候。拙稿二冊伴絨。

### 寄周儀曹野王

壬子歲曾得璠函。并柄頭詩。甚佳。時弟方徧覽楚中山水。未常里居。後來家難大作。二豎相尋。以方書爲六籍。恃大散作和羹。想仁兄亦略知之。未及報答一字。非疎懶也。仁兄哀然鳴蹕。知已爲之彈冠。舍此困人帖括。理會經世出世事業。何幸如之。弟困頓如昨。然拂意中。亦稍有所窺。政自脩然。八月中亦當入都。不知仁兄何日還朝也。

### 答朱奉常上愚



梅花署中。未盡所欲言。暮春入郢。當走叢篁館領玄著也。眼前朋友蕭瑟如此。豈可復交臂而失之。此後來必圖良晤。新刻二冊。求教。幸莫吝郢削。

寄楊文弱

不肖去歲抱疾。歷盡寒暑。至殘冬始痊。五歲之興已闌。幾欲作少文臥遊事矣。從鼎州來者。詢近狀。或云游。或云止。意者閉門讀書。人不及知也。前見周伯孔詩序。甚有逸趣。家居無事。窮延閣西室之藏。不惟有異才。且有異福。不肖老病。且至文思如斷綆枯井。殊無微瀾。病中檢舊作。大半遺失。時已欲效寒灰白練。以去。而尤不能忘過雁之一唳。不得已。付之梓人。已成三卷。便附尊覽。餘刻成。當嗣致。身非鱷虎。而莖德祖之定其文。何可得也。莖終有以教之。花源同遊詩。見集中。不復贅寫。

寄王勁之

久不獲珠玉。念甚念甚。弟去歲一病幾危。至今歲始大痊。病中檢舊日詩文。大

半遺失。今不得已。壽之于梓。雖不敢比于三不朽事。然亦不能忘情于過雁之一嘆也。今將已刻者四卷寄覽。至秋場時。當卒業矣。弟當來鄂渚。必得聚首。兄幸勿他往也。聞兄方刻本朝人詩。不知已有緒否。近日刻書者多用面情濫入。便是惡道。存一代不刊之籍。須公須嚴。入鄂時更當商之。

### 寄寒灰

久不領大教。懷想殊深。吳中人還。知閉關習靜。昔首山精嚴不出山者二十年。汾陽足不踰閫者三十年。古人見理之後。其自守如此。想師近日行徑。正相似耳。生去歲一病。幾至不起。覺生死去來之際。了無得力處。鴻之生平縱放。業習踐履。都不純熟。宜其手忙腳亂。作不得主也。近日方有幾分畏生死心。但求友甚難。安得如師者相朝夕哉。洪覺範稱永明壽之說法。如禹之治水。孔之開韶。羿之射。王良之御。孫子之用兵。左丘明大史之文章。而晚年每日行好事一百八件。晝夜念佛十萬聲。所悟如彼。所行如此。則前輩之榜樣。亦可見矣。師以爲何如。雲浦公迎師意甚切。不知肯西上否。便中幸寄一字。

答秦中羅解元

先兄逝後。弟無生人之樂。淚病相仍。幾于不起。至今春始平復。侄子彭年。頗能世其父業。箕裘自可不墜。惟此一事。差慰人耳。癸丑之歲。弟以制中。不與計偕。惟延佇吾兄高第消息。以爲故人光寵。不意驚人之鳴。又遲歲月。目下以讀禮居山中。我輩踏躓。大約相似。真可嘆也。弟已如孤雁天末。哀雲唳雨。且老矣病矣。一生心血。半爲舉子業耗盡。已得痼疾。如百戰老將。滿身箭瘢刀痕。遇風雨輒益其痛。幸少而聞道。近日深加探討。覺此中冰泮籜隕處。不少詩文之道。時復把筆。如郭仲恕天外達山。澹澹數峯。聊以自適而已。每欲作時義。輒目暗頭眩。毋乃與此道相去日遠。有鬼物尼之。使不得不丘壑耶。讀佳詩。力能扛鼎。弟何敢妄加評定。但願熟看六朝初盛中唐詩。要令雲煙花鳥。燦爛牙頰。乃爲妙耳。承造。使具弔唁。情文兼至。悲嘆亡兄。不覺失聲。近刻詩文未成。先以數冊奉覽。不一。

示學人

二六時中。道念勝則俗念衰。俗念勝則道念衰。不兩立也。近日悟理未至。而日日應酬俗務。以爲無礙。所謂利刀切紙。畢竟有損。

天理非另有一理在心上也。過去不留滯。卽是過去天理。未來不安排。卽是未來天理。現在不取相生愛憎。卽是現在天理。

宋儒多言工夫。陽明而後多直指本體。然必先見本體。而後有保任工夫。所謂頓悟漸脩四字。千古真脈絡也。

食色利名。入人膏肓。檢諸念起處。畢竟遠此四字。不得以輕食色利名爲道者。非也。然未有達道之士。而猶不能忘情于食色利名者也。

狂者。是資質洒脫。若嚴密得去。可以作聖。既至于聖。則狂之迹化矣。必謂狂卽是聖。此無忌憚者之所深喜也。

人有胎骨帶來習氣。入于骨髓。貫于老少而不可解者。釋家謂之俱生惑業。皆多生習熟。非一生兩生之力也。故有曠習偏重者。有慳習偏重者。有淫習偏重者。雖大智慧人。且通學問。亦未能使之頓消融也。可畏也。所以使人能爲豪傑。不能爲聖賢者。有以也哉。又釋家俱生惑。是多生所習。分別惑是一生所習。

人生情習內。各有一種偏重之處。非明者不能見。然見之而卒不能改除者。蓋亦多矣。譬如乾薪朽木。加之以油。稍以火近。卽致洞燃。非百計防閒。不能免也。惟知其易蹈而難爲除。則自己必當百陪其功。千倍其功。乃可收廓情之效。知在己之難如此。則在人者豈得容易哉。自不得不寬恕也已。

不恥習氣之不日滅。而恥意見之不日增。吾知斯人也。無明目厚。煩惱日深矣。性善之說。千古未明。以性善而習不善者。非也。今孺子生而怒啼。則多嗔。見彩色而喜。則多貪等。皆不善類也。何待習以性之善不可見。而情之善可見。謂性本善者。亦非也。孺子雖知愛父母。亦能拚父母。長雖知敬兄長。亦能凌兄長。見貪則爭。見色則妬。其善從第一念出。其惡亦從第一念出也。情亦何嘗善。有謂善理之性善。而氣質之性不善者。亦非也。天吾矣二性。苟性中有氣質之性。則性亦不得謂之善矣。然則性善之說。尙紛紛無定論也。乃予則斷之曰。論性者。必以夫子之言。合佛氏之言。而後其說始明。吾求其明而已。卽天下萬世我罪。亦不惜也。蓋人性之初。未有不善者。而習則有善有不善。吾所謂習非一生之習也。乃多生之習也。多生習于善則善。如多生習仁故生而慈祥。多生習義故

生而正直等是也。多生習惡則惡。如多生習不仁。故生而刻薄。多生習不義。故生而邪曲等是也。習之重者不可移。善重而值惡習。惡重而值善習。亦不能遷也。上智下愚是也。習之輕者可移。善輕而習于惡則惡。惡輕而習于善則善。無不可遷也。中人是也。是善與惡皆習也。卽易善易惡。亦習也。于性何與。性如太虛至善者也。善惡俱不得有。善如慶雲。惡如同雲。皆生滅于天體之中耳。然則以何者爲性。曰性不可言也。姑言之。言其大則山河世界。皆性中物也。而指爲一身之內者。非也。性如海也。形色如漚也。性之大海。旣結爲形色之一漚。則一漚之中。而全海隱隱具焉。但去漚之所以凝結者。而海體可復矣。去其填塞此海者。而虛去其障蔽。此海者而靈虛靈之。性圓而全潮在我矣。曰悟所以覺之也。曰脩所以純之也。皆所以復此無善無惡之體者也。無善無惡者。千萬世不化之性。而有善有惡者。千萬世相沿之習。奈何以習之善。爲性之善哉。

天下無止息之學。吾所謂無止息者。非一生也。乃千生萬生。以至王無終窮也。世儒聞此語。自宜河漢。不知學止于一生。則一轉盼之間而已。王草木同朽腐矣。孔之忘食忘憂。以至不知老之將至。不亦空勞也哉。若無宿生後生。則爲學

者。反不如流連光景之人。飲酒好色。終日歡暢爲得計也。又何苦而作此寂寥生活也。昔魯共王欲毀孔子之宮。聞金石絲竹之音而止。夫孔壁所藏。特其遺言耳。尙有鬼神呵護。況以夫子之精神。至虛至靈。合天地而並日月。乃竟宵窹泯泯。同于無知也耶。難者曰。聖人旣存。卽今在何處。予曰。不可以我輩不聞不知而遂斷爲無也。汝試觀此几下之蟻子。其出入一穴。則見聞止于一穴。已不能周此一室矣。況一室之外。爲堂爲亭爲園乎。園之外更有一大聚落乎。聚落之外。更有州縣。州縣之外。更有中國及夷狄乎。人之在世。與一蟻子等耳。其所不見不聞者。蓋亦多矣。夫先聖後聖。有來處。卽有去處。雖不在天地之間。而亦未始不在天地之間。自有清淨國土。微細受用。出無入有。入流分身。視此下界。如壩如廟如蟻如蛆。其次者或在紫府丹臺。共異玄化。或于名山洞府。贊理幽功。或處而爲正神。或復出而爲明君良臣。其心體愈精微。則其境界最朗灼。其功行愈廣大。則其地位愈嵩高。直至聖而不可知之爲神。猶非稅駕之所也。豈可以一生兩生盡哉。

道不通于三教。非道也。學不通于三世。非學也。積習之弊。必遯之于多生之前。

而後其旨明。盡性之功。必極之于多生之後。而後其量滿。

食色習也。非性也。非一生之習也。多生之習也。若屬于性。性卽成惡。若一生習。誰其教之。故曰多生之習也。

學問各有根器。不容相強。非獨北秀不強同南能。卽南能亦不強北秀同也。五祖豈不欲爲北秀者。自轉而趨南能哉。根器別也。況先脩後悟。先悟後脩者。各各不等。總之皆歸一源。近日陽明天津證道。亦有此意。不昂龍溪。不低緒山。所以能爲人師。

當以道之不容有者。化其情之偏。不當以情之所偏勝者。附與道之內。見得守不得。說得行不得。此輩吾根本病。



珂雪齋近集 卷二 尺牘

一一〇

